

元人雜劇序說

元人雜劇序說

青木正兒著
隋樹森譯
徐調孚校補

沈仲常

開明書店印行

本書譯者其他已刊譯著

- 一 中國文學 世界書局出版兒島獻吉郎原著
- 二 中國文學概說 開明書店出版青木正兒原著
- 三 文學通論 元新書局出版
- 四 毛詩楚辭考 商務印書館出版兒島獻吉郎原著
- 五 古詩十九首集釋 中華書局出版
- 六 元曲概說 商務印書館出版鹽谷溫原著
- 七 釋迦生活 世界書局出版高山樗牛原著

序

青木正兒是日本有名的「漢學家」，更是彼邦中國曲學的泰斗。十年以前他曾發表過一部鉅著中國近世戲曲史，詳敘明清兩代的曲學；後來他又在東京共立社刊行的漢文學講座中，發表過一篇名著中國戲曲史。那篇東西雖係就題撰文，敘述中國自古至今全般的曲學，但著者因為既然寫過中國近世戲曲史，所以該文實以元代雜劇為中心，其他部分比較敘述得簡略。近年著者復以中國戲曲史中敘述元代雜劇的部分為主，加以增補整理，編成了這部元人雜劇序說；他又正在大規模的翻譯元劇，這部書也就是元人雜劇日譯本的弁言。

1

本書的第一章、第二章，著者因為敘述上的方便，有些地方和中國近世戲曲史的第二章、第三章、第七章、第十五章重複；而前說錯誤，此次加以訂正，前書簡略，此次加以增補者，也很不少。這部書實在是中國近世戲曲史的姊妹篇。

宋元曲學的研究，當以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爲嚆矢。青木氏對於王氏的著作，向來很是佩服。他的中國近世戲曲史，便是繼王氏之志，以敘述明清戲曲爲主而寫成的。他在十餘年前晉謁王氏時曾說：「宋元之戲曲史，雖有先生名著，明以後尙無人著手，晚生願致微力於此。」現在他卻又不避「續貂」之嫌，寫了這部元人雜劇序說，這當然也有他的理由吧。宋元戲曲史徵引繁博，發前人所未發，自是不可磨滅的創作；而青木氏這部書，敘述元人雜劇的源流與派別，淺顯清楚，卻也自成體系。他說：「本書偏重於作品的介紹與批評，這是曲學先輩王國維吳梅兩家的著作中不大談到的。」這又是此書的一點特色。

但是原著的印成，是在這次中日大戰開始的那年秋天，抗戰發動以後，又有也是園舊藏大批元劇的發現，因此現在看起來，這部書有些地方應該加以增補或修正了；尤其是最末元人雜劇現存書目一章，更應當大加增添。鄧譯幸蒙徐調孚先生加以增補，原書偶有誤謬之處，也由調孚先生添注校語，加以說明。因此原書的缺點遂得彌補。譯者對於

調孚先生的盛意，至爲感謝！

鄙譯敍元劇梗概，間有與原文文字略異者，這大半是譯者爲行文上的方便，根據原劇情節而改動的，其出入極微，大概著者也可以同意的。原書有很短的四則凡例，譯者此序已將其要點敍入，故行刪略，想讀者亦能諒其不備也。是爲序。

目次

第一章 雜劇之沿革……………一

唐宋的戲曲(一)——元代雜劇的勃興(二)——興隆的原因(六)——雜劇的南侵(九)
——戲文的下沈(一二)——雜劇的衰頹(一四)

第二章 雜劇之組織……………一七

結構(一七)——歌曲(一九)——曲辭(二二)——賓白(二七)——題目正名(二八)
——脚色(三〇)——雜劇的分類(三二)——分類舉例(三七)

第三章 曲本及作家……………四

現存的曲本(四一)——曲本的比較(四四)——作家(五二)——作風(六一)

第四章 初期之本色派……………六

(一) 關漢卿(六六)

(二) 楊顯之(七三)

(三) 鄭廷玉張國賓武漢臣之悲歡離合劇(附)楊文奎之兒女團圓(七六)

(四) 高文秀康進之李文蔚之水滸劇(八一)

(五) 李行道王仲文孟漢卿之斷獄劇(八四)

(六) 吳昌齡戴善甫石君寶之風情劇(八九)

(七) 紀君祥李直夫岳伯川(九四)

第五章 初期之文采派……………九

(一) 王實甫與白仁甫(九九)

(二) 馬致遠(附)谷子敬之城南柳(一〇六)

(三) 李壽卿(一一五)

(四) 張壽卿石子章之閨怨劇(一二七)

(五) 尚仲賢李好古之龍女劇(一二〇)

第六章 中期末期之名家及無名氏傑作……………二三

(一) 鄧光祖(一一三三)

(二) 喬吉(一一二七)

(三) 其他中期作家宮天挺楊梓范康金仁傑(一三二一)

(四) 末期之作家秦簡夫蕭德祥朱凱羅本(一三六六)

(五) 元無名氏傑作(一四〇〇)

(六) 明初之作家王子一谷子敬賈仲名楊文奎(一五四)

第七章 元人雜劇現存書目……………一五

(一) 初期全本六十八種逸套十三種(一五九)

(二) 中期全本十三種逸套二種(一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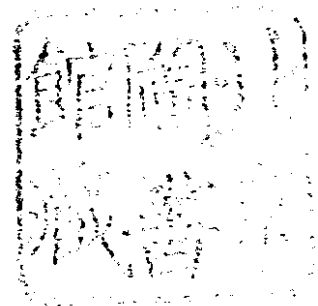
(三) 末期及明初全本十六種逸套一種(一七八)

(四) 無名氏全本三十五種逸套三種(一八三)

第一章 雜劇之沿革

唐宋的戲曲 歌舞之稍具劇的性質者，它的存在雖然從漢代以來略可徵諸文獻，但是配稱爲戲曲的東西，卻以唐代的參軍戲爲始。參軍戲是由主脚參軍和配脚蒼鶴二人扮演的滑稽問答，歌曲也有唱的形跡，恰和日本的「萬歲」相類似。把這稱做戲曲，雖然是很幼稚的，但卻已脫離歌舞的境界了。

到了宋代，參軍戲也還流行着，可是更產生了進化的雜劇。據南宋人的都城紀勝及夢梁錄兩書所記，雜劇分爲豔段、正雜劇、雜扮三種：先演一段普通熟知的事蹟，叫做豔段；其次再演正雜劇二段；而在一定數目以外，扮演丑劇一類的東西，那便是雜扮——雜扮好像是別爲一家之專門。雜劇所演，以滑稽諷刺爲旨，有末泥、引戲、副淨、副末等脚色；有歌曲，有賓白；而其歌曲之中，稱爲曲破及斷送的音樂，用得很多。南宋時代，在北方的金國，還



流行着稱爲院本的戲劇，那也是繼承北宋雜劇的，只不過因北地的方言把名稱弄得不同而已。無論雜劇或院本，它們的曲本，現在都不傳了；但南宋末周密的武林舊事卷十，還載着官本雜劇段數二百八十種，元末陶宗儀的輟耕錄卷二十五，載着院本名目六百九十種。根據這些題目，考察劇中所扮演的，那便不只限於滑稽劇了；取材於歷史上著名的事蹟和本於唐人小說等書的才子佳人情事者，也頗不少。卽不論雜劇或院本，都已經從滑稽劇進了一步，終至發生正劇，這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到了元代，優秀的雜劇，到底從北方興盛起來，那些作品，有不少一直流傳到現在。我們應該說，中國的戲曲，至元代而完成吧。

元代雜劇的勃興

元朝先把北方的金滅亡而入據中原，立刻就以大都今之北平爲中

心，興起了一種新劇。那時好像仍然稱它爲「院本」，到後來纔把它叫做「雜劇」或「傳奇」。不過那與南宋的雜劇，是名同實異的。試就其稱呼一加考證，則元楊朝英編的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卷九所載金末元初人杜善夫所作題爲莊家不識拘閹的俗曲裏面，有兩

句是「前截兒院[◎]本[◎]調風月，背後么末[◎]敷演劉耍和。」我想前者是指元初關漢卿所作詭妮子調風月雜劇，存現後者是指元初高文秀所作黑旋風敷演劉耍和雜劇。佚已如果是這樣，那麼後來所謂「雜劇」在當時是稱爲「院本」或「么末」亦作么麼的。大概這時雖然在金之院本以外，已有新劇興起，卻還使用舊稱。同書卷六又有孫季昌所作題爲「集雜劇名詠情」的俗曲。作者的年代不詳，他所詠到的那五六十種雜劇名目中，也夾雜着元代中葉的作品。那麼比前面杜善夫的歌，自然年代爲晚，到這時候，雜劇的稱呼已經通行，這是可以知道的。至於錄鬼簿有文宗至順元年自序稱之爲「傳奇」，那或許是稍屬異例了。這姑且不論，相傳創製元初新戲曲的，是金末元初的關漢卿。明初的太和正音譜評這人說：「蓋所以取者，初爲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到底可否把創製雜劇的事歸功於關漢卿一人，還不能斷定，不過當時以大都爲中心，在北方出了許多雜劇作家，呈現着元代中葉以後所沒有的那種盛況，這卻把雜劇勃興的氣運，到這時俄然轉來的事實說明了。

這是確實的，元代雜劇一定對於金代院本有一番革命。元初諸家的雜劇，其曲本至

今流傳者爲數不少。只就這些曲本來看，它的結構和內容，便已頗爲進步，在文學史上放着燦爛的光彩。而拿它和院本來比較，又是企圖着怎樣的改進呢？不幸在金代院本片甲不存的現在，想要把它具體的指出來，是不可能的。但在這裏我想試做一點關於院本的考察。院本的通行，是經過元代，直到明初。明初洪武年間，劉東生的嬌紅記雜劇中，插演院本的地方，共有六處。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院本的本文省略了，只是「院本行着說仙法上末同院本一行下」像這樣的記載着。大概因爲那是插演着當時通行的古院本，所以沒有特別把它那本文寫出來的必要吧。其中黃丸兒、師婆旦，在輟耕錄的院本名目中綴作找得出來，或許是金院本的遺曲。還有明永樂宣德間 周憲王的呂洞賓花月神仙會雜劇中，也有院本之插演，王氏宋元戲曲史第十三章引其全文冒頭是：

辦淨同捷譏，付末末泥上。相見了，做院本長壽仙獻香添壽。院本上。捷云「歌聲纔住。」末泥云「絲竹暫停。」淨云「俺四大佳戲向前。」付末云「道甚清才，謝樂。」云云

在這裏插演的院本，是長壽仙獻香添壽；而長壽仙是這裏所用的曲破的曲名，在南宋雜

劇及金院本中，也被用着；這或許也是用金元院本的。但其後文所用的曲，是小曲醉太平四隻，卻不見長壽仙之曲。這大概和前面嬌紅記的情形相同，是把長壽仙獻香添壽院本的本文省略了的緣故。所以用「院本上」這句話，是表示插演院本後面接着有「捷云，歌聲纔住。末泥云，絲竹暫停」之白，乃是說獻香添壽院本終了的意思，應當這樣來解釋。而寫在它後面的本文，那不過是這個院本的附演，大概是周憲王所自撰吧。王國維氏認為這是可以用來類推金人院本的文獻，我卻像上面那樣解釋它。那麼在此文獻中，我們也是不能知道院本的結構。但就院本這樣被插演於雜劇中來看，則它比雜劇是怎樣的小規模的，卻可以知道。雖然因為院本名目的分類中，也立有「諸雜大小院本」之一門，所以它的長短，大概有種種的不同。宋之正雜劇，是由二段而成的，院本中一定也有和它相當的。然即大規模的院本，也不能認為進步到元初人雜劇的程度；而其結構亦有與元代雜劇不同者。何以故呢？因為在元代雜劇發生以後，也還有新作院本的，如元鍾嗣成錄鬼簿卷下有「屈彥英字英甫編一百二十行及看錢奴院本等。」而元初鄭廷玉已經作過

一百二十行版揚州雜劇^{已佚}及看錢奴冤家債主雜劇^{現存}屈彥英或者更把它改作爲院本吧。由此看來，可知當時在院本與雜劇之間，明明有着結構上的區別了。即知元初興起的雜劇，是對於金人院本的革新劇。清毛奇齡詞話^{卷二}說雜劇自金之連廂演變而來，但在金元的文獻中，從未見連廂之事，所以現在不取其說。

興隆的原因 金爲女真人所建的王朝，元爲蒙古人所建的王朝，都是以蕃族入中國而握支配權的。這兩個種族，也如其民性之嗜殺伐相似，對於歌舞也有深的嗜好。元宇文懋昭的金志中說，金熙宗有三件事不許臣下諫諍，即是作樂、飯僧、圍場。那麼音樂是他的嗜嗜之一了。並且女真的歌曲，被元代雜劇採用的頗爲不少。中原音韻^{卷下}說：「如女真風流體等樂章，皆以女真人音聲歌之。」風流體是雙調曲，可知其爲女真之曲。而雙調曲中，阿納忽、也不羅、古都白、唐兀歹等可以認爲是蕃語名的，往往和風流體連用着，大概這些就是屬於中原音韻中所說的女真曲的一羣吧。其次，南宋孟珙的蒙韃備錄中記金末蒙古的風俗說，「國王出師，亦以女樂隨行。率十七八美女，極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彈大官。」

樂等四拍子爲節，甚低，其舞甚異。」這可以看得出他們是怎樣的愛歌舞了。我以為由於具有這樣嗜好的征服者互相繼承，助成了中國北部的通俗音樂趨於隆盛的氣運，因而遂至誘導金院本的盛行與元雜劇的改進。但明徐渭的南詞敘錄和王世貞的藝苑卮言^{附錄}等書，都說隨着女真蒙古入侵的胡樂的輸入是促成北方新歌曲發生的原因，這話略微說得過分了吧。不消說，像前面所舉的女真風流體等胡樂輸入的痕跡，是可以幾分承認的；但若就現存的雜劇看它的用例，那麼使用這些女真曲的，都僅限於以女真人的故事爲材料的戲劇。如虎頭牌的第二折，麗春堂的第四折，金童玉女的第四折即是。因爲它的用途既是這樣有限制，和其他的雙調曲受着不同的待遇，故知女真曲對於雜劇的影響很是輕微。翻開金史音樂志來看，也詳載着金人用宋樂的事。元史禮樂志中，也有太宗一滅金即求亡金的禮樂；世祖一統中國所用的禮樂一仍中國之舊；卻還沒有見到使胡樂流行中國的文獻。並且元人雜劇的曲牌中，可以在中國舊曲裏求得其系統者極多，這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第八章}中，詳細的調查着。所以我不重視胡樂的影響，寧欲歸之

於征服者的音樂愛好癖。而那些征服者，又是文化低下的蕃族，典雅的古典樂，還不如民衆的俗樂更適合其要求，這也是當然之理，於是暗地裏獎勵俗樂，改善俗樂，乃是自然的事。

那麼到蒙古把金代滅亡，雜劇便突然勃興起來，這是因為什麼呢？大概它的潛伏時期是在金代吧。在戲曲中可以看出這種情形的作品雖然還沒有見到，但是稱為金章宗時人的董解元的西廂諸宮調，即以詞曲的傑作而流傳着的——那是很優秀的作品，就是南宋的諸宮調，似乎也沒有能和它相比的。由是觀之，好像在金代文士之間，趨向於這種通俗文學的氣運，是繼續醞釀着了。而和金代的滅亡同時，不遇不平的文士，染筆於通俗文學作為發散鬱悶的工具者，終於加多起來。元末朱經序青樓集曰：「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案名仁傑白蘭若名樸關已齋字漢卿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留連光景。」杜仁傑雖只作散曲，然白樸關漢卿是雜劇的代表作家。當時他們那些優秀的作品，大概就是從這嘲風弄月的遺民生活中產生的。並且據明初的太和正音譜所說，關漢卿

是「初爲雜劇之始。」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從金之院本，進一步而開雜劇發達之端緒的，或者是有待於他的天才呢。明胡侍的真珠船卷四更爲說云：「蓋當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中州人多不得爲之，每抑沈下僚，志不得伸……於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於聲歌之末，以抒其拂鬱感慨之懷，所謂不得其平則鳴焉者也。」這種情形，或者也是有的。即因不遇不平的文士，翕然趨於新興的雜劇，所以它那文學的價值，便越發增高，遂至壓倒了院本。再就客觀方面說，那麼征服者蒙古人的勢力，一定是很大的，但是他們不通中國古文，甚至連詔勅碑文之類，都雜用俗語文體。這種現象，就是在同爲蕃族王朝的金代，也是看不到的。作家爲得滿足他們的要求，便把曲詞的用語，弄得俚俗了，而這也就是反能使其呈現活氣，自由用筆的緣故吧。所以蒙古人的愛好歌舞癖和強制通行俗語文，這兩件事對於助成雜劇的盛行上，大概具有重大的關係。

雜劇的南侵 既而蒙古也把南宋滅亡，統一中國，緊接着北方的雜劇便以新興之勢，征服了南宋的雜劇。在戲曲上，竟也完成了南北統一之業。就作者來看，一統前幾乎只

有北人，而一統後卻以南人為多。就連北方的作者，也有到南方來居住的，於是便呈現着雜劇中心向南遷移的情勢。錄鬼簿書中的記事至元末至正五年收錄元代雜劇作家九十二人（雜劇無著錄者視為散曲家，不入此數），其中除里居不明者十八人外，就所餘的七十四人而按其時代試為地域之統計，則如次：

地方	現行區域	初期 <small>自金亡至一統稍後</small>	中期 <small>一統後</small>	末期 <small>至順前後</small>
北部	○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北境	五十人	五人	
中部	○河南○安徽北部	四人		
南部	○浙江○江蘇南部○江西		六人	九人

右表中初期北部及中部的作家，在元代一統之後宦遊南部者，往往有之。戴善甫、馬致遠、尚仲賢、姚守中、趙天錫、張壽卿六人皆是。和作家的南下同時，北方的雜劇，也流入南方，於是反而開了作家多出於南方之端緒。而中期的北方作家，鄭光祖、曾瑞、喬吉甫、宮天挺、趙

良弼五人，都住於南方。所以就錄鬼簿來看，中期以來，北方等於一個作家也沒有了。但在這些數字中，不能不認為多少是有折扣的，因為錄鬼簿的著者是居住杭州的人，其見聞或有不及北方者。不過大勢所趨，據此可以決定吧。

戲文的下沈 南宋滅亡之後，就是戲曲也遭了北方新興劇的侵略。但是南宋原有的雜劇，又變得怎樣了呢？它的下落，很是曖昧；我想在統一以後，它或許是改稱為「戲文」或「南戲」，而保存着它的命脈。只是前輩古人之說，與此並不相同。關於戲文的起源，明葉子奇的草木子四卷說，「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祝允明的猥談說，「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徐渭南詞敘錄說，「南戲始於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趙貞女、王魁二種實首之。」永嘉就是溫州，所以關於南戲發生的地點，明人之說，都是一致的。王國維因此也從其說，認為「南戲當出於南宋之戲文，與宋雜劇無涉。」宋元戲曲

史第十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南宋的雜劇，豈不是和國家一齊亡了麼？我卻不如此想。元周

四章 德清的中原音韻泰定元年自序說，「南宋都杭，吳興與切鄰。故其戲文如樂昌分鏡等，唱念呼吸，

皆如約韻。」所謂約韻即指梁沈約主唱的四聲韻沈約與人所以這樣說這裏所說的「戲文」應該解作乃指以南宋首都杭州爲中心流行的雜劇而言，不是指着狹隘的温州戲系統的東西，其事甚明。又說，「逐一字調平上去入，必須極力念之，悉如今之搬演南宋戲文，唱念聲腔。」由此看來，便知當時南宋的戲文（即雜劇）還被上演着。研究戲文的發達，而把南宋的雜劇放在一旁，那是^{不行的}，何以故呢？因爲在北方新興雜劇隆盛以後，舊院本也還保存着，從這件事實來看，那麼有着長久歷史的南宋雜劇爲温州土戲而奪其席，忽然弄得不知下落，沒有這種道理吧。所以中原音韻明記着「南宋戲文」之存在，我認爲這就是說明在元代南宋的雜劇也決不會失其下落的。

但是北方新興的雜劇南侵以後，以非常之勢盛行起來，南方的戲文便萎靡不振了。我現在試爲一證：元人青樓集有元末至正二十四年序所載，從元初到當時南北各地的女伶名妓約八十人，就書中所記各人得意之藝加以統計，則：

○雜劇——三十三人 ○院本——二人 ○南戲——三人 ○諸宮調、小唱、慢

詞——若干

南戲就是戲文。從這統計看來，雜劇是怎樣的獨振猛威，戲文是怎樣的萎靡着，滿可以知道了吧。

當時的戲文，不僅保守着南宋的舊曲而已，錄鬼簿云，「蕭德祥杭州人……又有南曲戲文等，」那麼新作戲文的人，也是有的。既然有新作的人，則對於結構等事加以改良，或者由外部受到影響，都可以想得到的。在這裏，我試把明人的戲文起於溫州雜劇之說，再回頭看一看。戲文與溫州有密切的關係，明人此說，並非無根之談。我得到一個證據，就是被推定或者爲元代作品的張協狀元戲文，永樂大典本第一齣作者述說作意之詞云：「狀元張協傳前回會演，汝輩搬成。這番書會要奪魁名占斷東甌盛事。諸宮調唱出來，因廝羅響。」據此則好像以東甌爲戲文盛行之地。東甌就是溫州的古名。還有以元末戲文中與之祖見稱的琵琶記的作者高明，也是溫州人。把這些事合起來想，那麼溫州是戲曲的盛行地，對於戲文的發達，有很深的關係，不能不承認了。所以我想元代新作的戲文，或者是

從溫州興起來的，也未可知。因此我想有把元代戲文分爲兩部來研究的必要。一爲南宋傳來的雜劇，一爲元代新興的戲文。中原音韻所說「南宋戲文」特冠南宋二字，可以認爲乃是含有對於新戲文區別之意。然則爲什麼沒有保持着南宋雜劇的名稱呢？這大概因爲北方興盛的雜劇把它壓倒，它的名字被奪去了的緣故吧。

雜劇的衰頹 元代一統以後，北方的雜劇輸入到南宋舊都杭州等處，雜劇的作者，開始多從杭州產生了。好像是受了這新興優秀雜劇的刺戟，南曲的戲文，遂亦產生許多新作品。可以認爲是元代戲文的，現在雖然僅有數種，但其題目之可得而知者，據我所考定，有六十九種。其中與北曲雜劇題材一致者，竟達三十七種之多。在那裏面，大概有不少是把雜劇改成戲文的。到了明代，戲文遂越發的興盛，終於把雜劇壓倒，而奪了它的位置。明初的雜劇，與元人雜劇沒有大的差異，中期的作品，也還是以元人爲規模。戲文和雜劇來比，則篇幅長得多，樣式也不同；音樂方面，亦有戲文用南曲，雜劇用北曲的差別。但自明代末期以降，因爲南曲戲文占着很大的優勢，北曲雜劇遂下沈而亂其體，名爲雜劇，可是

音樂用南曲，樣式也依據戲文的體裁，竟至只因其為短篇而稱為雜劇了。在這時，可以說元人雜劇的傳統已經斷絕。不消說，也有若干模擬的作品，但大勢已去了。元人所作的雜劇，直到明代中期，仍供實演。為元人雜劇的上演盡最後努力的人，是嘉靖末年的何良俊。他聘請了當時唯一精通北曲的老樂工顧仁，使他教授家中繪女伶元人雜劇。四友齋叢說三十七這是掉尾的一振，元曲殆成絕響。其一縷命脈，僅保存在宮中樂部的琵琶曲；又附屬於集南曲大成的崑曲，被傳於後世。其最著者，為清乾隆間葉堂納書楹曲譜中收着元人雜劇十九段的譜，最近王季烈劉富樑合編的集成曲譜，也載着十四段的譜。現在這些遺曲不大有人演奏，但據此還可以窺見元人雜劇保存着幾分命脈。今將集成曲譜所收元人雜劇的遺曲，列舉如左：

○關大王單刀會 關漢卿撰 第三折 俗稱 第四折 俗稱 （校者案：此兩折今均有演者。）

○西遊記 吳昌齡撰 第二折 俗稱 第三折 俗稱 第六折 俗稱 第十九折 俗稱

（集成曲譜尙載思春一折，但為明末以後之別本） （校者案：西遊記據孫楷第之考證，實明人楊景言作。此四折中，除

撒子外，今均有演者。）

○玉簫女兩世姻緣 喬吉撰 第二折俗稱離魂（校者案：本折今已不能演。）

○敬德不伏老 楊梓撰 第？折俗稱北詐（校者案：北詐為原劇第三「招」，今尚有演者。）

○秦太師東窗事犯 金仁傑撰 第二折俗稱掃秦（校者案：本折今亦有演者。）

○昊天塔孟良盜骨 朱凱撰 第四折俗稱五臺（校者案：本折及第二折俗稱激良今均有演者。）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羅本撰 第三折俗稱訪普（校者案：本折今亦有演者。）

○風雨像生貨郎旦 元無名氏撰 第四折俗稱女彈（校者案：本折今已不能演。）

○龐涓夜走馬陵道 元無名氏撰 第三折俗稱孫詐（校者案：本折今尚能演。）

○朱太守風雪漁樵記 元無名氏撰 第一折俗稱北樵（校者案：本折已不能演，惟第三折俗

名寄信，或作寄信相罵。則尚有演者。）

第二章 雜劇之組織

結構 元人的雜劇，以一劇四折——即分爲四段——爲通例。這是沿襲宋金雜劇

院本之由豔段、正雜劇（兩段）雜扮四段而成的舊例，抑或另有理由，還不得其詳。在四折以外，也有使用稱爲「楔子」的一小段的。楔子以冠於一劇之首，做發端用者爲多；或亦有放於折與折之間，擔任前後的連絡的。一劇四折的法則，爲作家所嚴守，幾乎沒有例外。張時起的養花月秋千記，現在已經佚而不傳了，在錄鬼簿中，註云「六折」，這是很少見的。我想這大概是以稀有的異例，特別加註的吧。現行的雜劇中，王實甫的西廂記第二本是五折。雖然從明代以來，有人把它的第一、第二兩折合併成一折，強使之附合一本四折的法則，可是他的前半和後半，音樂的調子既不一樣，主演的人物又不相同，所以分爲二折，是當然的。元曲選本的趙氏孤兒，也有五折；不過就元刊古今雜劇本來看，還是四折。

然於用四折感覺不足時則可更續作四折。錄鬼簿中趙子祥的風月害夫人、太祖夜斬石守信、趙文殿的宦門子弟錯立身等，註着「次本」，這大概就是表示其為續作的。至於太和正音譜的元人雜劇目錄中，往往註着「二本」，這乃是說甲乙兩人有同名目的作品，並非續作之意。何以故呢？註着「二本」的曲目，一定別人也有同名之曲，據此便能察知其意。續作二本的實例，現存的元曲中雖然沒有，而明初劉東生的嬌紅記二卷，即是八折。長篇的作品，很是罕見，現行王實甫的西廂記二十一折，吳昌齡的西遊記二十四折，這是因為前一種是續作了五本，後一種是續作了六本的緣故。

雜劇的每一折，具有唱科白三要素。唱是歌曲，科是表演，白是臺詞。歌曲由當場的俳優自己唱，並且是主腳一人，始終獨唱，其他脚色，僅以白應之而已。這個法則，是作家所嚴守的，且於最純粹的形式，全劇四折以由主演者一人唱為常。其主演者為正末之劇，稱為「末本」；為正旦之劇，稱為「旦本」。太和正音譜中，楊顯之的酷寒亭雜劇註着「旦末二本」；明周憲王的香囊怨雜劇第一折的曲辭中，舉着雜劇的名目說，「旦本兒進西施

的越范蠡。「兒爲助詞」從這些地方，可以知道這個術語被使用着，所謂「旦末二本」就是說此劇有旦本與末本兩種的意思。像這樣，旦本和末本是判然有別了。但扮演正末或正旦的脚色，全劇四折也不一定限於同一人物。例如前面所說的酷寒亭，在第一折第二折正末是趙用扮演，在第三折是張保扮演，在第四折是宋彬扮演；只因唱的人始終是正末，所以是末本。如張生煮海一劇雖爲旦本，而第三折正末雜唱，這種異例，是很少有的。

歌曲 雜劇一折，是連綴若干既成的小曲而組成，這若干小曲，叫做一套。一套曲都是用屬於同一宮調（調子）的，也就是在一折的中間，不變換調子。宮調本是原於隋唐間的燕樂二十八調；這二十八調，隨着經過的年代，其可供實用的調子，漸漸地減少；在元曲中，僅僅使用着十二調。燕樂二十八調，宮、商、角、羽四聲各分配七調。遼史樂志大樂條云，「右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絃叶之。」像是以琵琶的四絃爲本而定的。所謂二十八調，即是：

- （宮聲七調） 正宮 高宮 中呂宮 道宮 南呂宮 仙呂宮 黃鐘宮

(商聲七調) 越調[㊟] 大石調[㊟] 高大石調 雙調[㊟] 小石調[㊟] 歇指調[㊟] 商調[㊟]
 (角聲七調) 越角 大石角 高大石角 雙角 小石角 歇指角 商角[㊟]
 (羽聲七調) 中呂調 正平調 高平調 仙呂調 黃鐘羽 般涉調[㊟] 般涉調[㊟] 高般

涉調

宮聲的七調叫做「宮」，其他都叫做「調」，所以稱調子爲「宮調」。而前表中，只有旁邊附着圓圈的那十二個宮調，是在元代實用的。據當時中原音韻所列，則流行之曲，十二宮調合計有三百三十五種；把這些曲適當的來採用，便可製作雜劇。對於調子的選擇，大約也有一定的習慣，那大半是根據各調子特有的情趣。推測起來，或者就是元初八芝菴在他所著的唱論裏面，對於六宮十一調一種種的形容着的情趣。如果只舉其在雜劇中常用的十二宮調則如次：

(仙呂宮) 清新綿逸 (南呂宮) 感嘆傷悲 (中呂宮) 高下閃賺
 (黃鐘宮) 富貴纏綿 (正宮) 惆悵雄壯 (大石調) 風流醞藉

(小石調) 旖旎嫵媚 (般涉調) 拾掇坑塹 (商調) 悽愴怨慕

(商角調) 悲傷宛轉 (雙調) 健捷激曷 (越調) 陶寫冷笑

試就雜劇的作品，把這些加以考察，則在第一折通例是用仙呂宮，這大概像前面所說，因為此調最平靜的緣故吧。在梧桐雨第四折，瀟湘雨第四折，中憂愁之場，使用正宮；兩世姻緣第二折美人正在想念意中人而死之場，使用商調；如此之類，調子的情趣和劇的內容相應而使用，這種情形，到某種程度，就是在曲本上也看得出來。但是出演上的習慣用法，也是有的，例如楔子必只用仙呂宮賞花時一曲，或仙呂宮端正好一曲，第一折殆限於仙呂宮，第二折多用正宮或南呂宮，第三折多用中呂宮，第四折多用雙調。要之，屬於所謂「宮」之曲，用得最為普通，屬於所謂「調」之曲，用得比較的少，但是唯有雙調，卻斷然占着優勢。又一套裏面的小曲編成的順序，也大概有慣例。清李玄玉的北詞廣正譜，早就收集着這種例，近時蔡瑩的元劇聯套述例，是專門研究此事的。用在一套開端的曲，幾乎都有一定。譬如一套仙呂宮，是以點絳脣為首，正宮則以端正好為首，南呂宮以一枝花為首，中呂

宮以粉蝶兒爲首，雙調以新水令爲首，越調以鬪鶴鶉爲首之類卽是。而於一套之尾，一定有叫做「尾聲」「煞尾」等結終的曲，唱完此曲，則正末或正旦下場，以此爲一折的終結。用在中間的曲，在順序上也略有一定的慣例，尤其某幾種曲，常有兩三隻曲被連用着的。譬如仙呂宮的油葫蘆、天下樂、醉中天、金盞兒、村裏迓鼓、元和令、上馬嬌、南呂宮的哭皇天、烏夜啼、罵玉郎、感皇恩、採茶歌、中呂宮的十二月、堯民歌、雙調的雁兒落、得勝令、沽美酒、太平令卽是。大概這些連用的曲，彼此間有旋律上的類似，好像因爲適於接合，遂至被慣用的。就現行的北曲來聽，他的接合也是極自然的。

曲辭 雜劇的曲辭，是長短的句子錯雜起來，取着很複雜的詩形。而各曲雖然大概有規定的詩形，但任意增添定格以外的襯字的，又非常之多，所以更其呈現着複雜自由的詩形。畢竟這是因爲在唱的時候與以增減，就可以唱的緣故。在每句的末尾，十之八九都押韻，所以韻是非常響亮的。並且一折之間，始終以一韻到底，除特殊場合外，決沒有在中間換韻的。所以音樂上一折限於一宮調；文學上一折一韻到底；這法則是作曲者所嚴

守的。而雜劇所用的韻，和普通的「詩韻」不同，乃是根據當時北方的標準語的音韻。雜劇的起源是以當時的大都——就是現在的北平——為中心，因此它所用的音韻，也以大都地方的為標準。那音韻，是在金時，從原為北宋首都的汴梁——即今河南開封——和各種文物一齊輸入此地的，故稱為中州或中原的音韻，所謂中州、中原，就是現在河南地方。中原的音韻，平、上、去、入四聲中，入聲都轉化為其他三聲，其韻據中原音韻則分為十九部，每部分為平、上、去、三聲，而在元曲裏面，三聲通押。關於中原音韻，鴛淵一君的研究很是有益。他是研究以八思巴文字——即元初八思巴所制定的一種表音文字——註音的漢字音，以此而試為中原音韻之音釋。「關於中原音韻中用八思巴字寫的漢字音」他的方法是合理的，結果是一部中各字的韻，也大體一致的。現在借用他研究的結果，以示中原音韻十九部的韻。所舉的字都是代表韻部的字，即是中原音韻所定的標目：

- (1) 東鍾 (jung jung) 有 -ung 韻
- (2) 江陽 (siang yang) -ang
- (3) 支思 (ji shi) -i
- (4) 齊微 (tsi ywi) -i -uo

- (5) 魚模 (Yu mu) -u
 (6) 皆來 (? iay) -ay
 (7) 眞文 (jin wun) -in -un
 (8) 寒山 (h'an san) -an
 (9) 桓歡 (? ?) -on
 (10) 先天 (s'en t'en) -on -ön
 (11) 蕭豪 (? h'aw) -aw -öw
 (12) 歌戈 (go gwo) -o
 (13) 家麻 (sia ma) -a
 (14) 車遮 (? ?) -e -è
 (15) 庚青 (gèng dsing) -ing
 (16) 尤侯 (iuw h'iw) -iw
 (17) 侵尋 (ts'im ?) -im
 (18) 監咸 (? hiam) -am
 (19) 廉纖 (lem ?) -em

下面把關漢卿寶娥冤第三折開端數曲，做爲詩形之例：

(根字以小字區別押韻，在有◎處用韻爲先天韻。)

(正宮·端正好) 沒來由犯王法 不提防遭刑憲 叫聲屈動地驚天 頃刻間
 遊魂先赴森羅殿 怎不將天地也生理怨

(滾繡毬) 有月日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生

怎糊突了盜跖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箇

怕硬欺軟。卻元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

愚枉做天。哎只落得兩淚漣漣。

(倘秀才) 則被這枷紐的我左側右偏。人擁的我前合後偃。我寶娥向哥哥

行有句言。前街裏去心懷恨。後街裏去死無冤。休推辭路遠。

(叨叨令) 可憐我孤身隻影無親眷。則落的吞聲忍氣空嗟怨。蚤已是十年多

不覩爹爹面。怕則怕前街裏被我婆婆見。枉將他氣殺也麼哥。枉將他氣殺也

麼哥。告哥哥臨危好與人行方便。

像上面這樣句子長短錯雜，襯字很多，每句幾乎都押韻。

(附)讀曲要訣 想要知道曲辭句法的定格，有明寧獻王的太和正音譜和清李玄

玉的北詞廣正譜兩部書，而後一種最為完備。最近出版的王玉章的元詞韻律，是專

就元曲選研究曲辭句法的，現在雖只有上編出版，完成以後，對於讀曲者的好處大概不少吧。想要找出曲辭的韻，便不能不根據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不過定格的句法，用上面所說的兩部書雖然能夠知道，可是因為襯字的增添很多，按着定格去斷句，立刻也就發生困難。然如利用每句之末幾乎都押着韻的習慣，尋求着韻脚接連的讀下去，則比較容易把句子斷開。並且尋找襯字，也有一個妙訣，即襯字大半在句首，多用意義較輕的虛字（接續詞、副詞、代名詞、助詞等。）把這兩個條件放在心頭，再去甄別襯字，那便不是怎樣困難的事了。並且倒着利用這個條件，把有好像是襯字的虛字的地方，假定爲句首，那麼在它的前面，把上句切斷，大半是可能的事。這也是一種句讀要訣，以我的經驗，是終讀一曲很妙的方法。可是因爲曲子難與曲譜恰相合者爲多，並且像是相合，而把襯字除去洗出定格，又是很麻煩的事，所以現在提示一種簡易句讀法，即將下面的三層手續完成，便可略無大過了：

一、尋出韻脚，先在那裏斷句。

二、與曲譜之定格相比，試數其句數。如果符合，那麼每句再略比其長短，把有若干襯字的事放在心裏，大約相符，這就行了。

三、句數若不足定格之數，再想想在那裏有不押韻的句子，或看漏了韻腳的句子，盡力把它尋找出來。

還有不可不豫先知道的，就是有若干曲子，句數字數不拘定格，可以任意增加或縮短的。這在正音譜是列舉於卷首「句字不拘可以增損者一十四章」那一條裏面，在廣正譜則於各曲之後有考訂。此類之曲，除去根據經驗而為適宜的斷句外，沒有別的法子。近來盧前所編的元人雜劇全集八冊刊行了，共收雜劇七十六種，每種都有句讀，因此最適初學之用。

賓白 定場的白——即開始登場時所說的臺詞——首先以幾句詩開端，其次是宣告自己姓名的話，再進而為對話順序是這樣的。它所用的詩，都很鄙俗，戲場慣用的詩句極多。而第四折收場的白，大半是以「詞」結終，間或也有用詩的。但這「詞」並不是所

謂詩餘，還是在一種俚鄙的七言詩中，多少參雜着些長短句。又據元曲選則有標記「背云」「帶云」做爲「白」的特殊用法者。所謂「背云」就是對話的時候，把心裏面的事不使對方知道，而偷偷的告訴觀衆。所謂「帶云」就是在唱曲中間，附帶着說白。

在雜劇和戲文裏面，唱是主，白是賓，所以稱白爲「賓白」。明徐渭南詞敘錄因此白是被輕視

的。譬如明臧晉叔他就說「雜劇作者所自作，僅有曲辭，其賓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爲之。」

元曲選序此說雖是極端的，雖是不合理的，但是常套的對話，任俳優自由使用的場合，大概也

不少吧。在被推定爲元人之作的小孫屠、宣門子弟錯立身 永樂大典殘本兩本戲文中，往往把白

略去而僅記「說關子介」「說關」等；明周憲王的團圓夢雜劇第三折，也有把白略去而

標記「相見了，說關目了」的場合。這是把關目——即述事之顛末——一任俳優之自

由的。在現行的元曲選等曲本中，雖然白是詳細的寫着，但原來的作品，恐怕是用着上面所說的那種省略法吧。

題目正名 雜劇曲本的末尾，寫着兩句或四句八句的對句，叫做題目正名。雖然以

前有人認為那也是白的一部分，其實那是外題，與白並沒有關係。為什麼呢？據元槧、今雜劇三十種，則在一劇的卷尾，像下面這像寫着的例，也有幾種：

……〔散場〕

題目 曹丞相發馬用兵 夏侯敦進退無門

正名 關雲長白河放水 諸葛亮博望燒屯

所謂「散場」是指戲劇終了的意思，或者也有寫做「出場」的；就是戲園散戲。題目、正名因為記在後面，所以對於劇的演出上並沒有關係，是很明顯的。元代的劇場，場外掛着叫做「紙榜」的東西。元初人杜善夫的題為莊家不識拘園太平樂府卷九的詠鄉農聽戲的歌曲中，有一句是「見弔個花碌碌紙榜」。據此便可知。這和後世的劇場把外題寫到紅紙上貼在門口的那報條，或者是同一風習吧。題目、正名不過是寫在這個紙榜上的。而通例用正名的末句做為一劇的外題，譬如上面所舉的例，即以諸葛亮博望燒屯為此劇的外題。或者更取其中數字，略稱為博望燒屯等。

脚色 俳優的脚色，大別爲末、旦、淨、丑四種。關於它的字義，古人有種種之說，難以決定。今若根據諸說，再加個人的卑見，那麼所謂「末」者，好像是起於男子卑下的自稱，譬如南宋短篇小說馮玉梅團圓京本通俗小說的會話中，有這樣用它的：「小娘子若不棄卑末結爲眷屬，三生有幸。」其他「醜末」「晚末」「眷末」等，亦皆同義。太和正音譜認爲「旦」就是「狽」，狽爲雌猿，是稱妓女的。其說或者不錯。「淨」在南詞敍錄中說是「古參軍二字，合而訛之耳。」卽以爲是從參軍戲的參軍而出。這個脚色，耍打臉譜，是他的特色，所以正音譜中認爲淨是靚（用粉黛化裝的意思）的音通，不過前書之說，比較妥當。「丑」大概是起於宋代雜劇的散段——演滑稽劇的雜扮，一稱「紐元子」。都城紀勝想來「丑」或卽「紐」的略字吧。而末、旦、淨三種脚色，還有許多分別：

○正末 副末 沖末 外末 小末

○正旦 副旦 貼旦 外旦 小旦 大旦 老旦 花旦

色旦 搽旦

○淨 副淨 中淨

正末又名「末泥」，是宋代雜劇「末泥」的遺風。副末、沖末、外末、副旦、貼旦、外旦，都是副演員。而副末、副淨，是繼承宋代雜劇的脚色的。花旦在元人青樓集中說：「凡妓以墨點破其面者，爲花旦。」像是多少打着臉譜的，以扮輕佻的女人爲職。搽旦是扮惡女人的，所謂「搽」，就是塗的意思，蓋卽大施臉譜，可與淨相比的女脚。元楊顯之的酷寒亭雜劇第二折，扮趙用的正末罵扮妓女蕭娥的搽旦的白中，有「搽的那粉，青處青，紫處紫，白處白，黑處黑，恰便似成精的五色花花鬼。」這便是證據。旦脚在宋代雜劇中，不是主要的人物，好像是臨時的脚色。南宋人的武林舊事卷四，「乾淳教坊樂部」乾淳爲乾道淳熙即孝宗的年號，列舉着伶人的名字，在雜劇色一條底下，記有「孫子貴引」表示這個人是以引戲爲本職的。然其雜劇三甲條，又記有「裝旦」孫子貴，「表示他在這種場合，是任「裝旦」脚色的。」裝旦「這個詞，僅在此處一見，大概是扮演女人的事，或係臨時的脚色。而於卷六「諸色伎藝人」的雜扮條中有「魚得水旦」「王壽香旦」「自來俏旦」在雜扮裏面，有專門旦脚。

或者且脚是從雜扮發達而來的，也未可知。而到元代的雜劇中，且脚分生了像上面那許多種類，變成很重要的脚色了。這是劇的題材進步爲人情劇必然隨着產生的結果。所以反過來一想，那麼宋代的雜劇，劇情是怎樣的缺乏潤澤，也就不難推測了。

雜劇的分類 明初的太和正音譜中，列舉「雜劇十二科」，就是根據劇的題材而分類的。

- 一. 神仙道化
- 二. 隱居樂道 又曰林泉丘壑
- 三. 披袍秉笏 即君臣雜劇
- 四. 忠臣烈士
- 五. 孝義廉節
- 六. 叱奸罵讒
- 七. 逐臣孤子
- 八. 鑿刀趕棒 即脫膊雜劇
- 九. 風花雪月
- 十. 悲歡離合
- 十一. 煙花粉黛 即花旦雜劇
- 十二. 神頭鬼面 即神佛雜劇

如果對於名目略加一點說明，那麼「神仙道化」不消說是取材道教傳說的，就現存的作品來看，則有兩種：一種是神仙向凡人說法，使他解脫，引導他入仙道；一種是原來本爲神仙，因犯罪而降生人間，既至悟道以後，又回歸仙界。我私意把前者稱爲度脫劇，把後者稱爲謫仙投胎劇。此類作品，數量很多。「隱居樂道」大概是以隱遁者的生活爲主題，但

是也多帶神仙味。「披袍秉笏」是衣冠束帶的君主和朝臣登場的劇，大概是取材於宮中的案件。「忠臣烈士」「孝義廉節」無須說明。「叱奸罵讒」意義也很明白，但內容和它相當的作品卻很少。「逐臣孤子」大概是指以貶謫不遇的朝臣為主題的作品。「鐃刀趕棒」大概是以刀和棒相鬪的劍劇。如果在別的地方，尋找此語的用例，那麼南宋人的都城紀勝列舉說話的分類，裏面有「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書中既把搏刀趕棒和士馬金鼓區別着，所以士馬金鼓之事——即關於武人之戰爭者——自然不屬於這一類了。不過在雜劇十二科中，相當於士馬金鼓之事的，並未另設一科，因此好像還是認為一類。參照後面的
戲府雜劇條

「風花雪月」是以風情——即男女戀愛——為主的劇。例如元喬吉的金錢記雜劇第三折用着這四個字說，「些風花雪月都做了筭杖徒流」就是指着耽於女色說的。或者也只稱「風月」。明周憲王的香囊怨雜劇第一折有二句是「有一個風月傳奇做一個賞黃花浪子回回。」浪子就是放蕩者的意
思回回即回教徒也浪子回回雜劇，是元吳昌齡所作，現在已經不

傳了，但從它的名稱，大概也可以看得出題材來。那麼可知這一類的作品，也被稱爲「風月傳奇」。「煙花粉黛」是指妓女說的，或亦簡稱「煙粉」。風花雪月是良家子女的戀愛，煙花粉黛和它相對，乃是妓女的戀愛。參照後面閨怨雜劇花旦雜劇條「悲歡離合」大概是以親子夫婦等骨肉一旦因故離別，後來又可慶幸的再會合的事爲主眼。這一類的作品很多。「神頭鬼面」大概是鬼神出現一類的事，但以此爲主題的劇，在現存曲本中找不出來，不過僅有在某一折中有鬼神出場主演的作品而已。

十二科大概是正音譜的編者寧獻王所定，註記的「君臣雜劇」「脫膊雜劇」「花旦雜劇」「神佛雜劇」乃是世俗的通稱吧。這一類世俗的通稱，據元末人的青樓記，還可以增補若干。見於該書者雖然限於女優之藝，而檢其名稱，卽有下列五種：

駕頭雜劇

閨怨雜劇

花旦雜劇

綠林雜劇

軟末泥

對於這些名稱，試略加註釋：「君臣」「神佛」是明明白白的。「脫膊」在通俗編三卷載

有「一日脫膊三日醜醜」的諺語。這諺語是說十二月的季節，有一天如果覺着溫暖，就要變寒冷了。大概此處「脫膊」二字，是指因天氣溫暖，捲起衣袖，把兩腕露出來。在戲劇裏面，是攘臂與敵戰鬥的意思。所以正音譜因此稱之爲「鑿刀趕棒」。還有，元明間無名氏的藍采和雜劇第一折油葫蘆曲文中，有幾句是：

我試數幾段脫剝雜劇，做一段老令公刀對刀，小尉遲鞭對鞭，或是三王定政臨虎殿，都不如詩酒麗春園。

「脫剝」就是「脫膊」之訛，這正給我們舉着些實例。這些雜劇現在雖然都不存了，但從題目大約也可以知道它的內容，最後一劇像是指元高文秀所作的黑旋風詩酒麗春園，是水滸傳劇之一。「綠林雜劇」是排演綠林——即強盜——之事的，大概是水滸傳式的劇，也有一種可以看做脫膊雜劇的性質。

「花旦雜劇」是以主演者的脚色而命名的，青樓記中說，「凡妓以墨點破其面者爲花旦」，據此說明，那麼像是在面部打着臉譜，大半是扮演妓女、妖婦等輕佻女人的。明

宣德年間周憲王所作香囊怨雜劇第一折中有云

（末白）都不要，只索大姐做個花旦雜劇。（旦唱）「寄生草」有一個寄恨向

銀箏怨，有一個志賞在金線池，有一個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有一個董秀英花月東牆

記，有一個王月英元夜留鞋記，有一個蘇小卿月夜販茶船，有一個呂雲英風月玉匣記。

這恰好給我們舉着例證。上面所說的，不論那一種都是著名的雜劇，不過多已散佚了。現

在只舉其主脚身分可知者，則金錢記元曲選本的主脚是妓女杜蕊娘。西廂記的主脚崔鶯鶯，

是禮部尙書的小姐，這裏把它列爲花旦雜劇，蓋指侍婢紅娘主演的第三本。留鞋記元曲選本

的王月英，是胭脂鋪的女兒。販茶船佚的蘇小卿，是妓女。明梅禹金著青泥蓮花記卷七在元曲選中，杜蕊娘

和王月英雖然都是正旦，但從實演上說，則其性質當然不能不爲花旦。「閨怨雜劇」大

概是排演良家小姐戀愛的。或與花旦劇爲對比者，可以認爲是正旦劇的一種。十二科中

所謂「風花雪月」就相當於此吧。

「軟末泥」下面雖然沒有附加「雜劇」二字，但在青樓記中把它和其他雜劇並稱，「珠簾秀……雜劇爲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所以總應當認爲也是種類的名稱吧。又前述之香囊怨第一折詠進去的雜劇名目中，也有一句是「做一個泣樹的田真是軟末泥」這就是所謂軟末泥劇的一例，正音譜著錄的無名氏田真泣樹雜劇，大概就是它。此劇今已不存，故事見於梁吳均續齊諧記。情節是這樣：田真兄弟三人，當他們分家的時候，也要把庭前的紫荆樹分爲三份，田真泣諫止之。「末泥」是正末，「軟」大概是柔軟的意思。這也是一種依其主演脚色而命名的，我以爲是對脫膊雜劇那類武劇的一種文劇。「駕頭雜劇」尙未詳。

分類舉例 依着像上面那樣的雜劇的分類，列舉現存元曲各若干名目，做爲示例：

(甲) 分類俗稱

- 一、君臣雜劇 ○ 白樸之梧桐雨 ○ 馬致遠之漢宮秋 ○ 鄭光祖之周公攝政
- 二、軟末泥雜劇 ○ 關漢卿之玉鏡臺 ○ 喬吉之金錢記、揚州夢 ○ 鄭光祖之王

○粲登樓

三脫膊雜劇

○關漢卿之單刀會

○李壽卿之伍員吹簫

○朱凱之昊天塔

○無名氏之馬陵道單鞭奪槊小尉遲

四綠林雜劇

○高文秀之雙獻功

○康進之李逵負荊

○李文蔚之燕青博

魚 ○無名氏之還牢末

五閨怨雜劇

○關漢卿之拜月亭

○白樸之墻頭馬上

○張壽卿之紅梨花

○石子章之竹塢聽琴

○鄭光祖之情女離魂

六花旦雜劇

○關漢卿之謝天香救風塵金線池調風月

○戴善甫之風光好

○石君寶之曲江池

○鄭光祖之傷梅香

○喬吉之兩世姻緣

七神佛雜劇

○鄭廷玉之看錢奴

○尚仲賢之柳毅傳書

○無名氏之硃砂擔

○盆兒鬼

(乙) 雜劇十二科

一、神仙道化 ○馬致遠之岳陽樓、任風子、黃梁夢 ○岳伯川之鐵拐李 ○范康

之竹葉舟 ○賈仲名之金童玉女 ○谷子敬之城南柳

二、隱居樂道 ○馬致遠之陳搏高臥 ○無名氏之嚴子陵

三、披袍秉笏 (參看君臣雜劇)

四、忠臣烈士 ○紀君祥之趙氏孤兒 ○楊梓之豫讓吞炭、霍光鬼諫 ○無名氏之

抱妝匣

五、孝義廉節 ○秦簡夫之趙禮讓肥 ○宮天挺之范張雞黍 ○蕭德祥之殺狗

勸夫

六、叱奸罵讒 ○孔文卿、金仁傑 (?)之東窗事犯

七、逐臣孤子 ○王伯成之貶夜郎 ○無名氏之赤壁賦

八、鐵刀趕棒 (參看脫膊雜劇、綠林雜劇)

九、風花雪月 (參看閨怨雜劇)

十悲歡離合

○張國賓之汗衫記羅李郎

○鄭廷玉之看錢奴

○武漢臣之老

生兒

○楊文奎之兒女團圓

○楊顯之之瀟湘雨

○無名氏之貨郎旦鴛

鴛被馮玉蘭

十一煙花粉黛

(參看花旦雜劇)

十二神頭鬼面

(參看神佛雜劇)

十二科的分類，雖是涉及的相當寬廣，然如此外以斷獄^②為主眼的作品，也有很
多，而在上面的分類中，卻沒有適當的部門。雜劇的名目中，也有一張鼎智勘廳合
羅^①等，表明其有斷獄之意，因此這也應該做爲一種而加以增補吧。還有作品的
內容，究應列在上面的那一類中，很難判斷的，也有不少。

第三章 曲本及作家

現存的曲本 元代的雜劇單行本者爲數很少，大半是以叢刊本流傳着。就見聞所及，列舉現存叢刊本如左：

覆元槧古今雜劇（三十種） ○京都大學刊本 ○上海影印本

原本爲元版，京都大學借羅振玉藏本而覆刻者。

*元人雜劇選（三十種） 明萬曆戊戌（二十六年）息機子編刊 ○原刊本

北平圖書館藏有殘本二十五種云。（校者案：近在脈望館校本雜劇中又發見一種。）

元曲選（一百種） 明臧晉叔編刊（萬曆四十三年序） ○原刊本 ○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校者案：本書又有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兩種排印本。）

*新續古名家雜劇（二十種） 明陳與郊編刊 ○原刊本

其中含有若干明人的作品。北平圖書館藏其殘本八種云。（校者案：這部書的編刊者，據最近所知，實爲「西山樵者校正，龍峯徐氏梓行。」又元明雜劇中有本叢刊八種，望館校本中有十七種，合之，本叢刊已無缺。這叢刊的正編共幾種，未詳，今存四十四種。）

陽春奏（三十九種） 明尊生館編刊 ○原刊本

其中含有明人作品十數種。北平圖書館藏其殘本四種云。（校者案：尊生館主人係黃正位，這部書刻於萬曆三十七年。據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及北平圖書館編的叢書子目類編，該館藏本叢刊祇三種。）

元明雜劇（二十七種） 明刊本 ○國學圖書館影印本

原本藏南京國學圖書館。這部書的版式不一，大概是湊集成書的。檢其書目，則與明陳與郊所編的古名家雜劇竹集、匏集、土集及新續古名家雜劇宮集、商集、角集裏面的目錄相合者有十八種。或者也許是以這兩部書的殘本爲主，而再加入若干他本編成的吧。

* 願曲齋本（若干種） 明萬曆年間刊

這不是做爲一部叢書而刊行的，像是願曲齋把元人雜劇逐次印出的。據長澤規矩也的明代戲曲刊行者表初稿（書誌學七卷一號）則其現存目錄之可知者，有十八種。北平圖書館收藏的占着大部分。（校者案：北平圖書館藏十六種，日本鹽谷溫藏兩種。）

〔校者案這裏應該再補下列兩條：

* 古今名劇合選柳枝集（二十六種）醉江集（三十種） ○明崇禎六年孟舜稱編刊本

其中含有元人作品二十二種。鄭振鐸君曾藏有全部，今歸北平圖書館。

*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二百四十二種） 明萬曆間鈔校 ○影印中

這是民國二十七年新發見的一部，內計元人雜劇選本十五種，古名家雜劇選本五十四種，餘一百七十五種爲鈔本。刻本均用別本校勘，確知其爲元人的作品七十八種，元明間無名氏作品十種。餘或爲明人作品，或作者的時代無考。

凡附有*符號的都是罕見的版本。這些書我不過僅得到北平圖書館所藏的元人雜劇選中的照片六種，其他都不曾看見。但是無論怎樣，元曲選一百種畢竟是雜劇的一大寶庫，別的書多半都和它重複着；出其範圍以外的，僅元刊古今雜劇中有十七種，元明雜劇中有五種，內藍采和和野猿轡二種不能確定爲元曲爲明曲。元人雜劇選中有三種，其中馬致遠的踏雪尋梅是明周憲王作之誤，九世同居符金錠時代未詳。新續古名家雜劇中有一種；即鎖魔鏡但時代未詳。其他單行本，有王實甫的西廂記與吳昌齡的西遊記二長篇通行着；關漢卿的緋衣夢，近來有顧曲齋本排印出來了。楊梓的敬德不伏老聽說附錄於明刊的金貂記。且元曲選中也含有若干明初的作品，準此則近年刊行的明初劉東生的嬌紅記，也得加入吧。（是等細目見第七章元人雜劇現存書目）

曲本的比較 元刊的三十種，可推爲現存最古之本，但是這部書是以見其曲辭爲主的唱本，所以科白殆置之度外。正末或正旦以外的白，幾乎都省略了，僅祇是「外末云了」「外末問了」這樣的記着，而並不曾把「白」寫出來。就是正末正旦的白，也頗簡單，不過示其大意而已。因此不僅難窺一劇之全貌，無從知道科白的妙味，就連結構的巧

拙，也不能十分的鑑賞。並且因爲是民間的俗本，所以曲文中誤字假借字很多，決不能稱爲善本。它固然是珍貴的資料，但在研究上卻頗有不少遺憾之點。據明王伯良曲律卷三說，他嘗見元人劇本在卷首中詳記全劇所用的脚色及其衣裝道具。這足以窺見當時的劇本，是如何的完備了。（校者案：在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中有數十種都附有「穿關」所謂「穿關」殆即「穿扮」之意，指明劇中人的服裝和髯髻式樣等，很足供研究。）像現存的元刊本，大概是只見曲詞的迎合票友戲的書吧。所以欲窺其全貌，到底不能不根據曲白完備的明人編刊本。不過現存諸本，概編刊於明代末期，離原作的時間，既有許多的歲月，而元人雜劇，直到明代中葉，又還常供實演，所以其間經過後人改竄的地方，也就與年俱增。諸本中集曲最多最爲方便的元曲選，在這一點上，從來也最爲人所非難，這實在很可惜。元曲選一書，據編者臧晉叔的自序，則謂係就其許多家藏祕本，再用從劉延伯借得的御戲監本副錄二百種參伍校訂而成；僅摘其佳者，而未妄加筆削。但當時王驥德的曲律萬曆三十四年自序四，已經非難他道，「句字多所竄易，稍失本來。卽音調亦間有未叶，不無遺憾。」

元曲選是怎樣的不可靠，把它和元刊本來比較，便可以了解。元刊本和元曲選復出之曲有十三種。今試將其曲文的異同分爲下列諸項，作一比較：

- (一) 元刊本一劇中所用的小曲總數。(二) 通覽兩本，字句之概觀的異同如何。
- (三) 曲牌雖異，曲文大體相同者。(四) 曲文相同而編成之位置他移者。(以上異同輕微)

- (五) 曲牌雖同，曲文全異者。(六) 曲牌曲文皆異者。(七) 元刊本有曲，而元曲選全文省略者。(八) 元刊本無曲，而元曲選全文增加者。(以上異同甚重)

把這些項目就兩書複出的十三種表示之，大約如左：

元刊本元曲選本異同一覽表

		項 目	
陳搏高臥	五二	(一) 元刊曲數	(二) 字句異同
廉合羅	六二	(三) 牌異文同	(四) 文同次移
	甚少	(五) 牌同文異	(六) 牌文並異
	五	(七) 全文省略	(八) 全文增加
	一		
	三		
	五		
	三		

楚昭王	薛仁貴	竹葉舟	趙氏孤兒	范張雞黍	看錢奴	鐵拐李	老生兒	汗衫記	氣英布	任風子
四六	五五	五〇	四九	六三?	五七	三六	四八	四五	三八	三九?
甚多	甚多	甚多	多	多	不多	不多	不多	不多	不多	甚少
	一			五		三	一	一	二	四
							一	二		一
一三	六	一二	六	三	二					
	八				一		一			
一五	一八	四	九	一三	一八		一一	七		四
一四	一	六	一四	一	四	一三		一	六	一

〔備考〕 任風子元刊本缺一頁，故不知曲之總數。 ○看錢奴元曲選增補楔子，第四折之異

同最多。○范張雞黍元刊本缺一頁，故不知曲之總數。○趙氏孤兒元曲選增補第五折。

○竹葉舟元曲選增補楔子。○薛仁貴之第四折，曲牌曲文殆全異。○楚昭王元曲選

削除楔子，第四折異同最多。

但是像這樣厲害的改竄的痕跡，並不能只責備元曲選的編者。蓋因改竄與歲月俱增，從元代以來，早就有了若干添加，到臧晉叔纔堅實的留了下來。例如元中葉秦定年間的中原音韻卷下中，引馬致遠岳陽樓雜劇第一折金盞兒之曲文一隻，他便痛斥後人把曲中「黃鶴送酒仙人唱」一句的「送酒」二字改成了「對舞」的無學。現在再看元曲選，則為「黃鶴對舞仙童唱」這些地方，便是改作的時間很早，不能令明人負責的一例。

其次，再就位於元刊本和元曲選之間的第三者，看一看過渡的情形吧。那麼明初太和正音譜洪武三十年自序所引用的曲文中，有元刊本及元曲選本兩書互見者八隻：

〔陳搏高臥〕第二折 〓 牧羊關 紅芍藥 菩薩梁州 哭皇天 烏夜啼

〔竹葉舟〕第二折 〓 新水令 梅花酒

第三折 三煞

如果把這些曲文加以比較，則元刊本和正音譜的異同極少，到元曲選就漸漸的多了。而就元刊本和正音譜有異同的地方來看，則元曲選與正音譜相合者多，與元刊本相合者很少。試就陳搏高臥舉其顯著者，則如元刊本之「金鐘鳴緊」關正音譜、元曲選並作「金鐘煞緊」；「舜迹堯仁」藥並作「舜德堯仁」；「酒醉漢朝覲」天並作「酒醉漢難朝覲」；這大概是元刊本之脫誤「帶不得展鬢緊」烏夜啼正音譜作「帶不的幞頭緊」；元曲選作「戴不的幞頭緊」之類，即是。元曲選反與元刊本相合者，只有一例，即「布被暖知春」關正音譜作「如春」；元曲選作「知春」，不過這大概是正音譜傳寫的錯誤。從這種情形來看，那麼自元刊本至正音譜之間——即在明初以前——曲文已改竄者，元曲選仍然繼承着的，當然不少。正音譜所依據的原本和元曲選的底本之間，有着怎樣的連絡，是可以想得到的。但是元刊本和正音譜相合，而元曲選獨異者，也很不少。例如在陳搏高臥中，元刊本和正音譜都有一「儂揮的玉塵特遲」關，而元曲選中作「爲甚的玉節忙持」；

又有「滅狼煙掃戰塵恩澤及萬姓黎民……幣帛似微塵」，紅芍藥元曲選作「眼見得滅狼煙息戰氛早則是澤及黎民……幣帛降玄纁」；又有「過蒙君寵賜天恩」元曲選作「雖然是前言不忘是君恩」在這些異同中，元曲選的編者，很增加了些筆墨，大概可以看得出來。這再依照正音譜把元曲選和元明雜劇改作的程度加以考察，便可證明。

元曲選和元明雜劇重見的曲本共有十六種，其中正音譜也引用其曲文者，有下列十五隻：

〔梧桐雨〕第二折 叫聲 鮑老兒 古鮑老 紅芍藥

第四折 芙蓉花 伴讀書 蠻姑兒

〔兩世姻緣〕第二折 集賢賓 上京馬 金菊香

〔金錢記〕第一折 點絳脣 混江龍 油葫蘆 天下樂 那吒令 此隻元曲選有元明雜劇無

就這些曲文，把互見於三書中的異同加以檢閱，共計有十八處。其中元明雜劇與正音譜相合者有十五處，元曲選與正音譜相合者僅有三處。從這一點而推及其全部，那麼元曲

選改竄得比較厲害，是可以想見的。但這只是屬於字句方面的事，元明雜劇往往有把一整曲全然刪略的。例如前舉金錢記的那吒令，即其確證；其他與元曲選比較，也有可以推斷爲元明雜劇刪略者。例如酷寒亭第二折僅存四曲，缺少了元曲選所有的天淨沙調笑令、禿兒聖藥王、寒兒令、么篇六曲，而刪略得最厲害的一例，便是還牢末拿它和元曲選相比，則係將原劇的楔子和第一折的首段連成了第一折。此折中僅用仙呂賞花時一曲其楔子更無論矣以第一折爲第二折，合第二折及第三折爲第三折，此折前段用商調曲後段用雙調曲當然應分爲兩折第四折是一致的。而在第三折的雙調一套中，缺少了元曲選所有的沈醉東風、喬牌兒、落梅風、川撥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七曲。從體例來看，這些地方元明雜劇是不合理的。它故意把曲子省略了，是可以看得出來。這也許是俳優們爲出演時的方便而減少其曲吧。從這一點來看，那麼元明雜劇反劣於元曲選了。但這部書是湊集起來的，所以也不可一概而論。

我對於元人雜劇選還繫着一絲的希望。在這部書中，與元刊本及元曲選並存的雜劇，有陳搏高臥、范張雞黍、老生兒三種。從這幾種來比較，大概可以推定那一部近於元刊

本吧，但不幸還沒有得到這種方便，不過就我所見的元人雜劇選的六種照片，把那和元曲選重複着的連環記、玉壺春、漁樵記加以比較，兩者文字的出入，很是不少。其中確可推定爲元曲選改竄着的，卽是元人雜劇選的「王鼎臣風雪漁樵記」，元曲選題爲「朱太守風雪漁樵記」，像題目的不同似的，此劇的主人公，前者爲王鼎臣，後者爲朱買臣。而比這兩部書還遠在以前的周憲王的香囊怨雜劇（有宣德八年自序），第一折的曲辭中，多詠當時通行的雜劇名，那裏面可以找出「王鼎臣風雪漁樵記」的名稱。由此看來，則古本以王鼎臣爲主人公，是很明顯的，把他改成了朱買臣，我想或許是元曲選編者的小技吧。因此可以想像得到元人雜劇選具有誠實的好意，就是曲文，不也是一仍其舊的地方爲多麼？

作家

雜劇作家的事蹟，有許多連極簡單的也無從知道。元代末葉，鍾嗣成的錄鬼簿二卷，爲此類資料的根據，其中有幾個人，從他書中能夠知道得略爲詳細些。這都已經

收到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附錄元戲曲家小傳裏面了。關於作家的作風，明初寧獻王的太和正音譜首卷中，曾略評了八十餘人，題爲「古今羣英樂府格式」。所謂樂府，雖指小令套數（散曲）而言，但是他的批評兼取雜劇作者，大半及於雜劇家。不過那僅是關於雜劇曲辭的批評。錄鬼簿中把所列舉的雜劇作家，略據時代而區分爲：

- 一、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
- 二、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爲之作傳以淩波曲弔之。
- 三、已死才人不相知者。
- 四、方今才人相知者，紀其姓名行實并所編。
- 五、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

書中雖然是分成了這五部，但由其年代而言，則實分爲「前輩已死」、「方今已亡」、「方今」三部。所以王國維氏因此分爲蒙古時代、一統時代、至正時代三期。宋元戲曲史第九章我也因之而三分爲初期、中期、末期。大約初期是從元滅金之頃到元再滅南宋一統南北之略後。錄

鬼簿此期所列的作者中有六個人是北人而宦遊南方行省者，這就是也含有一統後的作者了。中期承接其後，從那時起，到編錄鬼簿時的至順元年之略前。末期是自此以後至明初洪武年間。

現在只取其作品還流傳着的作家，分之為三期，再分別地域列舉其略歷如左：
作品之目

錄閱第七
 七章

(一) 初期三十家

關漢卿 號已齋叟，大都今之北平人。現存雜劇十三種。(校者案：新發見者又得四種。詳第七章)

章) 金末以鄉試舉解元，嘗為太醫院尹。生至南北一統之後。太平樂府卷八關漢卿所作杭州景
之歌謠有「大元朝新附國亡宋家舊華夷」語由此推定

楊顯之 大都人，關漢卿之親友。現存二種。

王德信 字實甫，大都人。現存二種。(校者案：新得一種。)

張國賓貧酷 大都人。現存二種。為教坊之勾管，即樂工。太和正音譜云作張國賓乃訛傳

石子章 大都人。現存一種。

馬致遠 號東籬，大都人。現存七種。任江浙行省務官。

王仲文 大都人。現存一種。

紀君祥天祥 大都人。現存一種。與李壽卿鄭廷玉同時。

費唐臣 大都人。現存僅一折。（校者案：此劇現已得全本。）

趙明道明遠 大都人。現存僅一折。

白樸 字仁甫，號蘭谷，真定今之正定人。現存二種。（校者案：新得一種。）金正大三年生。

幼遭金末之亂，養於詩人元遺山。元一統南北後，徙居金陵，今之南京以詩酒優遊。

李文蔚 真定人。現存一種。（校者案：新得二種。）任江州路瑞昌縣尹。

尚仲賢 真定人。現存三種。任江浙行省務官。

戴善甫 真定人。現存一種。任江浙行省務官。（校者案：明鈔本錄鬼簿作戴善夫。）

李好古 保定人。現存一種。(校者案：明鈔本錄鬼簿作東平人。)

李進取 大名。現存僅一折。官醫大夫。(校者案：太和正音譜及明鈔本錄鬼簿均作李

取進。)

王伯成 涿州人。現存一種。

李直夫 本名蒲察李五。女真今之人，住於德興，今之涿鹿。現存一種。(以上今之河北

省)

鄭廷玉 彰德人。現存四種。(校者案：新得一種。)(河南省北境)

石君寶 平陽人。現存二種。

狄君厚 平陽人。現存一種。

李行道 絳州人。現存一種。(校者案：各本錄鬼簿均作李行甫，明鈔本又云：名潛夫。)

李壽卿 太原人。現存二種。任將仕郎，除縣丞。

吳昌齡 大同人。現存三種。(校者案：實存二種。)(以上山西省)

高文秀 東平人現存三種。府學學生。少卒。（校者案：新得二種。明鈔本錄鬼簿云：都下人

號小漢卿。

張壽卿 東平人。現存一種。任浙江省掾史。（校者案：明鈔本錄鬼簿作東都人。）

武漢臣 濟南人。現存一種。

岳伯川 濟南人。或云鎮江人。現存一種。

康進之 一云陳進之。棣州今之惠民人。現存一種。 （以上山東省）

孟漢卿 亳州人。（安徽省北境）

（二）中期八家

宮天挺 字大用。大名人。現存一種。鈞臺書院山長。卒於常州。（河北省）

喬吉 市吉 字夢符。號惺惺道人。太原人。現存三種。居杭州。至正五年卒。

鄭光祖 字德輝。平陽人。現存四種。（校者案：新得三種。）以杭州路下級官吏卒於杭

州。（以上山西省）

范康 字子安。杭州人。現存一種。（校者案：明鈔本錄鬼簿作范子英。）

金仁傑 字志甫。杭州人。現存一種。任建康崇寧務官。天曆二年卒。

鮑天祐 字吉甫。杭州人。現存僅一折。（校者案：實存二折，詳第七章末補遺。）以崑山下

級官吏終。（校者案：明鈔本錄鬼簿作錢吉甫。）

周文質 字仲彬。杭州人。現存僅二折。杭州下級官吏，卒於元統二年。

楊梓 海鹽人。現存三種。至元三十年為宣慰司，征伐爪哇有功，官至杭州路總管。

（以上浙江省）

（三）末期及明初二家

蕭德祥 號復齋。杭州人。現存一種。業醫。亦作南曲戲文。（校者案：明鈔本錄鬼簿云：名

天瑞。）

王擘 字日華。杭州人。現存一種。（校者案：明鈔本錄鬼簿作王日新。）

陸登善 字仲良。一姓陳。杭州人。現存一種。

秦簡夫 杭州人(?)。現存二種。(校者案:新得一種。明鈔本錄鬼簿云:元(大?)都人。)

朱凱 字士凱。或住杭州(?)。現存一種。(校者案:新得一種。)

羅本 字貫中。杭州人。現存一種。著有三國志演義等小說多種。(校者案:錄鬼簿續編云: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余為忘年交。)

朱經 字仲誼。杭州仁和人。現存僅一折。以元末進士至明。(校者案:錄鬼簿續編云:隴人,號觀夢道士,又西清居士。為浙江省考試官,僑居吳山之下,因而家焉。)

(?)李致遠 現存一種。年代未詳。正音譜與元人同列評之。姑附載於此。

王子一 現存一種。(以下並洪武年間人)

劉東生 越人。現存一種。(校者案:錄鬼簿續編云:名兌。)

谷子敬 現存一種。(校者案:錄鬼簿續編云:金陵人,樞密院椽史。)

賈仲名 現存三種。(校者案:新得一種。錄鬼簿續編云:山東人,後徙居蘭陵,因而家焉。)

楊文奎 現存一種。

(?) 楊景賢

現存一種。

正音譜所列明初作家有楊景賢清姚燮今樂考證著錄三定「景言」與「景賢」爲一人王國維曲錄卷二亦疑爲或是一人茲姑列於明初

(校者案)

錄鬼簿續編云：「楊景賢名暹，後改名訥，號汝齋，故元蒙古氏。因從姐夫楊鎮撫，人以

楊姓稱之，卒於金陵。」

這裏面，關漢卿、鄭光祖、白樸、馬致遠四個人，並稱爲代表的作家。元周德清中原音韻

自序中，把他們並稱着說，「其備則自關、鄭、白、馬一新製作。」明何良俊的論曲古學樂刊本也

表彰着這四大家。但是到了王驥德的曲律卷三非難沒有把王實甫放在裏面的不當。王世

貞的藝苑卮言附錄一增添王實甫、喬夢符、貫酸夫、張可久、宮大用，表彰了九家。清李調元的

雨村曲話卷上又以貫酸夫以下三人只工散曲爲理由，把他們除外，推稱關、鄭、白、馬、王、喬六

家。李調元的主張是妥當的，王實甫、喬夢符二家，比其他四大家決沒有遜色。雖然其中宮

大用也有優秀的雜劇，不能把他與貫酸夫、張可久那樣的散曲家同樣看待，不過不把他

算到代表作家中，是妥當些吧。然則關、白、馬、王代表初期，鄭、喬代表中期。而通覽現存的曲

本，且據錄鬼簿窺其大勢，則當以初期爲極盛的黃金時代；中期、末期隨時代而下，漸漸的

趨於衰微了。這固然或許是因為雜劇把新興的潑刺的元氣，慢慢的消失了的緣故，可是還有一點，作品產生的中心，中期以後轉移到南方的杭州，因此南方固有的戲文隨之改進，漸至牽制了雜劇的勢力，我以為這也不無原因吧。

作風

元代雜劇的結構，還沒有脫離幼稚境界。它所以能在文學史上大放光彩，乃

是因為其曲辭素樸自然，充滿生氣，而不以筆端之彫飾為事。據明呂天成曲品上卷之說，則

當時（萬曆年間）的戲曲，「本色派」和「當行派」對峙。本色派以曲詞之樸淡為旨，

當行派以藻繪為事。以是而觀元曲之作風，則本色固為主潮，但其間自亦有樸淡與藻

繪之別。不過當行派這個用語，並不切當。本來「當行本色」乃是宋人用於批評詩詞的

術語，例如滄浪詩話等。當行就是本色，決不是相反的。所以我現在試分為本色與文采二派。大約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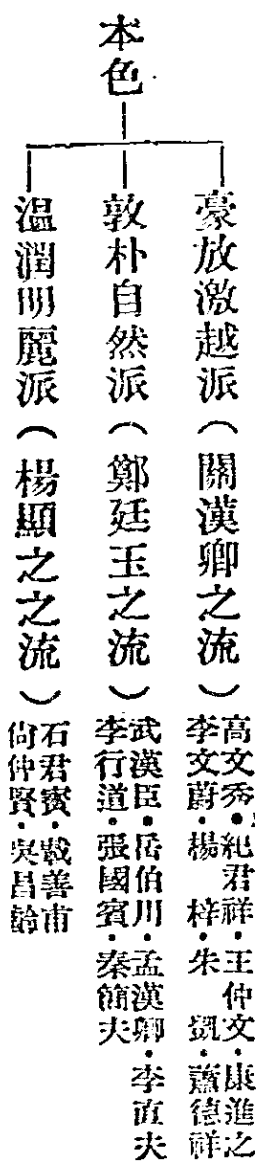
詞素樸多用口語者為本色派，曲詞藻麗比較的多用雅言者為文采派。定義如此。而概觀

此二派，則文采派僅致力於曲詞之藻繪，拙於劇之結構排場者為多；本色派寧致力於結

構排場，曲詞平實素樸者為多。雖然應以歌曲與排場兩全為理想，但是容易傾向到一方

而，那是自然的情勢。就前述之六大家而言，則只有關漢卿代表本色派，其他馬致遠、白仁甫、王實甫、鄭德輝、喬夢符，都應屬文采派。詞林的評論，每輕視本色派，這大概是因為此派重視曲詞，喜其典麗，而把劇之結構科白，看成了「第二義的」的緣故。雖也有太和正音譜那樣的批評，因專就曲詞而言，連對於關漢卿也不很喜歡，說道：「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蓋所以取者，初為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但如以舞臺藝術為重，則偏重曲調的品評，是不公平的。明王伯良說，他的朋友毛允遂每將元曲一種，分為關目、劇中、曲白、三要素，而試各定其自一等到十等的等級。三要素完備，還算可以的作品，十不得一。曲律卷四品曲者應當像這樣的周到纔是。

如果更仔細的觀察，則本色文采二派中，也自有種種的趣致。我把他試分為左之五種，而列舉其代表作家及屬之者如次：



文采

——綺麗纖穠派（王實甫之流）
白樸·張壽卿·鄧光組
喬吉·李好古

——清奇輕俊派（馬致遠之流）
李壽卿·石子章·宮天挺
范康·羅本

曲之最俚質而無修飾者為敦朴自然派；恰像用口語說話似的，極自然的作着曲詞，而在這種地方，具有妙味。豪放激越派是在質朴之中，具有豪爽之致，以氣力勝者。溫潤明麗派是以本色為主而兼有文采者，一面用着口語，一面做着美麗的曲文。綺麗纖穠派最富藻彩，在口語之中，比較的多雜雅言以為修飾。清奇輕俊派亦多雅言，而其修飾不那樣的惹人注目，乃是有清疎之感者。下面把現存的傑作，類別為此五派而列舉之：

（一）豪放激越派

關漢卿 寶娥冤、救風塵、拜月亭、金線池、單刀會、玉鏡臺、望江亭

高文秀 雙獻功 紀君祥 趙氏孤兒

王仲文 救孝子 康進之 李逵負荆

李文蔚 燕青博魚 楊 梓 豫讓吞炭

朱 凱

吳天塔

蕭德祥

殺狗勸夫

無名氏

凍蘇秦、賺蒯通

(二) 敦朴自然派

鄭廷玉

看錢奴、忍字記

武漢臣

老生兒

岳伯川

鐵拐李

孟漢卿

魔合羅

李直夫

虎頭牌

李行道

灰闌記

張國賓

汗衫記

秦簡夫

東堂老、趙禮讓肥

楊文奎

兒女團圓

無名氏

貨郎旦、盆兒鬼、馬陵道、鴛鴦破

(三) 溫潤明麗派

楊顯之

酷寒亭、瀟湘雨

石君寶

秋胡戲妻、曲江池

戴善甫

風光好

尚仲賢

柳毅傳書

吳昌齡

風花雪月

無名氏

抱妝匣、留鞋記、硃砂磨

(四) 綺麗纖穠派

王實甫

西廂記、麗春堂

白樸

梧桐雨、牆頭馬上

張壽卿

紅梨花

鄭光祖

倩女離魂、王粲登樓、儗梅香

喬吉

兩世姻緣、金錢記、揚州夢

李好古

張生煮海

賈仲名

金童玉女

無名氏

赤壁賦

(五) 清奇輕俊派

馬致遠

陳搏高臥、漢宮秋、任風子、岳陽樓、薦福碑、黃梁夢

李壽卿

伍員吹簫、度柳翠

石子章

竹塢聽琴

宮天挺

范張雞黍

范康

竹葉舟

羅本

風雲會

王子一

誤入桃源

谷子敬

城南柳

無名氏

連環計

第四章 初期之本色派

(一) 關漢卿

關漢卿為雜劇創始的中心作家，是本色派的第一流人物。他所作的雜劇，現在可得而知者，竟達六十三種之多，在作品數量豐富的一點上，也是元代第一。其中現存者如左：

題目之旁附着圈圈的
部分是劇名的簡稱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元曲選本

○旦本

○花旦雜劇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同上

○旦本

○花旦雜劇

杜藥娘智賞金線池

同上

○旦本

○花旦雜劇

(右三本妓女之事)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同上

○旦本

感天動地寶娥冤

同上

○旦本

錢大尹智勘緋衣夢 元人雜劇全集本 ○旦本 (右三本裁判之事)

閨怨佳人拜月亭 元刊本 ○旦本 ○閨怨雜劇

詐妮子調風月 同上 ○旦本 ○花旦雜劇 (右二本良家士女婚姻之事)

望江亭中秋切餽旦 元曲選本 ○旦本 (元曲選簡稱望江亭)

溫太真玉鏡臺 同上 ○末本 ○軟末泥雜劇

關張雙赴西蜀夢 元刊本 ○末本

關大王單刀會 同上 ○末本 (右二種三國故事)

關漢卿對於劇的結構，特別有卓絕的才能。雖然舞臺氣稍重，不自然的斧鑿痕隨處找得出來；但對幼稚時代的作品不能苛求；不，我以為反倒是把它做爲苦心孤詣的痕跡，而給他相當的評價來得好哩。至其曲詞，正音譜所說的「如瓊筵醉客」，是很透徹的批評。雖略有粗豪之點，而飄逸、磊落、風骨適上，舉譬來說，大有如讀李太白詩之感。推他爲本色派的第一家，是應當的吧。

在關漢卿的戲劇中，結構自然而巧妙，其題材也極好的，不能不首推竇娥冤。此劇爲元曲悲劇的第一傑作。在歐洲，百年以前便有了M. Basin的法文譯本；在日本，近年宮原民平也把他繙譯出來了。古典劇大系本此劇乃敘年輕的寡婦竇娥伏冤被刑，後來她的鬼魂向她的父親兩淮提刑蕭政廉訪使訴冤的故事。當她將在法場就刑時，便對天發下誓願，說是爲要證明她委實冤枉，身死之後，要在當時那三伏盛暑中降雪。等到剛剛把她斬了，果真立刻就像她說的那樣，下起雪來。這一折的確是一個好關目，所以現在京戲裏面也演着這個故事，題爲六月雪。不過那並不是直接從此劇改作的，明末袁于令把它改作成了長篇劇的金鎖記，是他們的媒介者。又元曲中鬼魂出現之場，常常看得見，但是像此劇這樣用意周到而技巧洗鍊的作法，卻很少有。事蹟之所本，雖然也許是民間實在的故事，但也可以認爲宛然是從漢書卷七十一于定國傳及搜神記卷十兩書所載的東海孝婦的傳說得到了暗示。竇娥被殺的時候，她的一腔熱血都飛到懸在旗鎗上的白練上，這意趣是出於搜神記的，漢書中沒有這件事其他也有類似的意趣。

其次，結構緻密手法最爲靈動的作品，便是救風塵。故事的情節是這樣與安秀實有了婚約的妓女宋引章，爲金錢所迷，嫁給了還不知道是一個壞人的周舍。經過了些日子，周舍漸露本性，虐待引章。引章的義姊趙盼兒，遂以計把她救出難中。像劇中那救出引章的一節，技巧最爲凝鍊。起初是盼兒以情挑周舍，及至周舍動情，引章假裝嫉妒。盼兒乃教唆周舍給引章休書，使他和引章離婚。這兩個妓女，於是乘機攜手同逃。路中盼兒向引章把休書要到手，看而敏捷的換成了一張假的。正在這時，周舍從後面追來了，說道：「休書上手模印五個指頭，那裏四個指頭的是休書？」引章展開一看，周舍就奪過去咬碎了。其實盼兒早有了防備，他並不着急說道：「原物在這裏呢！」像此劇這樣的使它虛實起伏，玩弄策略的手法，日本德川期的戲劇也喜歡用的，但在這古劇中能找得出來，對他的技巧就是加以稱贊，不是也應該麼？

其次，拜月亭一劇，骨子上雖是左右相稱式的結構，手法上卻巧妙的使之交錯，以破其單調。拜月亭是元刊本，賓白幾乎都被省略了，因此劇中的人物，也有不能知道的。幸而

由它改作成的戲文現在還存着，因此尚可參互得知。此劇是拉來了兩組佳人才子，敘寫他們各自達到結婚過程的。它的情節是這樣：蒙古侵金，京都人士避難之際，尙書王鎮的夫人和她的女兒瑞蘭逃跑，秀才蔣世隆和他的妹妹瑞蓮逃跑。途中母女兄妹失散，瑞蘭遇着世隆而同路走着，瑞蓮則與尙書夫人結伴同行。世隆路中生了病，停留在旅舍裏，瑞蘭看護着他。恰巧瑞蘭的父親偶然從這裏經過，見了瑞蘭，責其非禮，強迫她一齊歸家。既而瑞蘭與瑞蓮同居閨中，瑞蘭想念世隆而不能忘；有一天夜裏，她向新月拜禱，以求重圓。瑞蓮問瑞蘭的意中人是誰，纔知道原來就是她的哥哥。後來到底世隆和瑞蘭、世隆結拜的兄弟陀滿興福和瑞蓮，兩對新人的結婚禮在同時舉行了。此劇用種種奇遇的事，使之波瀾起伏。前後的照應，手段也很好，應該算是元劇傑作之一吧。如像拜月一折的曲文，字字本色，且亦優美，如果拿它和西廂記的拜月一折相比，那麼雖沒有西廂那樣的典麗，而其惻惻動人的深刻，則非西廂所能企及。這也還是本色和文采的分別吧。元末四大戲文之一的拜月亭傳奇，就是改作此劇的，曲辭也還往往蹈襲着。可惜的是這一本佳劇，科白

完備的曲本竟不傳了。

對於他的作品，還有可以注意的，即是富於滑稽趣味這件事。其最成功者爲玉鏡臺和切鱸旦。前一種是見於世說新語的晉溫嶠的玉鏡臺的故事。溫嶠的姑母託溫嶠給她的女兒選擇佳婿，他卻行騙而自己娶得了。在最後一折，演出了一場文雅滑稽的「水墨宴」，使人捧腹大笑。後一種若就全體說，雖然不是很成功的作品，但如第三折寡婦譚記兒妝扮成賣魚的，欺騙對她想念着的楊衙內的那一場，恰與日本的「狂言」同趣，而技巧卻更爲進步洗鍊。

足以窺見關漢卿那豪爽的一面的作品，是單刀會。此劇的第三折和第四折，現在崑曲裏面也還演唱着，訓子、單刀二折即是。元曲在現在還被唱着的，沒有多少，因此在這意味上，我們首先對於此劇感覺得親切；何況其事蹟勇壯，其曲詞勁健，真有使懦夫興起之概呢。可惜此曲存於元刊本中，因此科白不備；現在歌場上通行的兩折，改竄得極厲害。故於窺其全豹，不無遺憾。（校者案：脈望館鈔本科白俱全，讀之已很暢順。）然而用想像去補充

着讀下去，那麼各折結構上的配置，也很好。此劇情節是這樣：吳國孫權因為蜀國劉備借去荊州地方，不肯交還，特命魯肅設法收復。魯肅定了一計，即先設宴請駐守荊州的關羽，向他責問，如果他不肯交還，便把他暗殺。關羽一面知道了這情形，一面又單刀赴會，威壓魯肅，悠悠然再返荊州。此劇的排場法，大約如下：第一折是喬國老對吳王敘說關羽之為人，諫其無謀強索荊州；第二折是一個隱者對吳國的一個臣下論其事之難成。前場在王宮，後場在江湖，其對照很好，並且把關羽的威風，也十分的稱揚了。第三折是關羽猛然對其子表示決意赴會；第四折便是赴會。全劇越往後排場越緊張，到了最高潮時，便忽然收束，實在是精神爽快。大概元曲第三折是最高潮，第四折是後面的收場，這已成了慣例，所以臧晉叔也說，「一時名士雖馬致遠、喬夢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彊弩之末矣。」元曲選序但像此劇卻可以說到第四折而強弩發機者。這種作法，是關漢卿常喜歡用的，像救風塵、玉鏡臺，也是第四折成了最高潮。

其他作品，調風月、金線池是從早就著名的。前者寫侍婢燕燕的戀愛，後者寫妓女杜

藥娘的戀愛，都很有趣味。他的作品雖多，方面雖廣，而往往是不可或缺的，真是元曲第一通人了。據說他常「躬踐排場，面傅粉墨，以爲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元曲選 卷首這大概也許不是謊話吧。

(二) 楊顯之

楊顯之是關漢卿的莫逆之友，凡是作品完成了，便互相觀看。或許因此他對於結構也加了深深的注意。然若與關漢卿相比，則近於自然，少斧鑿痕。在結構這一點上，我是特別的推稱這兩家。曲詞的作風，比漢卿稍異其趣，於本色之中，寓有典麗，而氣力則似不及漢卿。正音譜以「瑤臺夜月」評之。他的作品八種中，今存者僅二種，但都是元曲的傑作。

鄭孔目風雪酷寒亭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末本

臨江驛瀟湘秋夜雨 元曲選本 ○日本

酷寒亭的情節是這樣：宋彬打死平人，罪當至死，孔目鄭嵩把他從死刑中救出來，送

配到沙門島，又因妓女蕭娥想要廢業，改嫁良人鄭嵩也給她幫忙。鄭嵩很愛蕭娥，於是兩人發生關係。他的本妻蕭縣君，生氣而死，死後他便收留蕭娥為妻。蕭娥虐待前妻的兒女，又與高成通姦，鄭嵩怒殺淫婦，因此獲罪迭配沙門島。充當護送的解子，就是姦夫高成。途中剛走到酷寒亭，當初受他幫助的宋彬就聽說此事，前來救他。事件雖是水滸傳式的，不很新奇，但因針線繇密，在結構上並不白費氣力。又因最高潮放在第四折酷寒亭那一場，所以直到最後並不鬆懈。而妓女的兇惡，也表現得有效。又此劇似乎是特別膾炙人口，元石君寶曲江池雜劇第三折有「又不曾虧負了蕭娘的性命，雖同姓儂又不同名。儂本是鄭元和，也上酷寒亭」十二月 堯民歌（所謂蕭娘，即指鄭嵩的前妻）又元無名氏的貨郎旦雜劇第一折也有「那其間便是儂鄭孔目風流結果，只落得酷寒亭，剛留下一箇蕭娥」踏

枝
秦簡夫的東堂老雜劇第二折的曲文中勸戒放蕩兒說道，「勿勿勿少不得風雪酷寒亭」三

無論那一處，都是當做一個典故使用着。不消說這些話也說不定有明人添寫的

瀟湘雨的梗概如此：前往江州歇馬的張商英（字天覺）帶着女兒翠鸞同行，途中

渡淮河的時候，風浪陡作，將船掀翻。翠鸞和父親離散，爲漁翁所救，和漁翁的姪兒崔通結了婚。崔通上朝應舉及第，又和試官的小姐重婚，一齊赴任。後來翠鸞尋着崔通，崔通就毫無情義的責打她，仗着威勢把她送配沙門島，途中翠鸞在臨江驛又和她的父親相遇，再得團聚云。張天覺是北宋的名臣，劇中姓名大概是借用的，但是在院本名目中，也有題爲張天覺的，恐怕和這有點什麼關係，也未可知。酷寒亭因爲稍微有點繁雜，不無混亂之憾，而瀟湘雨卻全盤統一，所以我寧取此劇。在第三折披枷帶鎖的翠鸞，一面爲秋雨所苦，一面被解子押着走，途中的曲詞，確是絕唱，真個是「雨淋淋寫出瀟湘景」了。作者把行路的事，一直延長到第四折，使向臨江驛進行，手法特別高明。元曲中秋雨的描寫，此劇和白仁甫梧桐雨的第四折，大概可以稱爲雙璧。但是彼此的情趣正相反：梧桐雨是宮殿的雨，是在染着銅綠色的梧桐樹上，用銀線去畫的；瀟湘雨是荒野的雨，是用水墨輕描淡寫的。其辭雖亦有文采與本色的分別，而其價值卻應在伯仲之間。把此劇列舉爲元劇中傑作之一，或許沒有異議吧。但其收場煩瑣，是失敗了。

(三) 鄭廷玉張國賓武漢臣之悲歡離合劇(附)楊文奎之兒女團圓

看錢奴買冤家債主 元刊本 元曲選本 ○末本 ○神佛雜劇(鄭廷玉作)

相國寺公孫汗衫記 同上 同上 ○末本 (張國賓作)

這兩種，是以雜劇十二科中所謂「悲歡離合」為着眼點的名作。看錢奴有 *of Justice*

的法譯本及譯者未詳的英譯本，汗衫記有 *M. Bando* 的法譯本，都是早已就介紹到歐

洲的戲劇了。鄭廷玉現存的戲劇，此外還有忍字記宗教劇後庭花裁判劇皆元曲選本疎者下船史劇元刊本元曲選

本三種，雖然曲詞質實，缺乏精彩，但其結構卻很巧妙。看錢奴是最好的作品，內容大略如

此：貧民賈弘義(元曲選中作賈仁)到東嶽廟禱告神靈，祈求賜福，說話之間便睡倒了。

夢中見有神靈出現，向他說道：「今有曹州周家莊上，他家所積陰功三輩。我如今將那家

福力，權且借與你二十年，待到二十年後，你兩隻手兒，交付還他那本主。」弘義睡醒之後，

到周家莊上作工，那裏有個周榮祖，當他上京應舉的時候，把祖財暗暗的埋在牆下；弘義

便得到了那些東西，立刻就暴富起來，但他雖做了財主，卻是一個滑稽的守錢奴。榮祖自應舉去後，並未及第，還鄉後連祖遺家財都被入盜去，衣食異常艱難，後來就把自己的一個兒子賣了，恰巧正賣到賈弘義家中。二十年之後，弘義老死，榮祖那被賣的兒子，便掌管了他的財產。由一個奇異的機緣，和他那生身的父母，重又相會。一家人同到東嶽廟回香去。這些波瀾，都是神弄出來的，結果又像神所說的那樣，仍歸於本。所以完全是出於運命之神的惡作劇的矛盾喜劇。而第一、第三和第四折，舞臺上都用着東嶽廟，作者的意思，是企圖描寫運命支配者——神的力量很是明顯。元曲中這樣的類型不多，所以是極別致的傑作。結構也緊密，悲喜的調合也做得不錯。第二折周榮祖夫婦爲窮所迫，在大風大雪中出賣兒子的那一場，寫得特別好。

張國賓是一個有文才的俳優，他只是技藝的專門家，對於結構很用意，而其曲詞則平實無味。汗衫記大略是這樣：張孝友的妻李玉娥，妊娠了十八個月還不生產。有一個賊漢陳虎，便調唆孝友玉娥和他三個人一齊到徐州東嶽廟祈求分娩，孝友和父母分別的

時候，孝友的父親叫他把汗衫兒從脊縫兒拆開，留下一半，做爲紀念，把另外一半給他們帶着前往。路上陳虎把孝友推到黃河裏，劫奪玉娥而去。玉娥不久生了一個男孩，陳虎把他做爲自己的兒子，給他起名叫陳豹。孝友離家的那天，家中起了大火，房舍燒得淨光，他的父母，只得沿街叫化。後來經過了十八年，陳豹成人，中了武狀元，請相國寺代他捨貧散齋，他的祖父母也討着飯走來了。他們因見陳豹的面貌酷似孝友，拿出那各攜一半的汗衫一比，知道原來是他們的孫子。而當了和尚的孝友，這時也得奇遇。於是一家骨肉，都重得團圓了。此事奇則奇矣，但情節的轉變，有的地方不合理。並且因爲太繁複，所以排場極其冗雜。說他是傑作，便難以承認。不過因爲它是著名的作品，所以在這裏加以介紹。國賓的作品，此外還有薛仁貴雜劇，結構整潔，並且變化不少，大概比汗衫記作得好吧。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元刊本 元曲選本

○末本（武漢臣作）

翠紅鄉兒女兩團圓

元曲選本

（元末明初之作）

○末本（楊文奎作）

老生兒有 J. F. Davis 的英譯本及法語重譯本，近年宮原民平氏的日譯本也出

版了。情節大略是這樣：好作善事的富商劉禹，元曲選作劉從善不幸到六十歲還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引璋，元曲選作引張已經嫁了人。後來劉禹的妾小梅懷了孕，女婿心想如果生個男孩，許多家私都要爲他所有，很是嫉妒，他和引璋商量，結果把小梅隱藏到別處去。劉禹的兄弟有一個遺子叫劉端，是個窮秀才，譯者按元曲選作小名引孫云爲貧窮的讀書人。劉禹對他很好，但妻女等人卻都恨他，劉禹因此也就不能叫他在家裏住。小梅好不容易懷孕，忽然失蹤，劉禹異常悲哀。以爲像這樣的得不到兒子，都是因爲自己一生做買賣多有虧心差錯處，於是回心懺罪，拿出許多錢鈔，在開元寺大行布施。這時他的姪子劉端也和許多窮人一齊來領錢，劉禹的女婿，狠狠的把他凌辱了一頓，劉禹的心裏卻有些心思，暗暗的告訴劉端說，「你勤勤的拜掃墳墓，不久便可以做一個大大的財主。」後來到了清明節，劉端很早很早就去上墳，劉禹夫婦這時也往墳頭祭掃，他們看到劉端上墳，劉禹便對妻表示他們死了之後，給他們守墓的人，只有劉端，女兒畢竟是別姓的人。妻也省悟此理，遂使劉端管理家產，反而對於女兒和女婿疏遠了。女兒和女婿悔悟前非，便把隱藏起來的小梅和她那三歲的男孩一

齊領來。劉禹意外的高興，便把家產分爲三分，給了他的兒子、女兒和姪兒。沒有後嗣的富翁的悲哀，這如果用日本人的頭腦想去，雖然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但是從中國人的思想風俗來看，卻是重大的事；其悲喜的心情，也不在看錢奴的主人公以下吧。取材這類問題的戲曲，時常看得見。大概定例是上天賜給一個兒子，做爲善行的報應，卽是寓有勸善的意思。明初沈受先的戲文三元記六十種曲楊文奎的雜劇兒女團圓元曲選本是其顯著者；而兒女團圓我們更可以認爲大半以老生兒做粉本。所以爲便於比較起見，把它附述於此。

兒女團圓比老生兒結構複雜。老生兒是敍一個家庭的波瀾，兒女團圓是使兩個家庭交錯起來。它的情節如此：豪農韓義年老無子，娶妾春梅，竟懷了孕。韓義的寡嫂和他住在隔壁，心想韓義如果沒有兒子，他那遺產便都是自己兩個兒子的，於是暗中調唆韓義的正妻，使她把春梅趕出去了。鄰村有一個俞循禮，某日到城中索錢，留在家中的妻，生了一個女孩，這使丈夫異常失望，她也很發愁。這時春梅在該村附近乞食，忽然在路上分娩，生了個男孩，俞循禮的妻弟王獸醫他便要了春梅的男孩，送給他的姐姐，自己撫養着姐姐。

的女孩。過了十三年，王獸醫和姐夫不和，他生了氣，到韓義家中把以往的真象都暴露了，設計迎回春梅所生的男孩給韓義。最後又使韓愈兩家和睦，把自己撫養着的姐姐的女兒嫁給韓義的兒子。此劇寫農村人情風俗，極其曲折波瀾。事雖造作，然連絡做得很好，一點兒也不覺得不自然；場面始終保持緊張，結構的巧妙，更凌駕老生兒。此劇雖說以老生兒爲粉本，卻可以推稱爲青出於藍的傑作。

(四) 高文秀康進之李文蔚之水滸劇

黑旋風雙獸功

元曲選本

○末本

○綠林雜劇(高文秀作)

梁山泊李逵負荆

同上

○末本

○綠林雜劇(康進之作)

同樂院燕青博魚

同上

○末本

○綠林雜劇(李文蔚作)

這三種都是描寫水滸寨的義賊的。元曲中以水滸寨的好漢爲題材的作品雖有很多，而高文秀卻好像特別的用力於此。錄鬼簿所著錄的他的作品，其中關於黑旋風者，就

有八種。他的現存作品，除上述者外，還有薛范叔、元曲選本趙元遇上皇、元刊本兩種、康進之、李文蔚的作品，除上列者外便沒有了。元人綠林雜劇、水滸故事以外，幾乎看不到別的；而於水滸劇中，黑旋風李逵的事，更占其大半。試就錄鬼簿、正音譜等檢其明初以前的水滸戲目，就有二十種上下，其中李逵十一種，燕青二種，武松二種……李逵是一個面色特別黑的男子，因此有黑旋風的綽號。他的性格是剛毅性急而善良的，頗有滑稽味，以一個可愛的人而被描寫着。在小說水滸傳中只描寫着他那粗暴的一面因為這樣的性格，使作者想到是個喜劇的好題目，所以他便成為雜劇之寵兒了吧。現存的水滸戲，除上述者外，還有李致遠的還牢末，元曲選本元明雜劇本無名氏的爭報恩，但前列三種，尤其傑出。

雙獻功的劇情是這樣：李逵受了梁山泊首領宋江的命令，護送孫榮夫婦往泰山神州燒香。到了廟前一個火爐店，孫榮把妻安置在店中休息，就和李逵到外面占房子去。孫榮的妻和情夫白衙內，預先互通聲氣，乘機私奔。孫榮回來向衙門裏告狀，而白衙內竟借坐衙門，假充審判官，把孫榮違法下在死囚牢裏。李逵以計欺騙獄卒，救出孫榮。又趁着白

衙內和姦婦喫酒，把他們殺死，帶着兩顆頭回梁山泊向宋江獻功。此劇情節雖然單純，但是把李逵這人物寫得活躍而有滑稽味，是精神爽快的作品。第一折李逵出任護衛之場，第三折李逵籠絡獄卒之場，曲白都很靈動；曲詞也豪放磊落，與內容很調和。李逵負荆是寫宋剛、魯智恩兩個賊漢，一齊到杏花莊的酒家王林那裏喫酒，假託是梁山泊的宋江魯智深，把王林的女兒滿堂嬌掠奪而去。恰巧李逵也到王林家裏買酒喫，聽說此事，對於首領這種不法的行爲，很是生氣，便回到梁山泊詰罵宋江，亂鬧起來。後來宋江到杏花莊酒家查明真像，於是李逵自己負荆向宋江謝罪，又把兩個賊漢斬首獻功云。這件事和小說水滸傳第七十三回百二十回本梁山泊雙獻頭的故事相同。水滸傳的成書還不如此劇早，此劇中所表現的李逵的性格，雖不像雙獻功那麼滑稽，但是結構曲詞都不劣於前者，是有趣味的作品。二劇皆以正末扮李逵，但在近代劇中，卻以淨充之。例如京戲青風寨後者好像是合於性格，但須知元曲例無以淨主演者，所以兩劇纔以正末扮演。

燕青博魚是敘燕青發現了他的結義弟兄燕和的妻王臘梅和楊衙內通姦，燕青、燕

和兩人反都被楊衙內下到獄中，後來又破獄而歸梁山泊的故事。因為第二折有一場是寫燕青挑着鮮魚，又博又賣，燕和以賭博贏了魚，所以便題爲博魚。這是用叫做跌成的一種博戲，如以風俗志的見地來看則此劇爲有趣味的資料，是一文錢擲六枚或八枚而取詰的遊戲，揚州畫舫錄卷十六引此戲曲爲說明。此劇結構雖比前二種枝葉蔓延稍多，脈絡殊欠連貫，不無遺憾；但曲詞並不平凡，具有特別的味兒。以上三種，如果從它的題材來說，那麼都是綠林雜劇；如果從它的行事來說，便可算是脫膊雜劇了吧。

(五) 李行道王仲文孟漢卿之斷獄劇

包待制智勘灰闌記

元曲選本

○旦本（李行道作）

救孝子烈母不認尸

同上

○旦本（王仲文作）

張鼎智勘魔合羅

元刊本 元曲選本

○末本（孟漢卿作）

這裏舉此三種，做爲斷獄劇的代表作。作者三人，在上列作品外，都沒有現存的戲曲了。元曲斷獄劇之現存者，計有十五種，而其裁判官限於下列三人。茲將判官與曲目列舉

如左：

包拯 || 蝴蝶夢、魯齋郎、關漢卿作後庭花、鄭廷玉作生金閣、武漢臣作灰闌記、李行道作留鞋記、合同文

字神奴兒、盆兒鬼、陳州糴米六種無名氏

王儵 || 救孝子王仲文作殺狗勸夫蕭德詳作

張鼎 || 魔合羅孟漢卿作勘頭巾陸登善作

包拯字希仁，因為他在宋仁宗朝做過龍圖閣待制，所以劇中稱包龍圖、包待制。他斷

案如神，在民間曾有像日本大岡越前守那樣的聲譽。王儵字儵然，是金熙宗朝的進士，做

過大興府府尹等官，劇中以字呼之。張鼎未詳，在劇中為河南府的都孔目。

灰闌記有 *Grün* 的法譯本，據說也有德譯本。劇情是這樣：鄭州富人馬均卿的

妻，和小吏趙某通姦，把均卿毒死，而將罪加到其妾張海棠身上；並且她想獨占遺產，竟奪

海棠所生的幼兒，硬說是自己養的，預先賄賂鄰人和產婆，使他們做假見證，向衙門裏控

告海棠。姦夫趙某，又以州之小吏，做種種的私弊，陷海棠於罪，押送開封府。後來府尹包待

制覆勘此案，在地上用石灰畫了一個欄，使幼兒站在欄內，令妻妾自左右拽幼兒，以能拽出灰欄外者爲勝訴。海棠恐怕損傷了幼兒的身體，不敢用力去拽，試驗兩次，都失敗了。於是包待制看破真像，把幼兒和財產都給付海棠，而將姦夫淫婦處死云。大概因爲這種裁判法，在西洋瑣羅門舊話中也曾有過，所以歐洲人對此劇特別感覺興味，於是便產生了譯本吧。其事蹟固爲斷獄劇有趣的題材，結構也做得很緻密，但其曲詞平實無味，不足動人。如像第三折海棠在大雪中被押送開封府的那一場，把它和瀟湘雨的雨中解送翠鸞之場加以比較，覺得很有遜色。不消說，此劇的正念場是第四折的法場，而第三折很不足取。

救孝子的情節如此：農村青年楊謝祖，當他哥哥興祖不在家的時候，奉母親的命令，送嫂嫂春香歸寧。送到林浪嘴邊，他便轉了回來。這時恰巧有個賊漢養盧醫拐來一個女子，死在林中，他便把春香的衣服剝下來給死屍穿上，強劫春香而去。謝祖因此蒙殺嫂的冤罪，被下於獄，他的母親雖然到法庭上竭力聲辯死屍不是春香，但並無效力，終於判決

謝祖有罪。後來大興府尹王儵然到此審囚刷卷，重問此案。正在無法下斷的時候，謝祖的哥哥與祖已在省親的途中和春香奇遇，把那強劫春香的養盧醫也捉住，一齊來到法庭。謝祖的冤罪，因此大白。此劇斷獄的意匠是平凡的，不能與灰闌記相比。但母親在劇中做成了非常賢良的夫人，描寫這一點，是作者的目的，只不過借了斷獄的形式而已。母親始終以正旦主演，她在檢驗屍體時及出席法庭時，正像站在律師的地位，極力主張屍體並非春香；例如她為次男此為妾之子長男乃彼之子聲辯裁判不當的曲詞，是非常痛快的。可以十足看出作者的力量來。若以筆力之優劣而論，則灰闌記到底不是救孝子之敵。

魔合羅劇的所謂「魔合羅」本來是印度的神，在佛典中音譯為「摩曠羅」俗亦寫作「磨喝樂」。宋元間七夕乞巧時所祭的偶像即此。在宮中或貴族家庭所用的，是力求精彩華美；而民間所用的則為泥塑的土偶。東京夢華錄卷八武林舊事卷三夢梁錄卷四此劇的情節，大略是這樣：河南府的絨線商李得昌，人名全依元刊本到南昌去經商，回來走近河南府，忽然遇着大雨；他停在城外的一座古廟裏避雨，當時竟得了急病。恰巧有一個賣魔合羅的，名叫高山，也到這裏

避雨，得昌因此便託他把臥病古廟的情形告訴住在家裏的妻劉玉娘。這樣一來，得昌的從弟生藥商李文鐸，就先拿着毒藥走到城外給得昌喫下去。等到玉娘趕到廟中把得昌接回家，便七竅迸流鮮血，驀然氣絕而死。玉娘因此被判有罪，蒙冤下獄。後來都孔目張鼎，知道她的冤枉，稟明府尹，自己又重行審問，他首先把嫌疑犯賣魔合羅的高山召來，從他嘴裏得到端緒，到底將真犯人審出來了。此劇用魔合羅做事件的關鍵，場面轉換，遂生趣味。結構也工緻，始終不弛。曲詞則才氣煥發，尤其像第一折雨中的敘景敘事，可稱絕妙，決不在瀟湘雨以下。第四折敘張鼎問案時的苦心，那曲詞也是描寫細膩而有趣味的。確是斷獄劇中出色的作品。

其他屬於此期的斷獄劇，如關漢卿的蝴蝶夢，其審判法是以神祕見趣。不過它的主眼雖在表彰賢母，足與救孝子相顏顏，但我卻寧取救孝子那理智的母親。鄭廷玉的後庭花和武漢臣的生金閣，都有被殺的幽靈出現，這意匠是同出一轍。前者因為強使事件曲折，無意義的演出殺人投井兩件事，所以結構便散漫起來。後者結構比較整潔，但雖為末

本，而第二折卻破常例用正旦唱，可是這又不僅毫不發生效力，反倒把事件的發展弄鬆懈了，所以這種作品，我也不取。

(六) 吳昌齡戴善甫石君寶之風情劇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 元曲選本 ○旦本

(吳昌齡作)

陶學士醉寫風光好 同上 ○旦本 ○花旦雜劇(戴善甫作)

李亞仙詩酒曲江池 同上 ○旦本 ○花旦雜劇(石君寶作)

魯大夫秋胡戲妻 同上 ○旦本 (同上)

吳昌齡的風花雪月，元曲選中略在錄鬼簿中題為張天師夜祭辰鉤月，在正音譜中略

稱辰鉤月。王國維認為兩者是同一部書。曲錄卷二最近任訥曾以元曲選本沒有祭辰鉤月的

情節，疑為應係兩書。曲錄初補但是我以為王氏的斷定是正確的。所謂辰鉤月便是指月蝕，現

在就元曲選本來看，則關於月蝕的傳說，做着此劇的骨子，在第三折所演張天師設壇場

以術降諸神的事，這就是題爲張天師夜祭辰鉤月的原因。並且在明周憲王的雜劇中，我們可以認爲是改作吳昌齡此劇的張天師明斷辰鉤月，現在還存在。拿它和元曲選此劇相比較，則故事的骨子是一樣的，而外題亦仍然蹈襲着見於錄鬼簿的名稱，不過僅改易二字而已。以此做爲旁證，加以思索，對於兩者同爲一書，也就不容置疑了。此劇的梗概是這樣：青年陳世英，當八月十五日中秋節的晚上，在書房裏彈琴。這時恰巧月中桂花仙子（女仙）被羅睺計都二星纏住，很是窘迫（意指月蝕）多虧世英一曲瑤琴，感動婁宿（星）救了月宮的災難，因此桂花仙子在那天夜裏，就伴着封姨（風之女神）和桃花仙下界，到陳世英的書齋謝恩；酌酒交歡，約定明年此月此夜再來相見，便回月宮。從此世英因思念桂花仙子而染相思病，到第二年的中秋節，桂花仙子又不見來，世英幾乎悶絕欲死。道士張天師知道他爲花月之妖攪纏成病，乃設祭壇以術招致風花雪月諸仙，一一審問，得知桂花仙子犯了思凡的罪，後更移牒長眉仙，請他親行判斷。此劇創作的動機，主要者有三件：（一）關於花精及風之女神，是本於唐人博異記所載崔元微月夜遇美女

楊氏李氏等花精及封十八姨的故事；(二)桂花仙子和陳世英的事，據周憲王辰鉤月雜劇「說道嫦娥思凡來，立名做辰鉤月」第四折正且之白的話來想，那麼好像是本於月蝕是因嫦娥思凡所致的俗說；(三)張天師裁判風花雪月諸神的意趣，是寓有裁判戀愛的意思，「風花雪月」乃指戀愛而說的。此劇為上列諸風情劇中放一異彩的作品，結構曲白，都應當列於還過得去的作品裏面。清梁廷相激賞它說，「雅馴之中，饒有韻致。吐屬亦清和婉約，帶白能使上下串連，一無滲漏。布局排場，更能濃淡疎密，相間而出。元人雜劇中最為全璧，洵不多觀也。」曲話卷三這話即使稍嫌過獎，但也確應列為傑作之一吧。

戴善甫的作品，現存者只有風光好一種。它的梗概如此：宋初翰林院學士陶穀出使南唐，在館驛中停留時，南唐丞相宋齊丘，使名妓秦弱蘭伏侍宴席；陶穀當時以自己的任務為重，為保持體面起見，不能不拒絕和她接近。後來宋齊丘更設一計，使弱蘭裝扮得像是驛吏的寡婦，月夜在庭中燒香，狐媚陶穀；陶穀立刻為她的姿色所動，約定將來娶她為妻，並且在她的汗巾上題了一首風光好詞，留做紀念。既而發覺自己陷到宋齊丘的圈套

中，而因為這種過失，自己又不能再回宋朝，只得往依杭州故友錢俶。後來宋滅南唐，弱蘭避難杭州，由錢俶中間周旋，遂與陶穀結為夫婦。此劇情節是單純的。陶穀表面假裝頑固，不肯接近女色，而裏面也還是風流才子那一流人物。弱蘭一氣逼來，對陶穀取着攻勢，直到末段把這情形反撥過來，在最後的一瞬間，婚姻的成立，迅速的辦好了。全劇排場一點也不鬆懈，這是作者手段的高邁處；其妙味乃在描繪骨格，落筆粗重，不弄小巧。曲詞也清楚，精神爽快。主人公陶穀，是實有的人物，在宋史中有傳。他那出使南唐的事，也是史實，與弱蘭的戀愛，則係用見於宋鄭文寶南唐近事中風光好詞的逸話。

石君寶的曲江池，是本於稱爲唐白行簡著的李娃傳小說。太平廣記卷四八四唐人說蒼龍成認書而做成的。

它的情節如此：爲應科舉赴京的鄭元和，因狎昵妓女李亞仙而墮落了，終於狼狽得給人家送殯唱挽歌討飯喫。這時李亞仙又把他從苦難中拯救出來，勸他苦志讀書，到底應試及第，得官而成美滿夫妻。其事雖足豔稱千古，但因此劇結構平凡，很好的題材，而不能把它好好的活用，實爲憾事。當時採用同一題材的雜劇，還有高文秀的鄭元和風雪打瓦罐，

不過現已不傳了。明宣德年間周憲王的雜劇中有李亞仙花酒曲江池，雜劇十段錦本卷摩他室曲讀本。結構也比元曲為佳。及至明薛近袞的繡襦記傳奇出世，大概可以說是集李娃劇之大成了。石君寶的作品，現存者還有秋胡戲妻，元曲選本。這是敷演劉向列女傳中著名的故事的。秋胡在新婚後第二天，被徵從軍，十年不曾回來。這期間，他的妻梅英不辭勞苦，孝養婆母。有一天，梅英正在桑園採桑，秋胡榮歸還鄉，走到桑園，為她的姿色所動，不知她是自己的妻，無禮的將她調戲，結果是遭了拒絕。等到回家一看，知道方纔那女子，原來是自己的妻，因此非常慚愧。此劇事蹟很有趣，在唐代已經就有用。這個故事做成的類似通俗小說的東西，存於往歲墩煌發現的古寫本中。狩野直喜先生著支那俗文學研究材料（支那學文叢）。此劇的結構，雖亦平凡，但比曲江池為緊張，第三第四兩折，最為有趣。曲江池和此劇的曲辭，都極有味。在本色之中，往往可以看到俊語，決非凡手所能辦。曲江池中關於花街柳巷的話，秋胡戲妻中關於農家的話，在曲辭中都巧妙的交織進去，各能靈巧的表現出他們的情趣來。

(七) 紀君祥 李直夫 岳伯川

冤報冤趙氏孤兒[◎] 元刊本 元曲選本 ○末本（紀君祥作）

在這裏，舉出趙氏孤兒來，當做史劇的傑作。它是從早就盛傳於歐洲的戲劇了。有

P. de Prémare 的法譯本，又有英語重譯本，法國文豪 Voltaire 的翻案本，後來還有

Julien 的法譯本。紀君祥 的作品，現在只存着這一種。此劇的故事，似以漢劉向的新序

節士 及說苑^{復恩篇} 中記得最爲詳細，在世上很有名。據此劇所敘，則是這樣：晉靈公的武臣

屠岸賈，和文臣趙盾不和，又嫉妒趙盾的兒子趙朔爲靈公駙馬，於是便向靈公進讒言，先

後把趙盾父子誅滅，並且還尋求趙朔的遺腹子，想要滅絕他的後代。那時有一個醫生程

嬰，曾受過趙盾的恩惠，當那趙氏孤兒剛剛降生後，他便把孤兒放到藥箱中，冒險逃走，投

奔義士公孫杵臼，商議辦法。結果決定程嬰先把自己的兒子交給杵臼，詐稱爲趙氏孤兒，

然後自己再到屠岸賈那裏，密告杵臼藏着趙氏孤兒，引導屠岸賈到杵臼家中，使他把自己

的兒子找出來殺死，做爲替身，而把趙氏孤兒像自己的親生子一樣的養育起來。從此

以後，屠岸賈很信任程嬰，拿他當做心腹人，把趙氏孤兒認做自己的義子，給他起名叫屠成，教他種種武藝。孤兒到了二十歲，程嬰把從他祖父趙盾以來的事情，畫成了一幅手卷，拿給他看，勸他復仇。孤兒異常悲憤，決意殺賊。元刊本把以上的事情分爲四折，到這裏告終，元曲選本則更增添第五折，表演復仇的事。元刊本因爲只有曲詞，科白一概省略，所以也就不能知其詳細，我想也許在第四折的末尾，只用科白簡單的演着復仇的那一場吧。元曲選本增加了第五折，這完全是蛇足。此劇其事既佳，而結構亦緊密不懈，曲詞遒勁，又能適合其內容，總該把它列爲傑作之一。像第三折程嬰用親生子做替身的那一場，淒惻動人，與日本菅原傳授手習鑑兒童私塾之場同趣。間或還有流傳的元末（？）無名氏所作趙氏孤兒記明萬曆間富春堂刊（校者案今又有世界文庫校本）長篇戲文，和明徐叔回的戲文八義記六十種曲本也是用這件事做成的。

便宜行事虎頭牌 元曲選本 ○末本（李直夫作）

事件的時代爲金，場所爲女真，情節如此：任金牌上千戶之職的山壽馬，以功陞進天

下兵馬大元帥，因此把那世襲金牌上千戶之職給了他的叔父銀住馬。銀住馬非常喜歡喝酒，在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因貪酒失了鎮守的夾山口子，致使敵人越境擄掠了許多人，口牛羊馬匹。山壽馬按軍法嚴懲他的叔父，決意要把他斬首；後來因知銀住馬曾於八月十六日將所失的人口牛羊馬匹奪了回來，纔將功折罪，饒他不死。此劇是描寫醉漢的狂態和軍律的嚴格的喜劇。因為稍有類似兒戲之嫌，所以把它列入傑作，頗費躊躇；但因作者李直夫是女真人，故事是女真事，這也能動人好奇的興味。曲辭在俚質之中，活躍着醇朴的女真人的面目，有令人難以捨棄之感，是元曲中之一異味。如第二折中金住馬銀住馬兄弟酌酒餞行的一段曲辭，描寫女真的風俗，頗有野趣可掬者。這不僅是異味的作品，就是把它從文學的見地來看，它的價值也是很高。並且像此折所用曲牌中的阿那忽，也不囉、醉也、靡娑、風流體、忽都白、唐兀歹等，如其名稱所示，並不是中國的音曲，好像就是女真曲。這些曲，在元曲中別的地方不容易看得見。中原音韻_{卷下}所說的「如女真風流體等樂章，皆以女真人音聲歌之」，我以為就是指這些曲子。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此折不只描

寫着女真的風俗，並且其音曲也多用女真之樂，假使把它上演，那麼便是鮮明的表現着地方色彩的很有趣味的一場吧。但是全劇結構的組成，是中等以下的作品。

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 元刊本 元曲選本 ○末本（岳伯川作）

鄭州的都孔目岳壽，有成神仙之分，呂洞賓奉其師法旨，去度脫他。走到他的門首，便向岳壽嘲弄道：「岳壽，你是個沒頭鬼，你將死了！」岳壽當時很生氣，把他綁起來，弔在門前。恰巧新任廉訪使韓琦微行至此，把呂洞賓解開釋放了。岳壽起初不知這是廉訪使，向他大罵，及至發覺惹了禍，就驚嚇成病，一命嗚呼了。岳壽的鬼魂到了冥府，閻羅王判他入九鼎油鑊，呂洞賓請閻君赦免其罪，送給他做徒弟，放他回陽間去。但這時岳壽的屍骸，已經焚化，還魂不得，於是借姓李的一個跛屠戶的屍首而復甦，拄着一條拐一瘸一瘸的回到自己家中。正當他和妻說着甦醒的那些事，屠戶的父親和妻跟着來了，兩家都爭這個人，結果打起官司來。正在長官韓琦沒法下斷的時候，呂洞賓忽然到了。岳壽情願爲呂洞賓弟子，跟着他出家，加入八仙中云。此劇結構工巧，第二折岳壽臨終的那一場，曲白極佳。

第三折借屍還魂的那一場，滑稽而有奇趣，確是好關目。第四折是強弩之末，就沒有什麼趣味了。曲辭雖本色、敦朴，但不平凡。應該列為佳作之一吧。李鐵拐自元代以來，便被算做八仙之一，但其事蹟在元以前的文獻中，找不出來。明代的列仙全傳等書，始有記載，惟情節與此劇稍異。無論那一種，大概都是民間的傳說。

以上把可以認為是初期本色派的傑作的，大略敘述完了。其他如鄭廷玉疎者下船的後半，是清梁廷枏曲話中所激賞的；還有鄭氏忍字記的前半，也可以承認是佳作。此外尚有尚仲賢的柳毅傳書，為敘述上的方便，把它放在文采派（五）裏面了。

第五章 初期之文采派

(一) 王實甫與白仁甫

文采煥發的作家，以王實甫名德與白仁甫名樸爲巨擘。王實甫的作品，今存者有二種：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單行本 ○第一本末本 ○第二本且本 ○第三本且本 ○第四本且末本 ○第五本且末本

四丞相高會麗春堂元曲選本 ○末本

西廂記是由五本二十一折今本分二十折組成的長篇雜劇。前四本是王實甫作，後一本是

關漢卿續作，自從明都穆的南濠詩話王世貞的藝苑卮言以來，這幾乎成爲通說了。元人

的錄鬼簿中，王實甫條下列有西廂記，明初的太和正音譜越調小絡絲娘引「王實甫西

廂記第十七折」即相當於今本之第十六折今本因將第五第六兩折合併遂生此異故以是可證今本之非據此可見從早就以前四本爲王實

甫的作品。但是把第五本認爲關漢卿續作，此說並不可靠。不過因爲第五本與前四本相

此曲辭是質樸的，所以明人根據它的筆致，把它作為另外一個人所續作，此說是可以承認的。此劇的本事，雖出於唐人小說會真記，但在王實甫之前，被稱為金章宗時人的董解元，名未詳已經做有西廂記諸宮調了。王實甫不過據此改作為雜劇而已。兩者之間不僅看得出情節上的一致，就是曲辭也往往留着蹈襲的痕跡。雖然這麼說，但此劇之為元曲第一等傑作，是自古就有定評的；作者的力量，十分的發揮着。故事的情節是這樣：相國的小姐崔鶯鶯，和母親同扶亡父的靈柩歸鄉的途中，停留在河中府普救寺的當兒，與寄寓寺中的書生張君瑞兩人一見傾心。恰有賊將孫飛虎欲得鶯鶯，帶兵來把寺門圍住。相國夫人無可奈何，便宣稱有能退得賊兵的，就將小姐與他為妻。張生於是求他的朋友杜將軍來解了賊圍。從此以後，崔張二人沈於戀愛之中，侍婢紅娘周旋其間，兩情愈密。但是相國夫人並不履行前約，張生向她詰責，她也不應允。後來發現他們的曖昧，纔允許把鶯鶯嫁給張生，但卻說道：「我家裏三輩兒不招白衣女婿，你上朝取應去，得官再來見我。」張生乃別鶯鶯赴京，當夜途中宿在草橋店裏，夢見鶯鶯趕來。

以上為王實甫所作前四本之梗概

後來張生及第，被

任爲河中府尹，衣錦榮歸。這時和鶯鶯有過婚約關係的情敵鄭恆就出現了，發生了一場糾紛，終於張生得到勝利。這是稱爲關漢卿續作的第五本內容雖然不過是描寫單純的佳人才子的戀愛，但其曲辭之典麗，能使讀者心醉；並且結構波瀾起伏，關目之佳者甚多。周旋張崔戀愛的侍女紅娘，在劇中很活躍，如第三本，四折都是由紅娘主演。

此劇有種種的版本行世，本文以明末凌初成稱爲據周憲王原本重刊者——所謂

卽空觀本，體裁最爲完整。稱此本爲據周憲王原本可疑王驥德的古本西廂記，雖亦有不少以意改動原本

的地方，但此二本總算是善本。然用中原音韻所引的四邊靜（西廂記第二本第二折）及太和正音譜所引的越調拙魯速（第一本第三折）、小絡絲娘（第四本第四折）三隻曲，校勘這兩個本子，那麼文字的出入，便有不少。以此一隅，推其全部，則與明初以前的舊本，當然有很大的異同了。此劇自明以來，常有人給它做注釋，所以研究起來，很是方便。雜劇而有注者，只此一書。茲列舉現今通行之注釋本如次：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 明王驥德校注 ○北平富晉書社影印本

五本解證 明凌初成訂 ○暖紅室本西廂記附錄

五劇箋疑 明閔遇五選 ○同上

西廂記 清毛甦（奇齡）論定併參釋 ○董氏誦芬室重刊

王驥德是萬曆年間的曲學專門家，自己又是能做戲曲的人，可謂集明代西廂學之大成者。毛奇齡是清初的通儒，拿他的學殖來注這部戲曲，所以很有些改正王驥德說的地方。至於以文學的眼光評論西廂記的書，沒有能出金聖嘆第六才子書西廂記之右者。聖嘆的評本，頗多改竄原文之處，這一點雖然非常粗鹵，但是他能詳論曲白的妙味，這一點，啓發讀者的地方又很多，也是研究西廂不可或缺的好書。翻譯本很早就有 *S. J. Little* 的法譯本（一八七八年刊），日本於明治大正年間，也有岡島獻太郎譯本（明治二十七年刊，至第八折），金井保三譯本，岸春風樓譯本，宮原民平譯註本漢文國譯大成本（皆大正年間刊，全譯）等出版。（校者案：尚有熊式一的英譯本，於一九三六年出版。）

麗春堂是寫金丞相樂善，因為和監軍李圭在宮中打雙陸爭吵起來，把監軍毆打了，

於是被皇帝貶謫到濟南，後來又被赦回京，遂與監軍和解的事。構想非常單純，是什麼趣味也沒有的戲劇；但曲詞典雅，尤其是第三折敍丞相在貶謫中拿着一根釣竿放情於山水之間的曲辭，更是絕唱。結構則前二折寫宮中生活的都雅，到第三折忽然出現逍遙山林的生活，前後做一個對比，這一點也極有趣味。丞相那襟度雍容的情趣，貫串全劇，而表出莊重之感。此劇為歌曲本位的作品，不可以結構論也。王實甫的作品，此外還有韓彩雲、絲竹芙蓉亭雜劇中一折的曲辭，附載於王驥德校註的西廂記中，王驥德評為「風流綺麗，特稱絕妙」的確是如此。可惜這像是不亞於西廂記的豔麗的戲劇，現在不能見其全本了。

白仁甫之作，今存者有二種：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末本

○君臣雜劇

裴少俊牆頭馬上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旦本

○閨怨雜劇

梧桐雨是唐玄宗和楊貴妃的事。情節與白樂天長恨歌的前半大致相同。楔子一

場，是敍安祿山因軍敗獲罪，行將被殺，唐玄宗赦其不死，第一折是敍七月七日楊貴妃在長生殿乞巧，玄宗和他結盟，誓願生死永爲夫婦。第二折是敍楊貴妃在沈香亭梧桐樹下，登翠盤演霓裳羽衣舞，玄宗看得正酣時，忽然傳來安祿山叛變的飛報。第三折是敍玄宗幸蜀，至馬嵬驛，賜楊貴妃死。第四折是敍賊平，帝自蜀還京以後，某一個秋天的晚上，一邊回憶着楊貴妃的事，一邊惱恨着雨打梧桐的聲音。像這樣，結構上各場都佳妙，一點徒費筆墨的地方也沒有。全劇始終緊張，到第四折而靜靜的收場，頗有餘韻嫋嫋，不窮不盡的妙味。至其曲辭，則雖雜用俗語，而又能達典雅之極致，的確是元曲中第一等的傑作。

牆頭馬上是敍工部尙書裴行儉的公子少俊，上巳節那天與洛陽總管的小姐李千金相遇，兩人彼此愛慕，當晚少俊便越牆到總管家的後花園，與千金私通，並私把千金帶回，隱藏在自己的後花園中。經過了七年，生了一男一女。有一天，裴尙書忽然發現此事，把千金詰責了一頓，強迫少俊將她休棄。後來少俊上朝應試，及第得官，又認千金爲妻，夫婦團圓云。此劇雖然恐怕不合道學先生之意，但在一般人似乎是頗有聲名的故事，南宋的

官本雜劇中，已經就有裴少俊伊州，金院本名目中，也有驕頭馬，好像都是描寫這件事的。白仁甫之作，恐怕就是由此類宋雜劇或金院本改編的。曲辭之典麗，可與西廂記相比，而女主人公的性格，又比西廂記的更爲熱情、果敢、意志堅強。結構直截簡明，而並不平版；第四折團圓那一場的緊張，尤其寫得出色。

詞說：
王實甫與白仁甫雖然一樣的藻彩煥發，但其間風趣自異。太和正音譜批評他們的

王實甫之詞，如花間美人，鋪敘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若玉環之出浴華清，綠珠之採蓮洛浦。

白仁甫之詞，如鵬搏九霄，風骨磊砢，詞源滂沛，若大鵬之起北溟，奮翼凌乎九霄，有一舉萬里之志，宜冠於首。

王實甫之曲辭是豔麗的，白仁甫之曲辭，於典麗之中，寓豪放磊落之氣。

(二) 馬致遠 (附) 谷子敬之城南柳

馬致遠的曲辭，雖然富於文采，而極清奇，和王實甫、白仁甫相比，則別為一派，宛然居於文采派與本色派之間。正音譜評之曰：

馬東籬按致遠之號之詞，如朝陽鳴鳳，其詞典雅清麗，可與靈光、景福按魯靈光殿賦與景福殿賦載文選而相

頡頏。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之意。又若神鳳飛鳴於九霄，豈可與凡鳥共語哉！宜列羣英之上。

評者寧獻王最尊重馬致遠，把他特別放在第一位，其次乃列張小山，此人為散曲家無雜劇之作又次列白仁甫，王實甫與關漢卿則品位稍下。這是本於評者的嗜好，也不一定必不可移的品評；但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中，取做定格標本的詞，也以用馬致遠者為最多。可知從當時的專門家看來，他的詞是怎樣的為模範之作了。其雜劇今存者計有七種：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元曲選本 ○末本 ○神仙道化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元刊本 元曲選本 ○末本 ○神仙道化

邯鄲道省悟黃梁夢

元曲選本

○末本 ○神仙道化

太華山陳搏高臥

元刊本 元曲選本

○末本 ○隱居樂道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

元曲選本

○末本 ○君臣雜劇

半夜雷轟薦福碑

元曲選本

○末本

江州司馬青衫淚

元曲選本

○旦本 ○花旦雜劇

元代雜劇裏面，取材關於道教事蹟的作品不少，而關於佛教者卻很罕見。自從元太祖成吉思汗禮遇全真派道士邱處機而受其教以後，因為歷代君主尊崇道教，所以此教便盛行起來，戲劇之取材，大概就是時代的反映吧。故正音譜中所謂雜劇十二科，第一便列舉「神仙道化」。喜歡作這一類戲劇的先輩，就是馬致遠。他的現存作品中，此類之作，即有如右所列之三種，佚亡之作，有王祖師三度馬丹陽。宋金之際，道教有南宗與北宗二派，北宗行於金，元代承之，而此派遂得獨行，所謂全真派者是也。因此現於元曲中者，也都是這一派的事，馬致遠把這一派的道統，大略描寫在他的幾種作品中了。今觀此派之道

統，則鍾離權（道號正陽）傳之呂巖（字洞賓，道號純陽）呂巖傳之王嘉（重陽）王嘉傳之馬鈺（丹陽）等七人，成爲如此的系統。而馬致遠的作品，黃梁夢是鍾離權度脫呂洞賓的事，岳陽樓是呂洞賓度脫柳樹精的事，馬丹陽是王嘉度脫馬鈺的事，任風子是馬鈺度脫任屠此人應爲懸擬之名的事。現在在下面把它們加以解說：

黃梁夢一劇，據錄鬼簿所記，則其第一折爲馬致遠作，第二折爲李時中作，第三折爲花李郎作，第四折爲紅字李二作。有 M. Bazin 的法譯本（一八三八年刊）他的梗概是這樣：呂洞賓赴京進取功名，路中走到邯鄲道黃化店裏，正在糴了些黃梁，令店家做飯的時候，鍾離權來勸他出家。他們說着話，洞賓不覺神思困倦，就入睡了。他在夢中做了兵馬大元帥，統兵征討反亂，後來賣陣受賄，私自還家，這時妻與姦夫私通，他賣陣受賄的事也被發覺，遂判處流罪，迭配沙門島去。途中遇見大雪，在山中迷蹤失路，借宿山峪裏的一個草庵中，不料竟被草庵主人所斬殺。及至驚醒，則黃梁還沒有煮熟呢。於是他便省悟了人生一夢的道理，跟隨鍾離權而入道云。這是那很有名的盧生夢故事的變形，出於太平廣記卷八十二

之呂翁條或諸種叢書中所載之枕中記蓋將呂翁改為鍾離權，用呂洞賓代替了盧生。但這並不是劇作者的創意，

在元世宗時所編的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十五呂洞賓的傳中，也載着這件事，做爲一

說。由此推想，此劇可推定大概與道通鑑是同時代的書那麼似乎在道教中已經有把這件事附會在呂洞賓身上

之說了。此劇中馬致遠所作的第一折的結構，雖然是平凡，但鍾離權敘說神仙之樂的那

幾隻曲的曲辭實是絕唱，令人有飄然欲仙之感，第三折呂洞賓在山中迷蹤失路，歌詠雪

景的曲辭亦佳。

岳陽樓是寫呂洞賓扮做賣墨的先生，登岳陽樓買酒喫。喫醉入睡，老柳樹精出來了。

洞賓想要把他度脫，於是使他托生在岳陽樓下賣茶的郭家爲男身，名郭馬兒。又使白梅

花精托生在賀家爲女身，名臘梅，使他們配爲夫婦。三十年後，洞賓再至岳陽樓，勸他們出

家，但他們並不肯聽。洞賓乃暗中用法術殺了白梅精，及至柳樹精扯着洞賓打官司，洞賓

便說臘梅不會死，當時把她呼喚出來。官人叱柳樹精爲誣告，要殺死他。其實那官人和祇

候等，就是鍾離權以下的八仙。柳樹精因此省悟，遂登仙路云。此劇第一第二折之結構極

佳但第三第四折之結構因缺乏統制，未免拙劣。然曲辭都做得情趣很好，尤其像第一折洞賓在岳陽樓買醉的那一段詞，能使讀者讀之覺得自己好像登臨其上一般。此劇的材料，是根據宋葉夢得巖下放言卷四所載呂洞賓在岳州城南古寺逢老松精的傳說，不過把老松轉用爲老柳了。此劇度脫的對手是無情的草木，故爲神仙道化劇中之異味，興味深長。在「超世的」裏面，寓有「世間的」人情味。柳樹的情格，也在從無情的草木，逐次轉化爲妖精、人類、神仙的時候，呈現着一種複雜的趣味。

明初人谷子敬，曾改編此劇，撰爲呂洞賓三度城南柳。事蹟將原作稍加變動，又增添了一番修飾，結構亦整頓，比較原作工緻。尤其像第三第四折的排場法，把原作笨拙處適當的改正着，場面實在做得很好。曲辭文采綺麗，比馬致遠的風骨遒上，則覺得略現軟弱而有甜美之感。但是並不蹈襲原作之辭，獨自凝思，別出機軸，其典雅處，寧近白仁甫一派。在結構曲詞並佳的這一點上，當可推爲明初雜劇壓卷之作吧。

任風子的梗概如此：馬丹陽欲度脫屠戶的頭目任屠，先在那一帶地方布教，使當地

的人都不喫腥葷，屠業無法支持。許多屠戶因此生起氣來，攬掇着任屠殺丹陽。然而任屠去殺丹陽時，反爲他那修道之深所感動，當場就請求跟着丹陽出家爲弟子。任屠的嬌妻抱着幼兒去找他回家，他也不聽，並且把嬌妻休棄，把幼兒摔死了。十年之後，丹陽認識了任屠道心之堅，遂列之於仙籍，卽任風子。此劇結構簡直整潔，情節的移動是用漸層法，直到收場，始終緊張；不弄小巧，脈絡貫徹。其手法的直截，與曲辭的遒勁相稱，豪快樸直的屠者的性格，也表現得很好。如果從全體來看，寧可認爲勝於岳陽樓。任風子的事，歷世真仙通鑑中也看不到，明人編著的列仙全傳八卷雖載有同名之人，但那是明代的。然馬丹陽度脫屠者劉清的事，見於金蓮正宗記北書校推定爲元一統前之作的馬丹陽傳。所謂任風子卽是劉清的道號，抑或劇作者所虛構的人名，還不得其詳。以上把神仙道化劇敘述完了。

陳搏高臥是寫宋太祖還沒有做皇帝的時候，有一天和他的義弟鄭恩到汴梁的竹橋邊，請陳搏占卜他們的命運。陳搏當時便豫言太祖將來必爲太平天子。太祖卽位以後，便派使臣到太華山把隱居的陳搏迎接到京，想要給他官做。陳搏向太祖固辭，而述說了

許多學仙的好處。鄭恩那時被封爲汝南王，奉命招待陳搏，領着些美人勸陳搏喫酒，他不肯喫，美人以妍態引誘他，他卻冷然不動。鄭恩於是感於其修道之深云。陳搏的事蹟，出於宋史隱逸傳，不過他上京進宮的事，是在宋太宗時，和太祖沒有關係。竹橋賣卜和汝南王招待他的事，都是出於作者的想像。第二折使臣至太華山招請陳搏，陳搏不肯出山的那一場的曲辭實在是絕唱。第四折汝南王招宴之場，增添了一點豔色，也獲得了劇的效果。

漢宮秋一劇，從早就有 J. F. Davis 的英譯本（一八二九年刊）是歐人所知的中國戲劇之一。事蹟是敷衍西京雜記所載王昭君出塞的故事，和白仁甫的梧桐雨，正爲很好的一對典雅劇的傑作。不過漢元帝和王昭君的關係，並沒有像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姻緣那樣濃豔的事，所以如果和梧桐雨相比，那麼漢宮秋便缺少好關目，而是幽黯寂寞的劇了。到底此劇在材料上取用了較劣的東西，因此也就不能評論兩作的優劣。材料那麼單純，作者的苦心，是要多費一層的。此劇的四折的意匠，我覺得好像與梧桐雨有密切的關係。即第四折王昭君在塞外投黑龍江而死以後，元帝在秋夜中思念着昭君，不覺困

倦入寐，接着就在夢中看見昭君歸來而醒。他那思念之情，愈益增劇，聽到孤雁的鳴聲，不禁咒罵起來。這種情節，完全是和梧桐雨同一情趣；彼為秋夜，此亦秋夜；彼夢楊貴妃，此夢王昭君；彼咒梧桐之雨聲，此咒雁聲。據說白仁甫在元一統後曾優游詩酒，馬致遠也在元一統後曾宦游浙江行省；兩人雖然約略為同時人，作品的先後，不容易確定，但是恐怕總有一方面是模仿的吧。而此兩曲的收場法，是元曲中不見他例的有力的作品。神韻縹緲，洵為妙絕。

薦福碑是把出於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二的故事，敷演增飾而成的。劇情是這樣：才學高超的窮秀才張鎬，從他那八拜至交的哥哥范仲淹那裏拿到了三封介紹信，去投托三個人。其中兩個人竟死了，一個人還沒有去見。他在薦福寺中淹留着的時候，寺裏的長老憐其貧窮，讓小和尚把寺中顏真卿寫的一塊碑（實乃歐陽洵書之誤）給他拓一千張，做為進京的路費。不料當晚雷雨大作，竟把碑文轟碎了。張鎬悲觀懊惱，正要觸槐而死，范仲淹忽然來了，於是和他一路進京，朝見天子。他的對策很為天子所喜，遂及第得官云。此

劇材料雖極簡單，但作者能善使針線，曲折變化，其發展及收束法亦工，曲辭也充滿着書卷氣。如第三折雷雨轟碎石碑的一段曲辭，力量實在很大。故不失其為佳劇。

青衫淚是敷演白樂天的琵琶行詩意，以琵琶妓為主脚，以樂天配之，而做成的一部戀愛劇。第一折是敍樂天和賈浪仙、孟浩然二詩友初遊琵琶妓裴與奴家，與與奴一見傾心。楔子是敍樂天左遷江州司馬，向與奴告別。第二折是敍茶商劉一郎買與奴為妻。第三折是敍樂天到江上送摯友元微之，由聞琵琶之聲，而與與奴邂逅，將其奪回。第四折是樂天還朝，天子親使樂天與與奴完婚。此劇第三折以前的結構，大概沒有什麼毛病，但是第四折把這件事弄到朝廷上，過於小題大做，太滑稽了。後來喬夢符兩世姻緣一劇的收場，雖然也是使用着這種方法，但是因為那本劇的女主脚是天子的駙馬的養女，感覺不到像此劇這樣的不自然。不過此劇這一點雖是失败了，然而曲辭畢竟是名手之作，很是典雅。馬致遠的作品，女脚主演的只此一種，好像他到底不長於風流豔曲的。他的岳陽樓、任風子、陳搏高臥三劇，我最喜歡。

(三) 李壽卿

說罇諸伍員吹簫 元曲選本 ○末本 ○脫罇雜劇

月明和尚度柳翠 元曲選本 ○末本

李壽卿的作品，錄鬼簿列舉着十種，現存者只有上面的兩種。正音譜品評他的詞，放在前列，稱贊道：「其詞雍容典雅，變化幽玄，造語不凡，非神仙中人，孰能致此。」這批評，就現存的兩種作品來看，完全可以承認。其曲辭清奇，近於馬致遠一派，而他稍具質樸之趣。伍員吹簫可列為史劇傑作之一，它是寫春秋時吳國伍子胥為父兄報仇的故事，和趙氏孤兒並為復仇劇之雙璧。其情節大略如此：初，楚臣費無忌讒伍子胥之父伍奢於平公，平公大怒，將伍奢及其家屬盡行誅滅，而禍且將及子胥。楚公子犇建抱着自己的幼兒犇勝，奔告子胥，子胥遂與犇建共投鄭國，想要借兵復仇，但鄭國並不允許，犇建且死於亂軍中。子胥又抱着犇勝赴吳借兵，而後面的追兵，趕得很急。他在途中曾向遇着的浣紗女乞

食；走到江邊，又請漁翁閻丘亮渡他過江；這兩人都當場自殺以示不將子胥逃脫的事告訴追兵的誠意。子胥到了吳國，幾次借兵，吳王也都不允。後來流落里閻，吹簫度日。有一天正當村中賽社，子胥去吹簫討酒喫；衆人對他很討厭，加以欺侮。好漢鱒諸看見了，便把他救出來。他跟着鱒諸回家，說出自己的心事，鱒諸允許幫他的忙。遂借吳兵十萬伐楚，生擒費無忌而報了父兄的仇。後來又把以前義死的浣紗女的母親和漁翁的兒子，都迎往吳國，以報其恩云。材料雖出自史記及吳越春秋，但作者也許是取之於民間流行的平話小說吧。事件雖極複雜，但作者善捉其要點來表演，所以結構整潔，毫無繁瑣支離之嫌。第三折吹簫之場，是全劇的眼目，自是佳構；現在流行的京戲魚腸劍一段即是改作此場的好戲。第四折在吳王宮殿中召傳浣紗女及漁翁遺族，子胥回答吳王之問，而把昔日兩人死義的情形，用曲辭去描寫，以此爲全劇的終結，這種收場的方法，極爲有趣，可以算做元曲中成功的收場之一吧。

度柳翠的情節頗爲單純：月明和尙欲度脫杭州名妓柳翠，於是，假裝瘋魔和尙，到柳翠的家裏，以戲言向她說法。過了幾天，又在路中等着柳翠，用方法把她說伏，使她跟着自

已出家。最後柳翠一旦大悟，卽坐化云。這雖然就是馬致遠喜歡作的那類度脫劇，但是兩相比較，則馬致遠取材於道教，此則取材於佛教。元曲中取材於佛教的作品很少，和取材於道教的作品相比，實在是寥寥無幾。度柳翠與鄭廷玉的忍字記，都是罕見的例。而此劇結構既自然，曲與白亦均佳，曲詞隨處插入月與柳的綠語以說法，極其巧妙。應當算是元曲傑作之一。劇中的事蹟，是古時流行於杭州的有名的傳說，現在杭州也還有叫做柳翠井巷的胡同，那便是南宋初年妓女柳翠的居處。當時他曾爲公益而掘過水井；在西邊還有一座石橋，叫做柳翠橋，相傳也是柳翠建築的。不過我們所能看到的關於柳翠的文獻，以明嘉靖年間田汝成所編的西湖遊覽志卷三中記載者爲最早；西湖遊覽志既比此劇還在以後，所以此劇是根據怎樣的傳說，還不得其詳。後來明徐渭四聲猿中的玉禪師，也是取材這個傳說的。

(四) 張壽卿 石子章之閨怨劇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且本（張壽卿作）

秦脩然竹塢聽琴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且本（石子章作）

二劇都是才子佳人成親的事，而其情趣又有相通的地方。紅梨花是寫書生趙汝州慕洛陽名妓謝金蓮之名，想要和她一見，便託同窗表兄洛陽太守劉輔作介紹。劉輔打算戲弄他，一面騙他說金蓮已經嫁人，一面又請汝州在自己住宅的後花園住着，使金蓮假裝王同知的女兒，到後花園逗引汝州。汝州爲她的姿色所動，約她到書齋中飲酒談話。第二天夜裏，金蓮拿着酒和紅梨花來回禮，並且和汝州作詩唱和。劉輔因汝州爲女色所迷，不赴京應試，於是使一個老嫗裝扮成賣花婆，到汝州的書齋中，欺騙他說王同知的女兒死於相思病，她的幽魂常在花園中出現。汝州一聽就害怕起來，急忙離開此地，赴京應試。後來及第得官，又來拜見劉輔，劉輔安排酒餚，給他洗塵，使金蓮把一枝紅梨花插在扇子上，給他招風打扇。汝州一見大驚，斥之爲鬼。劉輔乃說明實情，使兩人結婚云。竹塢聽琴的情節是這樣：書生秦脩然寄寓在父友鄭州尹梁公弼家中，有一天到野外遊玩，至一草庵，

因竊聽琴聲，見着了美麗的女道士鄭彩鸞。兩人因知父母生前曾給他們定爲婚姻，自是每夜在草庵幽會。公弼聽說此事，恐怕脩然墮落了功名，於是命一老嫗欺騙脩然，說那女道士是鬼。脩然很害怕，急忙赴京。後來及第得官，再來拜見公弼。公弼爲他設宴，使與彩鸞會面。脩然驚異，公弼以實告，遂使兩人成親云。

這兩部劇的意匠完全相同。有一種一定是模仿的，但據我推定，大概紅梨花是先做成的吧。竹塢聽琴的出典不詳，紅梨花據曲海總目提要所云，則係本於小說趙汝舟傳，而事蹟上略有異同。明人情史卷十二有趙汝舟傳，雖不詳其所本，但事蹟與此劇出入不多，疑即轉載此劇本之事。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可以認

爲紅梨花的事蹟，是有根據的；而竹塢聽琴則是又模倣紅梨花的。並且結構的手腕，也還是紅梨花做得好。紅梨花自開始，汝州就一貫的把金蓮誤認着，直到最後的一瞬，知道了實情，全劇也就完了，所以四折都不失其緊張味。然而竹塢聽琴呢，最初偶然碰見的兩個人，他們僅彼此聞名，知道有過婚約的關係，這也是苦心的小手法；但對於曾經一度相識的許字的女子，僅因老嫗的一句話，便相信她是鬼，這未免淺薄。並且把第四折充當婚禮

之場，也是蛇足，所謂強弩之末也。至其曲辭，則紅梨濃豔，屬王實甫一流；竹塢清楚，屬馬致遠一流，作風相異，卻各有其絕妙處。總該算是風情劇中的傑作吧。

(五) 尚仲賢李好古之龍女劇

洞庭湖柳毅傳書

元曲選本

○旦本

○神佛雜劇（尚仲賢作）

沙門島張生煮海

元曲選本

○旦本

（李好古作）

這兩部劇都是以龍女傳說為材料而做成的。柳毅傳書的情節是這樣：洞庭老龍的女兒龍女三娘，嫁給了涇河老龍的兒子涇河小龍，因為夫妻不和，龍女被罰在涇河岸邊牧羊。這時應試落第的柳毅，從這裏經過，對她很同情，便替他傳書，把她那被折磨的情狀，告訴了洞庭老龍。老龍之弟錢塘火龍聽見這事，大怒起來，於是率領水卒，去攻涇河小龍，結果火龍大勝，把龍女救了出來。洞庭老龍很感激柳毅的恩，想要把龍女嫁給他，柳毅固辭而歸鄉。他到家以後，母親已經給他定了婚；他因為對龍女猶有餘情，起初

不肯應允，但母親強迫他結婚，於是便娶了盧氏。及至見面，纔知道原來就是龍女三娘假託的。張生煮海的情節是這樣：秀才張羽寄寓在東海岸邊的石佛寺，晚間他彈琴散心，東海龍神的第三女瓊蓮，私自前往竊聽。張生喜其容色，請求結爲夫婦，龍女約期以八月中秋，招他爲婿，便就走了。兩人離別以後，張生不能忘情，到海濱去尋訪她。這時遇着一個仙姑，告訴他說，「瓊蓮是龍神的女兒，龍神性情燥暴，恐怕不能將愛女送你爲妻。現在給你一隻銀鍋，你到沙門島用它去煮海水，鍋裏面的海水煎乾時，海水也就乾得見底了；龍神受不住這苦，就要把女兒許給你。」張生實行這個法術，龍神果然遣人央求石佛寺的長老，勸張生停止煮海，並請長老爲媒，招張生爲婿云。

柳毅傳書是本於唐李朝威的小說柳毅傳；宋代的官本雜劇中，已經就有柳毅大聖樂之作了。張生煮海的出典，雖然還不得其詳，但是院本名目中，也有同名目的作品，所以大概也有典據吧。據錄鬼簿所云，則尚仲賢也有張生煮海，已佚但或許因李好古的作品爲佳，因此便獨傳於世了。現在把兩劇加以比較，則結構方面，柳毅傳書爲優。第一折的場面，

是悲哀而寂靜的河岸；第二折的場面，是雄壯的戰爭；第三折的場面，是華美的龍宮；第四折的場面，是在柳毅宅中舉行婚禮。場面有變化，情節的移動，也沒有不合理的地方。尤其在第二折的前半，僅用科白來上演戰爭，在後半涇河老龍從電母口裏聽他用曲辭報告戰況，這排場是很成功的。在第三折柳毅既已辭卻和龍女結婚，在第四折被強迫着和盧氏結婚，而盧氏就是龍女，這雖是幼稚的技巧，但得到了虛實之妙，使結構緊張起來了。張生煮海是把單純的事蹟，勉強延長為四折，因此結構顯得鬆懈。正旦龍女主演的劇，而第三折卻夾雜着正末石佛寺長老的主演，稍嫌貧窘。然如就其曲辭而論，則張生煮海實在是被美辭麗句裝飾着，尤其像第一第二兩折，陸續着鋪陳的敘海洋風景的曲辭，更是壯麗眩目，可以做為一篇海賦來看吧。柳毅傳書與此劇相比，便是質實之作，寧應屬於本色派，但為比較上的方便，放在這裏了。

第六章 中期末期之名家及無名氏傑作

到了中期，風氣稍變，呈現着本色派漸衰文采派漸盛的情形了。而鄭光祖與喬吉，被評爲代表的作家，並以彩藻煥發見長。其他的人們，大抵文采清楚，范康近馬致遠，宮天挺以瘦硬之辭，別具一格，楊梓富於雄壯之致，金仁傑則質樸。這一期的作者，其作品之現存者，僅此六家。

(一) 鄭光祖

鄭光祖的劇，當時好像是非常的流行。錄鬼簿說，「名香天下，聲振闔閭，伶倫輩稱鄭老先生，皆知其爲德輝也。」他的作品，現存者有四種：

①梅香 ②翰林風月

元曲選本

○旦本 ○花旦雜劇

迷青瑣倩女離魂

元曲選本

○旦本 ○閨怨雜劇

醉思鄉王粲登樓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末本 ○軟末泥雜劇

輔成王周公攝政

元刊本

○末本 ○君臣雜劇

傷梅香的梗概是這樣：白敏中和小蠻有過婚約的關係——小蠻的父親生前就把她許配給敏中了。不料後來敏中到小蠻的家裏，小蠻的母親只令小蠻以兄妹之禮相對。可是這一對青年男女，他們見面以後，卻沈於相思之中。伶俐的侍女樊素，在中間周旋，使他們密會，不巧這事當場就被小蠻的母親撞見。敏中因此被逐，遂赴京應試。後來他狀元及第，做了翰林院大學士，皇帝命他與小蠻結婚。他因為以前曾被小蠻的母親侮辱了一場，故意表示不願娶妻，由侍女樊素斡旋，始漸和解成婚云。此劇完全是抄襲西廂記的，明王世貞從早就把這事看破，曾貶它說，「賓白皆剽西廂。」藝苑卮言清梁廷柎列舉其關目科白之與西廂記符合者二十事，譏評道，「不得謂無心之偶合。」曲話卷二雖說此劇畢竟不過是把西廂二十折壓縮成了四折，做爲侍女樊素主演的劇，然其排場與曲白並工，猶不失

爲佳劇，如果像王梁所說，那麼王實甫的西廂，也還是因襲董解元的西廂的，只責備此劇，恐怕是不應該吧。重要之點，還是要看它作得是否工緻。此劇有 *M. Banti* 的法譯（一八三八年刊）云。

倩女離魂是根據唐陳元祐離魂記小說太平廣記卷五十八引之而作的。少女張倩女，原本爲倩娘許字

王文舉，原本爲王宙文舉爲上朝應舉出發以後，倩女竟因相思成疾，一臥不起。她的魂魄脫離

了軀殼，往江岸去追趕文舉，相攜赴京。倩女的本身，則在家中的病牀上呻吟着。這期間，文

舉情形很順利，及第得官，和倩女的魂一齊衣錦還鄉；而到家之後，魂與本身又合爲一體

云。雖然此劇結構單調，簡直的可說只是其事奇異而已，但因曲辭豔麗，幾能令人眩目，尤

其第二折登舟一場的敘景，更使人恍惚。傷梅香近於本色，而此劇則爲文采之最盛者。日

本有宮原民平的譯本。古典劇大系中

王粲登樓是根據魏王粲的登樓賦，以王粲爲主人公而作的。王粲與丞相蔡邕的女

兒桂花，曾有過婚約。蔡邕爲要矯正王粲恃才傲慢的態度，故意的輕慢他，並使曹植把他

介紹給荆王劉表。他到了荆州，劉表卻不能任用，於是在重陽節那天，和友人荆州許達，同登高樓，飲酒思鄉，賦詩感嘆不遇。這時勅使忽到，因為他以前進獻的萬言長策，頗為天子所喜，所以任他做天下兵馬大元帥。他回京以後，乃與蔡邕之女結婚云。恃才傲人的文士的氣象，雖然充分的表現出來，但結構卻平凡。由於蔡邕有計畫的輕慢王粲，一時發生波瀾，再圓滿的收場，這種手法，玩弄着小巧，卻減少了力量，缺乏深刻味。像馬致遠的薦福碑，援助者雖是接連而來，而倒霉的事也是繼續重出。到了頂點突然被救，那種作法，纔能動人呢。然此劇曲辭文雅，夙為前人所稱贊。元周德清在中原音韻卷下中，舉此劇第三折迎仙客之曲作例，盛稱其妙，並且贊嘆道，「美哉德輝之才，名不虛傳。」明何良俊說，「至如王粲登樓第三折，摹寫羈懷壯志，語多慷慨，而氣亦爽烈。至後堯民歌十二月，託物寓意，尤為妙絕，豈作調脂弄粉語者，可得窺其堂廡哉。」古學彙刊本曲論且何良俊頗傾倒於鄭德輝，激賞他道，關馬鄭白四大家中，當以鄭為第一。不消說，這也是阿其所好，並不是公正的批論。此劇正場的第三折登樓一段，確為元曲中之傑作；至於其他各折，便不能使人感覺滿意。

了。周公攝政是元刊本，因為缺少科白，其排場難以十分明瞭。總之，他的曲文是典雅的，但有缺乏生氣之憾。

(二) 喬吉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末本 軟末泥雜劇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 同上 同上 ○末本 軟末泥雜劇

玉簫女兩世姻緣 同上 同上 ○旦本 花旦雜劇

金錢記的梗概是這樣：唐代詩人韓翃，三月上巳到九龍池觀賞牡丹，在人馬雜遝之中，和長安府尹王輔的女兒柳眉兒撞見了，兩人眉眼傳情，很是有意。柳眉兒把父親給她的御賜開元通寶金錢五十文，用手帕包好，故意丟在地下，做爲信物，使韓翃去拾。韓翃拾起來，乘醉追趕柳眉兒，剛一走進她家的後花園，正遇府尹宴罷歸家，看到韓翃，就叫人把他弔將起來。這時韓翃的詩友賀知章來拜訪府尹，見此情形，便告訴府尹這人是韓翃，請

府尹饒恕他。府尹因爲素聞韓翊的詩名，便請他住在家中，做個門館先生。有一天，府尹拿着酒餚，到韓翊的書齋中一同飲酒，偶然從書中把給柳眉兒的金錢發現了，於是對他們兩人的關係起了懷疑，向他們嚴行詰責。這時賀知章忽然又來傳天子召韓翊入朝加官的命令。府尹想要把柳眉兒嫁給韓翊，託賀知章說合，韓翊卻不肯允諾。後來李太白傳救旨，終於使他們結婚云。韓翊等人雖是歷史上的人物，但劇中事蹟，皆出虛構，這一定是把韓壽偷香的故事翻案而成者。那故事是這樣：晉賈充的女兒愛韓壽，偷竊御賜其父的西域奇香給他，後來被賈充知道了，遂許兩人結婚云。晉書卷四十一此劇只不過把韓壽改爲同姓的韓翊，將香與金錢互換而已。曲辭極流麗，結構緊張，情節的移動，亦近自然，確爲佳劇。據錄鬼簿所記，則外題是唐明皇御斷金錢記，所以原作的收場，好像是玄宗親斷姻緣似的，或許因爲那樣未免過於誇張，所以後人纔改爲只用李白充當勅使吧。喬吉嘗論樂府之作法，謂「作樂府亦有法，鳳頭豬肚豹尾是也。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串，意思清新。」觀耕錄卷八他做戲曲，自己也實行此論。他的作品，曲辭和結構都有新

意，並且充滿着才氣。我以為他的曲辭與其說近於白仁甫，似乎還不如說近於王實甫呢。

揚州夢是敍唐朝的翰林侍讀杜牧，拜訪豫章太守張紡，見到他家裏的一個十三歲的歌妓張好好，有愛慕之意。與子此後三年，杜牧遊揚州，拜訪太守牛僧孺，僧孺設席相請，喚

出來一個家妓，歌舞奉酒；杜牧覺得似乎是在那裏見過，可是想不起來了（實在是張好

好改養於牛府）。他很愛她，在酒席間和她相戲。第一折第二天，杜牧因欲再見好好，復訪牛

府，僧孺故意不見，僅以酒饗杜牧，也不使好好出來，杜牧甚是無聊。第二折揚州的富豪白文

禮，招杜牧飲酒，杜牧向他詢問，纔知道了好好的底細。杜牧便託文禮說合，成此親事。第三折

杜牧回京，僧孺亦任滿入朝。文禮特隨僧孺進京，在某處安排筵席，宴請杜牛二人，席間文

禮做介紹，而把嫁好好給杜牧的事決定了。第四折此劇情節是單純的，因為五段都是酒宴

之場，一看似乎很平凡；不過各酒宴場的情趣，都不相同，曲辭也有變化。在這些地方，可以

看得出作者的苦心與技倆吧。而貪花戀酒的詩人杜牧的面目，也活躍着。曲辭典麗，並且

生氣潑刺。正音譜曾評其詞說「如神鼙鼓浪」，他那潑刺程度，由此也可以看得出來。作

品的典據，大概是從杜牧張好好詩的自序中所記好好的事和唐于鄴揚州夢記中所記杜牧與僧孺的事等，得到了暗示而構想的吧。

兩世姻緣的情節如此：書生韋皋在遊學的途中，與洛陽名妓韓玉簫相狎，兩情綢繆，寓於其家。玉簫的母親，勸韋皋赴京應試。第一折 韋生去後，杳無消息。玉簫因相思成病，一臥不起。臨終自畫肖像，託人寄給韋皋。第二折 韋皋及第，以出征吐蕃立了大功，經過了十八年，班師回朝，途中拜訪荆襄節度使張權。酒席間張權使義女張玉簫出侍。韋皋見她的容貌和洛陽的韓玉簫酷似，很是喜歡，向她交語調戲，並且要求張權把張玉簫嫁給他。張權怒甚，當場大鬧。玉簫居間調停，始得無事。第三折 唐中宗爲韋皋求親事，召張權入朝，親斷此案。妓女韓玉簫的母親，拿肖像畫來做憑據，證明了張玉簫就是韓玉簫的再生。於是終究把玉簫賜給韋皋爲妻，卽結了兩世的姻緣。第四折 此劇因爲後半描寫着奇怪的事蹟，結構稍嫌繁雜，但作者能比較的巧妙的使情節移動着。在第三折描寫再生的玉簫與韋皋接近時，兩人不由都有似曾相識之感，一面互相驚疑，一面兩情相和的情狀，這手法若以當時

的技巧而論，是值得稱贊的。第二折極其淒豔，是最佳的一場；就是在元曲殆成絕響的今日，此折還在集成曲譜中保留着它的譜，似乎是還可以唱呢。明湯顯祖的傑作還魂記傳奇第十四齣寫真的粉本，也好像就是此折。曲辭的豔麗，與前二劇一樣。典據則出於唐范攄雲溪友議西川節度使韋皋條。喬吉現存的三個劇本，都是元曲中屈指的傑作，我對於他的作品，比對鄭光祖的諸作，更愛誦讀。

(三) 其他中期作家 宮天挺 楊梓 范康 金仁傑

死生交范張雞黍 元刊本 元曲選本 ○末本

右劇爲宮天挺（字大用）作。出典見後漢書，且爲被引於蒙求中的著名的故事，外題也是用蒙求的標題。劇之情節如此：范式和張劭兩人交情很厚，一齊在太學中讀書，當他們將要歸鄉的時候，范式向張劭約定，在兩年後的今日今日，往訪張劭的故鄉，便就分別了。子與將到約定的時期，范式不遠千里，前往汝陽赴約。途中在一家酒店裏，他遇着故友

王韜，以不正當的手段得官赴任，他便對於當時人才不得登用，大發牢騷，暗暗的譏諷王韜。范式往訪張劭，王韜也要跟着去，於是一同前往。至期到達，張劭的母親烹雞炊黍以饗之。折第一後來還不到一年，張劭病歿，遺言說：「我死之後，多留幾日，待范式來主喪下葬。」這時范式隱棲荊州，吏部尙書第五倫聞其賢，促之出廬。兩人正在對談時，范式忽然覺得一陣昏沈，睡起來了。夢中看見張劭向他報告因病死亡等事。醒來以後，他便相信這夢，立刻就決定去奔喪弔孝。折第二張劭的家裏呢，許多人挽靈柩，要把他安葬，但無論如何也挽不動靈車；隨後范式來到，哀哭祭祀以後，親自去挽靈車，靈車就行動起來，於是便把他埋葬了。折第三范式不離張劭之墓，在墳院中栽松種柏，築壘墳牆，百有餘日。尙書第五倫使人前往探聽，爲他這篤於朋友的事所動，上奏天子，天子遂賜給范式官做。折第四范張的事蹟，固然足以感人，而此劇的結構，也做得很好，史實以外的點綴，也極恰當。四折都緊張着，各場均佳。曲辭更多遒勁動人處。正音譜評他道：「其辭鋒穎犀利，神彩燁然，」語頗中的。錄鬼簿說：「宮天挺……除釣臺書院山長。爲權豪所中，事獲辯明，亦不見用。」這樣看來，那

麼此劇第一折中對仕進作不平之鳴，大概是作者藉此發洩他那牢騷之氣吧。劇說五卷批評道，「宮大用 范張雞黍第一折，乃一篇經史道德大論，抵多少宋人語錄，」但此劇並沒有道學臭味。總之，是元曲中有數的傑作。據明高儒的百川書志，則將鄭光祖的翰林風月即梅香 王粲登樓，喬吉的兩世姻緣，及宮大用的這本范張雞黍，並稱之為「四段錦。」可知其尤為明人所喜。據錄鬼簿宮氏還作有嚴子陵釣魚臺，王國維疑即為現存於元刊本中的嚴子陵垂釣七里灘。宋元戲曲史第十章我想大概是的。

忠義士豫讓吞炭

元明雜劇本

○末本

承明殿霍光鬼諫

元刊本

○末本

右二劇據元姚桐壽的樂郊私語為楊梓所作。豫讓吞炭是根據戰國策趙策及史記刺客列傳的著名的故事。第一折是寫智伯請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怒而欲伐趙，豫讓諫之。第二折是寫智伯帥韓魏二國共圍襄子於晉陽，因韓魏通敵，智伯敗死。第三折是寫豫讓欲為智伯報仇，待襄子於廁而失敗。第四折是寫豫讓漆身吞炭，以變其音容，再伏

於橋下等待襄子而失敗自刎。此劇後半極壯烈動人，前半便不很有趣。

陳季卿悟道竹葉舟 元刊本 元曲選本 ○末本

右劇爲范康作。太平廣記卷七十四陳季卿條引慕異記（唐薛昭蘊幻影傳亦同文）是

其出典。此劇之結構，模仿馬致遠等人合作的黃梁夢的地方很多。它的梗概如此：餘杭陳

季卿在長安應舉落第後，住在終南山的青龍寺。呂洞賓想要度脫他，便來寺中向他講道，

勸他出家（此處與黃梁夢同趣）。季卿偶然看見牆上的華夷圖，起了思歸的念頭。洞賓

便造了一隻竹葉舟，黏在牆上，用法術把它變成一隻小船，給季卿乘之歸國。一會兒季卿

疲倦入睡，忽然便覺得登舟而就歸途了（此意趣亦與黃梁夢同）。楔子及第一折洞賓與列禦

寇等在途中候着季卿，向他講道，想要度脫他。第二折洞賓更改扮漁翁，停在渡頭，季卿來

了，請漁翁渡他（這也好像是從黃梁夢第三折遇山中樵者一事脫胎而來的）。登舟後

很快的就到家了。他見過父母妻子，又坐着漁翁那條船轉回來，不料途中起了風波，船頗

覆了，季卿爲水所溺，大呼求救，接着便驚醒了。這時廟裏的小僧正在開飯，和尚等着他喫

齋呢（夢醒的情形也與黃粱夢相同。）旁邊有洞賓留下來的詩，他拿起來一看，原來都是詠他夢中經歷的事的，他想洞賓必定是個真仙人，一直的就追趕上去。第三折他追上了洞賓，情願做弟子，跟他出家。八仙遂引領他西去，共赴蟠桃之宴。第四折此劇元曲選本與元刊本頗有異同，其最顯著者，即元曲選第四折中在主角洞賓的唱曲之外，還有列禦寇唱的四曲。這破了元曲的法則，在元刊本中是沒有的。結構方面，則第二折並沒有什麼意味，未免蛇足。其他各折，皆為佳構。第三折尤為有趣，曲辭亦絕妙。范康的曲辭大體似馬致遠，是典雅清麗的。錄鬼簿評他「一下筆即新奇，天資卓異，人不可及也。」這樣的稱贊，很有道理。

蕭何月夜追韓信 元刊本 ○末本

右劇為金仁傑作。根據史記留侯世家把韓信榮顯的事作成此劇。第一折敘漂母進食及韓信胯下受辱的事。第二折敘蕭何追韓信的事。第三折敘高祖築壇，拜韓信為將的事。第四折敘項羽在烏江自刎等事。第二折最佳。曲辭是質實的。

(四) 末期之作家 秦簡夫蕭德祥朱凱羅本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元曲選本 ○末本

宜秋山趙禮讓肥 同上 ○末本 ○軟末泥雜劇

右二劇爲秦簡夫作。東堂老的梗概如此：揚州富商趙國器，有一個兒子叫做揚州奴，很是不肖。國器憂愁染病，臨終便請托親友李實（李實有古君子之風，所以人皆呼爲東堂老）照顧他的兒子。揚州奴在國器死後，爲柳隆卿、胡子傳兩個無賴子所誘惑，越發的放蕩起來，東堂老屢次向他忠告，他也不肯悔改，以至把家產蕩盡，窮到討飯的地步。他這時向那兩個無賴的朋友求助，他們卻都不肯幫助。揚州奴因此從迷夢中醒覺，痛悟前非，向東堂老之妻借了一點資本，賣菜爲生。後來東堂老見他真的回了心，便招呼他來把國器臨終時暗中托付他保管的銀錢和字據，拿了出來；揚州奴以前賣掉的不動產，東堂老早都用這筆錢祕密的收買回來，現在一齊還了他。此劇東堂老是主角。情節雖然單純，但

排場工緻，描寫能盡委曲，四折都緊張有味。曲辭採用本色，而把東堂老忠告揚州奴的話，竭力的描摩着；操心照料之情，非常有味。東堂老的誠實，不肖子的狂態，無賴子的幫閒，都寫得面目活躍。劇之出典，還不得其詳。

趙禮讓肥是以後漢書趙孝傳為根據。主脚是趙禮，情節如下：趙孝、趙禮兄弟二人，奉母避亂於宜秋山下，以打柴採藥為生，孝養母親。有一天，弟禮入山採野菜藥苗，被賊盜拿入山寨，要把他剖腹剜心，做醒酒湯兒喫。趙禮向賊魁請准了一個時辰的假，回家向老母長兄告別，再到山寨受死。他到家時，兄孝打柴未歸，他等待不及，拜別老母，便回山寨了。趙孝打柴回來，知道了這件事，跟蹤追在趙禮之後，跑向山寨。母親也趕上去了。他們三個人互相爭着死，都相讓道，「我身體肥，把我殺了吧。」賊盜為他們所感動，反而自行謝罪，把他們都放回去。後來賊魁改過，做了武人，屢立戰功，被封為兵馬大元帥，以趙禮兄弟為賢士，而薦之於朝廷云。此事固足令人感動，劇之結構亦整潔，不冗雜；曲辭在本色之中，有味道，有情熱。

楊氏女殺狗勸夫

元曲選本

○末本

○軟末泥雜劇

右劇爲蕭德祥作，出典未詳。孫華被他的哥哥孫榮從家裏趕出去，在城南破瓦窰中居住，乞食爲生。孫榮與柳隆卿、胡子轉兩個光棍，終日沈湎於酒，孫華雖竭力盡孝悌之道，孫榮也照樣百般的打罵他。孫榮的妻楊氏甚賢，常常勸戒她的丈夫，但是並沒有效果。後來楊氏設了一計，乘她丈夫不在家，殺死一條狗，給它穿上衣服，裝成人的死屍，乘着黑夜，放在門口。孫榮大醉回家，見了這條死狗以爲是死人，他恐怕受到牽連，於是請託胡、柳二友幫忙，把它背到遠處去，但兩人都不肯答應。他的妻說，「請弟弟幫忙，他一定肯做。」夫婦到破瓦窰中一說，孫華果然痛快的來幫忙。孫榮遂爲骨肉之情所動，覺悟了以往的錯誤，使弟弟管理家業，不再和柳、胡二友來往了。故事梗概如此，弟弟孫華是主腳。事件雖然是類似兒戲的計策，但結構卻工緻。劇中描寫弟弟爲哥哥所虐待，卻始終還盡孝悌之道的情狀，非常能引起讀者的同情。第二折所演兄在雪中路上醉臥着，弟背着送回家去的一段，曲辭和科白都極好。德祥的曲辭，是和秦簡夫一樣的本色，決不劣於簡夫。明初徐

引申此劇爲長篇，作成了殺狗記傳奇，那傳奇雖很有名，但到底不如這僅只四折的雜劇。

昊天塔孟良盜骨 元曲選本 ○末本 ○脫膊雜劇

右劇朱凱作。宋朝的武將楊令公，和他的第七子楊七郎征遼。令公陷敵重圍中，撞李陵碑而死。敵人將他的屍首焚燒了，把骨殖吊在昊天寺塔尖上，每日使兵士們用箭去射那骨殖，這樣來污辱他（此事不上演）。令公的鬼魂，託夢給他的兒子楊六郎，六郎纔得知此事。第一折楊令公之魂主演六郎和部下的勇士孟良，商議妥了盜骨的計畫。第二折孟良主演他們兩人來到昊天寺，用話恐嚇僧人，把骨殖盜走。後面的追兵趕來，六郎便負骨先逃，孟良留在後面拒敵。第三折孟良主演六郎帶着骨殖逃進了五臺山與國寺，不料在寺中和做了和尚的哥哥五郎相遇。番兵到了，五郎把番將韓延壽誘騙到寺中而擊殺之。第四折楊氏一家主演楊氏一家的武勇故事，後世也有楊家將演義小說，近時皮黃劇中，也有種種用它做題材的，流行民間，很有名。卽在元代以前，恐怕也有關於此事的演義小說吧。而此劇大概是從那些作品中取材的。結

構整齊，四折都有效果。第一折悲壯，第二折第三折勇壯，第四折痛快。曲辭本色而極有力。第四折現在在崑曲中也還上演。（校者案：第二折也有上演，詳前第一章。）末期的作品中，我以爲東堂老、殺狗勸夫及此劇，值得被推稱爲代表的傑作。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元明雜劇本 ○末本

右劇羅本（字貫中）作。但於正音譜中爲無名氏作。劇中乃敘宋太祖初仕周，因得衆望，受周禪卽帝位，乘風雲而平定南唐、吳越、南漢、西蜀的故事。第三折中表演太祖雪夜微行，訪宰相趙普於其郊，計畫征伐江南的事，這一段是此劇的中心，確是佳構；其他各折，便無味、冗雜，幾乎不足觀了。但其曲辭典雅，可視爲文采派，決非凡手。雪夜訪趙普的一折，收於集成曲譜中，所以現在似乎還被唱着。故事則出於宋史趙普傳。

（五）元無名氏傑作

現存元明間無名氏所作的雜劇中，確實可以推定爲元人作品的，總要算存於元刊

本中的諸葛亮博望燒屯、張千替殺妻、小張屠焚兒救母、嚴子陵垂釣七里灘。此劇如宮大用條之所述或即

宮氏所作四種了。其他存於元人雜劇選、元曲選、元明雜劇中者，難以確定其為明作抑元作者

很多。現在有兩個可以推定它的時代的標準：（一）朝野新聲太平樂府有元至正十一

年的序，該書卷六載有題為孫季昌作的集雜劇名詠情，此歌中詠及的雜劇題名和現存

無名氏作的題名相合者，有鴛鴦被、抱妝盒。並元曲選本二種，這一類的作品，我以為推定為元

人所作，是可以的。（二）與太和正音譜中著錄的「古今無名氏雜劇一百一十本」題

名相合的作品，推定為元人所作，我以為大抵沒有什麼錯誤。何以故呢？蓋正音譜中雖稱

為「古今無名氏」但在「國朝三十三本」之條，註着「內無名氏三本」而國朝即明初

知名之作，恰好著錄着三十本。其次乃列舉「古今無名氏雜劇」因思所謂「內無名氏

三本」的明人之作，可以解釋為被列於「古今無名氏雜劇」裏面；大概那就是寫在最

後的危太樸、衣錦還鄉以下的三種吧。危太樸名素，是卒於明初洪武五年的有名的人。我

覺得此劇是在危素死了以後作的。太樸是他的字如果是在他生前作的大概就要用他的官名了即是明初的作品。所以把此

劇以下的三種，推定就是那「內無名氏三本」的明初的作品，這事不爲無徵吧。以我的解釋，除了這三本以外，正音譜的編者都認爲是元人所作。而編者是從元末到明初的顯貴的人，古曲和新曲的區別，總能知道吧。所以現存無名氏的作品，凡是它的題名和正音譜相合的，我便推定它是元人作品。現在列舉其目如左：

玉清庵錯送鴛鴦被

正音譜中略稱
錯送鴛鴦被

金水橋陳琳抱妝匣

抱妝匣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

滴水浮漚記

凍蘇秦衣錦還鄉

蘇秦還鄉

神奴兒大鬧開封府

大鬧開封府

龐涓夜走馬陵道

夜走馬陵道

孟德耀舉案齊眉

舉案齊眉

玎玎璫璫盆兒鬼

盆兒鬼

風雨像生貨郎旦貨郎旦

隨何賺風魔蒯通智叢蒯通

錦雲堂暗定連環計王允連環計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留鞋記 (以上元曲選本)

蘇子瞻醉寫赤壁賦醉寫赤壁賦 (元明雜劇本)

以上所列，大半都是可觀的有趣的作品，試略述之。

風雨像生貨郎旦元曲選本 ○旦本

以我個人的嗜好來說，那麼我便想推舉此劇，為無名氏的第一傑作。據說有 *Benji* 的法譯本（一八三八年刊）所謂「貨郎」本是搖着鼗鼓，賣圍閣用品的人。從那搖鼓的聲音，發達成了一種俚鄙的歌曲，說唱這歌曲，便是此劇的主眼。所謂「旦」因為唱者是女脚。所謂「像生」就是「說像聲兒」即在劇中說唱貨郎。劇之情節如此：有一個當舖的主人李彥和，為妓女張玉娥所迷，於是把她迎入家中為妾，其妻因此生氣而死。玉娥

又盜取了些金銀財寶，把家中點起一把火燒掉，和情夫魏邦彥夥同一氣，把彥和推落在洛河水中逃走了。乳母張三姑把彥和的幼兒春郎賣給了千戶完顏氏。春郎長大後，承襲了官職，出外催釐窩脫銀兩，某日在一個驛店招呼說唱貨郎的老女消遣，而這老女就是乳母三姑，他唱的就是用李彥和一家的事編成的貨郎。春郎聽着很是驚異，因為那些事正和養父告訴他的自身的境遇相合。他因此知道了這個老女就是自己的乳母，而他的父親彥和，幸而還活着，和三姑一塊兒走來，三姑稱之爲兄，父子便很可慶幸的再會合了。此劇是以悲歡離合爲主題的；結構亦好；曲辭雖本色俚質，但不陷平實，頗有潤澤。筆致中亦現才氣。而第四折的探入歌曲，這就是在元曲中放一異彩的緣故。這第四折，直到後世還做爲散齣流行着，卽在今日，那譜仍然存在，俗稱「女彈」。清洪昇有名的長生殿傳奇中彈詞一齣，完全是模仿他。

金水橋陳琳抱妝匣

元曲選本

○末本

○君臣雜劇

其事極奇。宋眞宗因爲沒有太子，時常不樂，後來聽信太史之奏，親到御園中用彈弓

發金彈丸，令妃嬪尋覓。李美人拾得那個金彈，真宗當夜幸之，便得了皇嗣。降生以後，皇后很是嫉妒，命宮女寇承御把太子弄死，丟在金水橋河下。承御詎出太子，卻想要救他的性命，恰巧遇着內使陳琳抱着妝盒在花園中採辦果品，承御向陳琳說明了這情形，便把太子放在盛果品的妝盒中，使他偷偷的把妝盒送到皇帝的嫡親兄弟八大王府中。八大王收養太子，經過了十年光景，領着他進宮，說是自己的世子，晉謁真宗。皇后怪其聲音舉止似李美人，於是拷問寇承御。承御不肯吐實，撞金階而死。又過了十年，真宗崩，遺命以八大王的世子承繼大統，是卽仁宗。他卽位以後，召陳琳詳細的敘說昔日抱妝盒的事，情節略如上述。第四折仁宗細聽往事的一場，有點無聊，其他任何一折都是好關目，例如第二第三折，結構極佳，曲辭雖爲本色，但稍微附加着一點文采，作得精神爽快。這件事並不是史實，或者也許是學趙氏孤兒的納孤兒於藥籠而把他救出去的意趣的吧。

玎玎璫璫盆兒鬼

元曲選本 ○末本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

元曲選本 ○末本

右二劇事蹟相似，意趣也有相似的地方。盆兒鬼的故事如此：楊國用請算卦先生算卦，那人說他在一百天以內有血光之災，只有離家千里之外，可以躲避。因此他便出外經商，躲避災難，不料當第九十九天，他在歸途上投宿瓦窰村盆窰趙家，被盆窰趙殺死，拖到瓦窰中，把死屍焚燒了。有一個叫張愷古的老人，在瓦窰中討了一個瓦盆，楊國用的幽魂就隨着這個盆到他家中，囑託老人把這盆拿到開封府府尹包待制那裏去告狀。老人拿着盆到府尹面前，在盆沿上敲了幾下，幽魂便叮叮璫璫的說話訴冤，舉出犯人來。硃砂擔的情節如此：王文用爲躲避百日以內的血光之災，出外去賣硃砂，在路上爲惡漢纏住，遂於某夜被殺。惡漢更到王文用的家裏，殺其父，奪其妻。文用的幽魂作祟，把惡漢弄到地獄中了。如上所述，兩者之間有情節類似的地方。並且盆兒鬼的第一折及硃砂擔的第一折，都有一場是主人公在遇害之前，做過爲兇漢劫殺的惡夢；遇害之後，在盆兒鬼第二折，那一場是正末主演窰神懲罰瓦窰店的夫婦，而在硃砂擔第三折，那一場又是正末主演東嶽太尉神在森羅店檢點王文用及其父被殺害事件的文卷，這意趣也是一致的。所以這

兩劇一定有一部是模仿之作。盆兒鬼始終場面緊張，能夠動人，但硃砂擔的後半氣味委頓，沒有趣味。所以結構是盆兒鬼較勝，幽魂也很具備喜劇的要素，頗為有趣。曲辭則盆兒鬼俚質，硃砂擔比較略顯潤澤，都是本色派，並非劣作。

龐涓夜走馬陵道

元曲選本 ○末本

隨何賺風魔蒯通

元曲選本 ○末本

錦雲堂暗定連環計

元曲選本 ○末本

右三種均為史劇。馬陵道梗概如此：戰國時代，孫臏和龐涓一同向鬼谷子學兵法，後來都在魏國做官。龐涓因為孫臏的兵法比自己高明，很是嫉妒。於是向魏公子進讒言，到底削了孫臏的兩隻腳。孫臏恐怕再有不幸，便假裝瘋狂，與羊犬同眠。齊國的使者卜商看破了這情形，暗暗的救出孫臏，帶着他一同歸國。齊國便拜他為軍師，請他統領齊、楚、燕、韓、秦之軍攻魏，魏國應戰的便是龐涓。孫臏在馬陵山下設置伏兵，假裝敗退，把龐涓引到那裏，結果大破魏軍，拿住龐涓，先把他雙足削了，然後斬殺復仇。此劇是根據史記孫子吳

起列傳加以潤飾而成的。曲辭雖平實缺乏生氣，但結構不惡，多好關目。所以此劇實演上的效果，似乎很好。後世流行的明末散齣集醉怡情中，把它完全載入。清乾隆年間的納書楹曲譜中，載其第一第三第四折，現今的集成曲譜中，也載其第三折。直到現在此劇還有一部分能被唱的。

賺蒯通是敘漢高祖一統之後，懷疑韓信有叛意，託故召他入朝。韓信的臣蒯文通堅阻前往，韓信不聽，入朝後終於被殺。文通恐怕禍及己身，詐裝瘋狂，住在羊圈裏面。宰相蕭何聞知此事，使隨何親往探聽虛實，隨何看破了真象，便把文通賺入朝中。文通意氣昂然，不辭一死，聲辯韓信並無叛意。於是蕭何答應來日入朝奏請高祖對文通加官賜賞，而高祖已下詔把文通的罪赦免了。此劇是根據史記淮陰侯列傳和漢書蒯通傳敷演而成的。結構是直線的，比馬陵道缺少變化，如在第一折中表演張良因與蕭何等意見不合，飄然入山修行，便妨礙着情節的統一；但其曲辭悲慨激越，比馬陵道有生氣。馬陵道第三折與賺蒯通第三折，這兩場都是假裝瘋狂，其意趣恰相類似。不過根據正史，則孫臏並無

佯狂之事，蒯通便有之，史記中有一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爲巫，因此可以認爲馬陵道是模仿之作。且賺蒯通一劇，佯狂的義士的面目，也是寫得躍躍欲活。如果拿來上演，則賺蒯通缺少活動，因此或許不及馬陵道；但是如果拿來讀，還是賺蒯通有味兒。

連環計最有趣味，情節如此：後漢末年，董卓專權，覬覦帝位。王允想要殺他，便定了連環計，先設宴招呂布，允許把義女貂蟬給他爲妻；又設宴招董卓，以貂蟬的色誘惑之，約定把貂蟬獻給他，並且第二天真把她送到董卓府中。呂布見貂蟬爲董卓所有，異常憤怒，遂加入忠臣王允等人之黨，終於把董卓殺了。出典雖是後漢書董卓傳及呂布傳，但貂蟬一事，不見正史，而元至治年間刊行的三國志平話卻有此情節，所以或許是從此類講史小說中取材的。此劇用美女增添了色彩，比前二劇爲優美。因爲事件是複雜的，故場面稍有冗雜之處。但結構巧妙，在第二折中，王允設連環計，兩次張宴，那一場是最好的關目。納書楹曲譜也把這場收入了。曲辭文采稍增，比前二劇典雅清麗。如果把結構曲辭平均來考察，那麼此劇在三者之中，大概占着第一位吧。

凍蘇秦衣錦還鄉

元曲選本

○末本

蘇子瞻醉寫赤壁賦

元明雜劇本

○末本

兩劇的主人公，一個是戰國的策士，一個是宋代的文人，都是描寫陷於窮境的讀書人的作品。凍蘇秦是敘洛陽農家子蘇秦，和他的學友張儀相約同去應取功名，離鄉而入秦國。張儀先行入都，蘇秦留在弘農縣的旅店中。弘農有一位王長者，很器重他，請他到家中飲酒，並且贈送他路費，激勵他前進。但是不料他得了一場凍天行病症，中途又白白的回到家中。他剛到家，父母妻兄就都因為他沒能得官，一齊責備他。他很以為恥，決計再不入家門。他走到咸陽，聽說張儀已經做了秦邦右丞相，便去訪他。張儀故意請他到冰雪堂，把四面的窗戶推開，外面堆起雪來，令人攪動風車，使蘇秦挨凍。給他冷酒冷饅頭喫，這樣來羞辱他。蘇秦受不過這氣，將要自縊，這時張儀又暗地裏派人給蘇秦旅費，使他去求官。後來蘇秦到底為趙國所用，衣錦還鄉。他的父母和家屬到驛亭去看他，他便懷恨以前對他的無情，不肯相認。張儀來訪，也因往日冰雪堂的仇怨，向他斥責。後來把以往的事情說

破，蘇秦感於張儀激勵他的恩德，認了他的父母兄嫂及妻。此劇出典雖為史記蘇秦傳張儀傳，但在正史中是蘇秦故意召辱張儀以激其意。劇中逆用之，使蘇秦的苦境增加了一層深刻，真是妙絕。結構緊張，四折都好。曲辭也本色而雄渾，把窮士抑鬱的氣象表現得很不錯。此劇或許是不遇的文士，借此發洩胸中不平之氣吧。確乎是傑作。

赤壁賦是寫端明殿學士蘇軾，在參政王安石招宴的席上，乘醉作詞，戲謔雜於侍婢中的安石夫人，於是惹起了安石的怒氣。折第一安石上奏，東坡因此被貶黃州。他在風雪中

出發，邵堯夫、秦少游、賀方回給他設宴餞行。折第二東坡在黃州，和佛印、黃山谷等遊赤壁，作

赤壁賦。折第三天子想要立一座碑，因為要請東坡撰碑文，赦他還朝。折第四此劇意趣平凡，結

構也普通，但其曲辭則文采典麗，和喬吉的詞相類似，好像幾乎不在喬吉以下，也可以列為傑作之一吧。其布局乃以赤壁之遊為中心，僅虛構其前後事蹟而已。唯第二折風雪餞行的意趣，我以為或許是從元初費唐臣的蘇子瞻風雪貶黃州雜劇第一折雍熙樂府卷四取來的。

玉清庵錯送鴛鴦被

元曲選本

○旦本

○閨怨雜劇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

元曲選本

○旦本

○花旦雜劇

鴛鴦被的梗概如此：河南府尹李彥實的女兒玉英，在彥實待罪赴京的時候，被曾借給彥實銀兩的富豪劉彥明逼迫着定了婚，約妥某夜在劉道姑的玉清庵幽會。不料那天晚上，彥明途中一人獨行，巡夜的更卒，見他形跡可疑，把他捉起來關了一夜，因此未能赴約。恰巧那夜有一位上京應試的秀才張瑞卿到玉清庵投宿，玉英誤認他是彥明，兩人竟結了盟。第二天早晨，玉英雖然知道弄錯了人，但他喜歡瑞卿是個秀才，也就以身相許，並且贈給他鴛鴦被做爲定禮。彥明後來再逼迫玉英嫁他，她無論如何也不肯順從了。彥明無法，便罰她在酒店裏當小廝，伏侍來往飲酒的人。這時瑞卿及第得官，來此私行，兩人遂得奇遇；彥實同時也復官河南府尹，又回洛陽，遂使玉英與瑞卿結婚云。府尹的女兒輕舉淫奔，但因發生錯誤，反而得成良緣，這大概是作者寫作的鵠的。元人集雜劇名詠情曲中，也詠及此劇，所以它或許是當時流行的作品。但是如果用現在的眼光去看，則未免是低

級趣味的了。曲辭本色而質實，尙瀟灑可觀。

留鞋記是敍開封府胭脂鋪的少女玉月英，對書生郭華非常相思愛戀，約他元宵節在相國寺中相會。不料那天夜裏，郭華與朋友們飲酒過多，在佛殿中等候月英時，竟醉醺醺的沈睡了。月英入殿以後，叫他，推他，他都不醒。她於是把自己的一隻繡鞋，用羅帕包起來放在郭華的懷裏留做表記，便回家了。郭華醒後，悔恨錯過機會，竟把羅帕嚥入腹中而自殺。府尹包待制審判此案，把繡鞋所有者的月英做爲嫌疑犯，拏來訊問。又因爲只有繡鞋，不見羅帕，包待制便令小吏押着月英到相國寺看着郭華的屍體，尋找羅帕。他們來到寺中，看見郭華的嘴邊，微露着羅帕的一角，月英把羅帕扯出來，郭華便甦醒了。因此事件解決，包待制下斷令他們兩人結爲夫婦云。此劇著想雖有趣味，但結構單純平凡。唯曲辭本色而豔麗，較鴛鴦被爲佳。作者將戀愛劇與裁判劇混合起來，這一點使得外觀有了變化。出典大概是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四買粉兒的故事，不過把原來的白粉鋪的少女改爲胭脂鋪的少女，增添了留鞋這件事而已。

裏，遇着兩個仙女，遂合巹爲夫婦。剛及一載，劉阮有歸思，仙女於是送他們到十里長亭相別。他們尋着舊路回家，一路上的景物，全不似舊日的樣子；而劉晨入山時在門前親手栽植的兩棵松樹，竟長得高入雲霄，使他心中很是疑惑。劉晨走到家門口叫他的兒子劉弘開門，劉弘的兒子劉德很生氣，因爲他的父親已經死去好久了。劉阮不得已，復入山尋桃源，但卻只見高山流水，桃源竟渺無蹤跡了。正當他們絕望將投崖而死時，太白星出現，指引他們到洞，再與二仙女相會。太白星且宣示道，「……神仙眷依然匹配，三年後行滿功成，赴蓬萊同還仙位。」情節大略如此。此劇之所本，是見於梁吳均續齊諧記的周知的故事。結構平板，無足稱者。但其曲辭的端莊流麗，具有馬致遠的風格，就這一點來說，可稱明初第一傑作。所以正音譜中也激賞着說，「王子一之詞，……風神蒼古，才思奇瑰……不容一字增減，老作，老作！」

鐵拐李度金童玉女

元曲選本

○末本（賈仲名作）

這是在元曲中成了一個定型的度脫劇的一種。前面所敘的誤入桃源，雖然也在結

末用着度脫劇的手法，但此劇則以度脫爲主題。女仙西王母的侍者金童和玉女，因蟠桃會上一念思凡，被罰往下界投胎，托生在女真人的某家中，金童爲金安壽，玉女爲其妻嬌蘭，這樣的出現塵世。後來他們的業緣滿了，西王母乃命鐵拐李到人間引度他們還歸仙界。鐵拐李到安壽家中，他們正在張宴歌舞，耽於歡樂。鐵拐李所講的話，他們都不入耳，怎樣也捨不了夫妻的恩愛。後來嬌蘭先省悟了，鐵拐李又將安壽本身嬰兒、姪女、心猿、意馬現形點化，安壽也省悟了。他們回到西王母那裏，西王母很喜歡，勸戒他們今後休動凡心，並且說，「女真人家多會歌舞，你們兩人試歌舞一番看看吧。」他們歌舞完了，西王母又使八仙舞給他們看。結構大略如上。度脫劇裏面，有一種是謫仙投胎式，就是他的前身本是神仙，因爲起了思凡之念，被貶謫到塵世中，經驗人生的樂事。等到後來省悟其爲泡沫夢幻，便又被允許歸還仙界了。拿這樣的教理，包圍劇之外廓者，成了一種定型。此劇卽其一例。此類劇之特色，是投胎——卽托生於下方人間——者限於金童玉女，而以描寫青年男女之愛情或夫婦生活之快樂爲主眼，如本劇便正是如此。或者甚至還有僅用這

種手法，把戀愛劇隱藏起來，做爲戀愛劇的外廓的。例如劉東生的嬌紅記，即是在描寫青春甜美戀愛生活的劇中，使用着這種手法，企圖附會上幾分道教的道德論，把它從全然單純的風情劇中挽救出來。其爲非文學的，與發動儒家道德，而把勸善懲惡之意寓於文學之中，不相上下。此劇在第一折中，插入「細樂」的歌舞，在第四折中演出金童玉女的連舞和八仙的合舞，舞臺是極其華美，曲詞亦非常豔麗，開了後來像周憲王那樣歌舞雜劇的端緒。

大概自從元末到明初，雜劇漸趨華美的傾向，愈見顯著，元初的素樸生動的风格，慢慢的消失，陷於頽唐趣味的流弊也就起來了。我以為這或許就是使雜劇趨向衰頽終於引得南曲戲文達到成名的境地之一原因。元代初期的雜劇，宛如革命草創的功臣，在兵馬倥傯間，定了王業的基礎。即使或有欠精緻的粗豪處，但規模的宏壯，魄力的雄渾，總是充滿着新興的氣象。及其末造，雖則纖細工緻，卻是缺乏潑刺精神的靈動。宜乎後世的作家難及元人者，不在其工緻而在其素樸也。何良俊所謂「蒜酪氣」者，就是這種地方。

第七章 元人雜劇現存書目

一、雜劇作者之考定，主以元鍾嗣成錄鬼簿及明初寧獻王太和正音譜所著錄者爲根據。兩書所定一致者，爲避免煩瑣起見，不復一一註記，其有不同者，註記之。

一、雜劇之名目，以元刊古今雜劇三十種爲主，以元曲選補之，其他各據其現存本。唯逸文從錄鬼簿所著錄。

一、逸文惟限於一套具備者附錄之。書目低下一格，以與全本區別。著者採集逸文，向未出雍熙樂府以外，唯最近上海復旦大學趙景深君，亦參考詞林摘豔而刊行元人雜劇輯逸，亦有余未留意之逸文，故甚得其便。北京大學顧隨氏於讀書週刊中批評趙君之著，復指出其所遺之四套，因此余更獲得方便。（校考案：今又把顧隨君在燕京學報發表的元明殘劇八種一文裏所舉的補入。）

一、作成此書目之基礎，依賴王國維氏宋元戲曲史第十章元劇之存亡者良多。但著者亦有幾分意見不同處，且又有得補其若干不備者，此乃因王氏以後略有曲本出世故也。

一、作家排列之前後，與第三章作家略歷之次序相同。

（校者案：自脈望館藏曲發見後，這目錄上又可添補不少。可惜原書還未印成，校者雖曾獲讀一部分，但也未遑遍讀全書，現在把確知其為元人的作品者據目錄增入。此外又把息機子元人雜劇選、顧曲齋刊本、陽春奏、柳枝集、醉江集、李開先改定元賢傳奇及鄭振鐸先生校印的世界文庫等一併補入。這樣，這目錄也可稱為「現存板本書目」了。其他若坊本元曲大觀、吳梅古今名劇選、童斐元曲和盧冀野先生元人雜劇全集，都是覆印通行本，不好算一種新的板本，所以不一一加注了。又凡是校者新加的，一律在前面加一*記號，不再分別注明。）

（一）初期 全本六十八種 逸套十三種（校者案：今又增全本十三種，減逸套一

關漢卿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元曲選本 錄鬼簿題「煙月舊風塵」正音譜作「救風塵」 * 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元曲選本 * 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杜藥娘智賞金線池 元曲選本 * 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 顧曲齋本 * 柳枝集本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元曲選本（錄鬼簿不著錄正音譜著錄）（校者案：明藍格鈔本錄鬼簿有著錄） * 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感天動地竇娥冤

元曲選本
附江集本

(錄鬼簿不著錄正音譜著錄)

* 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望江亭中秋切綸旦

元曲選本

* 脈望館校元人雜劇選本

溫太真玉鏡臺

元曲選本

* 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 柳枝集本

閨怨佳人拜月亭

元刊本

(錄鬼簿「亭」作「庭」)

詐妮子調風月

元刊本

* 世界文庫本

關張雙赴西蜀夢

元刊本

(正音譜略稱「雙赴夢」)

關大王單刀會

元刊本

* 脈望館鈔本(作「關大王獨赴單刀會」)

元刊本概未題作者姓名，姓名係據錄鬼簿及正音譜所著錄而斷定者。

錢太尹智勘緋衣夢

元人雜劇全集本
鈔本(鈔本取正目「王閻香夜月四春堂」為題)

(錄鬼簿「智勘」作「鬼報」)

* 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又
* 顧曲齋本 * 世界文庫本

北平圖書館藏明顧曲齋刊本。近時盧前編元人雜劇全集排印而收入之。(校者案：鄭振鐸君

會據涵芬樓藏本影鈔錄副，編世界文庫時，即將本書排印收入，後盧君又據以重印。)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元曲選本

* 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元曲選題關漢卿撰，但錄鬼簿正音譜皆未著錄，且清初錢遵王也是園書目作無名氏，故是否關漢卿作，頗有疑問。

？西廂記 第五本 單行本

王實甫西廂記第五本為關漢卿續作，此說雖見明人南濠詩話、藝苑卮言等書，但並無確證。

*劉夫人慶賞五侯宴 脈望館鈔本

*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脈望館鈔本

*山神廟裴度還帶 脈望館鈔本

*狀元堂陳母教子 脈望館鈔本

楊顯之

臨江驛瀟湘夜雨 元曲選本 * 顧曲齋本 * 柳枝集本（題作「秋夜瀟湘雨」）

鄭孔目風雪酷寒亭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正音譜記有「酷寒亭」且末二本，「現行本為末本。然錄鬼簿中題為「蕭縣君風雪酷寒亭」

所謂蕭縣君就是鄭孔目之妻，據現行本則妻在第一折便即死去，並非可作題目之主要人物。故錄鬼簿所著錄者，大約是和現行本組織上頗有不同之且本罷。（校者案：明鈔本錄鬼簿作「酷寒亭」下注「孫君託夢泰川道，鄭孔目風雪酷寒亭」）

王實甫

西廂記

單行本（錄鬼簿題「崔鶯鶯待月西廂記」）

四丞相歌舞麗春堂

元曲選本（錄鬼簿「四丞相」作「四大王」校者案：明鈔本作「麗春園」注「天王歌舞麗春園」）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醉江集本

*呂蒙正風雪破窑記

辰望館鈔本

韓彩雲絲竹芙蓉亭

（仙呂宮一套）

附錄於明王伯良校注之西廂記。又雍熙樂府卷四題為麗情之一套，亦即此曲。

蘇小卿月夜販茶船

（中呂宮一套）

雍熙樂府卷七思怨一套，即此曲。其中鬪鶴鶉一隻，亦載於北詞廣正譜，明記為「王實甫撰販茶船」。

張國賓

公孫汗衫記

元刊本 元曲選本 (錄鬼簿題「相國寺公孫汗衫記」元曲選題「相國寺公孫合汗衫」) * 脈望館鈔本 (題同錄鬼簿)

薛仁貴衣錦還鄉

元刊本 元曲選本

? 羅李郎大鬧相國寺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 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元曲選題張國賓撰，元明雜劇題張國賓撰；錄鬼簿不著錄，正音譜列無名氏，以之為張國賓之作，可疑。(校者案：錄鬼簿續編列入失載名氏)

石子章

秦脩然竹塢聽琴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 顧曲齋本 * 柳枝集本

黃貴娘秋夜竹窗雨 (仙呂宮一套即第一折)

趙君謂載於詞林摘鱸卷四。

馬致遠

太華山陳搏高臥

元刊本 元曲選本 * 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 元人雜劇選本 * 陽春奏本 * 改定元賢傳奇本 * (元曲選及古名家雜劇本「太」均作「西」)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元刊本 元曲選本 (錄鬼簿不著錄，正音譜著錄) (校者案：明鈔本錄鬼簿有著錄) * 脈望館鈔本 * 醉江集本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元曲選本

*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

元曲選本

*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藏) * 續志齋刊本(趙萬里藏)

* 醉江集本

* 顧曲齋本(鹽谷溫)

半夜雷轟薦福碑

元曲選本

(錄鬼簿不著錄正音譜著錄)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 醉江集本

(校者案明鈔本錄鬼簿有著錄)

江州司馬青衫淚

元曲選本

*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 顧曲齋本

* 柳枝集本

* 改定元

邯鄲道省悟黃梁夢

元曲選本

(錄鬼簿題爲「開境闡教黃梁夢」)

*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元曲選雖署馬致遠撰，但據錄鬼簿則第一折爲馬致遠，第二折爲李時中，第三折爲花李郎學士，第四折爲紅字李二之作云。

孟浩然踏雪尋梅

元人雜劇選本

* 辰望館校元人雜劇選本

元人雜劇選題爲馬致遠撰，然誤矣。錄鬼簿著錄東吟詩踏雪尋梅，以爲馬致遠作。正音譜亦著錄，但與此劇恐非一種。近時吳梅於其集刊奢摩他室曲叢第二集中，有明周憲王所作孟浩然踏雪尋梅，與元人雜劇選中題爲馬致遠撰之本，僅於文字上略有出入，其餘完全相同。周憲王此外尚有若干改作元人雜劇之作，以此推之，此或亦改馬致遠之劇而成者歟？元人雜劇選之編者，必係將周憲王之改作，誤認爲馬致遠之原作也。

王仲文

救孝子烈母不認屍

元曲選本

漢張良辭朝歸山

(仙呂宮一套)

雍熙樂府卷五題爲歸隱之一套是也。其中節節高一隻與北詞廣正譜所載「王仲文撰張子房劇」之村裏逐鼓曲文一致。此套爲顧隨檢出者。

紀君祥

冤報冤趙氏孤兒

元刊本 元曲選本

* 醉江集本

費唐臣

蘇子瞻風雪貶黃州

(仙呂宮一套即第一折)

* 脈望館鈔本

雍熙樂府卷四題爲蘇子瞻風雪貶黃州之一套是也。其寄生草么篇二隻與正音譜所載費唐臣貶黃州頭折一致。(校者案：今已得全本。)

趙明道

陶朱公范蠡歸湖 (雙調一套)

雍熙樂府卷十一有題爲范蠡歸湖之一套，大約是趙明道所作罷！

白樸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頭曲齋本 *醉江集本
改定元賢傳奇本

裴少俊牆頭馬上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錄鬼簿題爲「鶯鶯簡牆頭馬上」)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柳枝集本

董秀英花月東牆記

辰望館鈔本

李克用箭射雙雕

(中呂宮一套)

雍熙樂府卷六題爲射雙鵬之一套即是。其中六么篇六么序道合柳青娘四隻亦載北詞廣正譜，皆署「白仁甫撰箭射雙鵬。」

韓翠蘋御水流紅葉

(正宮一套即第三折)

雍熙樂府卷二題爲御溝紅葉之一套即是。其中柳青娘道和二隻亦載正音譜，署爲「白仁甫流紅葉第三折」故知此一套爲其第三折。

李文蔚

同樂院燕青博魚

元曲選本 (錄鬼簿題「報冤盜燕青揆魚」)

* 辰望館鈔本

* 醉江集本

* 張子房圮橋進履

* 辰望館鈔本

* 破苻堅蔣神靈應

辰望館鈔本 (錄鬼簿題「謝玄肥水破苻堅」)

尙仲賢

尉遲公三奪槩

元刊本 (錄鬼簿題「尉遲恭三奪槩」)

漢高祖濯足氣英布

元刊本 元曲選本

錄鬼簿列爲尙仲賢作，正音譜元曲選並作無名氏。今從錄鬼簿。(校者案：孟稱舜刻本及明鈔本錄鬼簿均無此目。)

洞庭湖柳毅傳書

元曲選本 * 顧曲齋本 * 柳枝集本

? 尉遲公單鞭奪槩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 辰望館鈔本

元曲選元明雜劇並署尙仲賢撰，恐係因與前敘之三奪槩題名類似而致誤者。三奪槩於錄鬼簿及正音譜中俱有著錄，爲尙仲賢作。唯以元刊本三奪槩與元曲選本單鞭奪槩加以比較，則曲白關目皆不相同，全然別本。殆單鞭奪槩乃後人之改作歟?

*十樣錦諸葛論功 脈望館鈔本(錄鬼簿作「武成廟」——「明抄本錄鬼簿作「受顯命」——)也

海神廟王魁負桂英 (雙調一套)

雍熙樂府卷十一題爲王魁負桂英者，卽此。

戴善甫

陶學士醉寫風光好 元曲選本 (錄鬼簿中「陶學士」作「陶秀實」) 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陽春奏本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 (商調一套)

雍熙樂府卷十四題爲翫江樓之一套，卽此。

李好古

沙門島張生煮海 元曲選本 (錄鬼簿題「張生煮海」) 柳枝集本

王伯成

李太白貶夜郎 元刊本

李直夫

便宜行事虎頭牌 元曲選本 (錄鬼簿題「武元皇帝」——)

李取進

神龍殿樂巴喫酒

(南呂宮雙調二套)

雍熙樂府卷九西蜀火災，卷十二樂巴喫酒二套，想或為其逸文。南呂之西蜀火災，可推定為樂巴故事，與廣正譜所載李取進樂巴喫酒南呂草池春曲一隻，調子與韻皆同，或本與之為一套曲耶？

鄭廷玉

看錢奴買冤家債主

元刊本 元曲選本

* 辰望館校元人雜劇選本(「看錢奴」作「看財奴」)

楚昭王疎者下船

元刊本 元曲選本

* 辰望館鈔本(元曲選及鈔本「昭王」均作「昭公」)

包待制智勘後庭花

元曲選本

*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包待制」作「包龍圖」)

布袋和尚忍字記

元曲選本

* 辰望館校元人雜劇選本

* 宋上皇御斷金鳳釵

辰望館鈔本

石君寶

李亞仙詩酒曲江池

元曲選本

*顧曲齋本

魯大夫秋胡戲妻

元曲選本

狄君厚

晉文公火燒介子推

元刊本

李行道

包待制智勘灰闌記

元曲選本

李壽卿

說鱖諸伍員吹簫

元曲選本

月明和尚度柳翠

元曲選本

*元人雜劇選本

*柳枝集本(原注或云王實甫作)

元曲選中爲無名氏作。錄鬼簿著錄李壽卿之月明三度臨岐柳，正音譜略稱爲臨岐柳。王國維曲錄卷二據此定元曲選本度柳翠爲李壽卿作。蓋所謂「臨岐柳」乃指妓女。例如謝天香雜劇第二折牧羊關曲云「妾身是臨路金絲柳」即是妓女之意。然則度柳翠之柳翠亦爲妓女，蓋或係後人改題者。故從王氏之說。

吳昌齡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

元曲選本

(錄鬼簿題「張天師夜斷辰鈞月」說見第四章「六」)

花間四友東坡夢

元曲選本

(錄鬼簿不著錄正音譜著錄)(校者案明鈔本錄鬼簿有著錄)

西遊記

明刊單行本(鹽谷溫據宮內省圖書寮藏本校印之活版通行本)

*世界文庫本

本書為六本二十四折之長篇，題為元吳昌齡撰。錄鬼簿著錄吳昌齡之唐三藏西天取經正音譜亦著錄西天取經，題材與本書相當。本書為其改題抑為別本，尚不得詳。(校者案據孫楷第君之考證，西遊記實為明楊景言作。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今存二套，一雙調套，見萬壑清音、北詞廣正譜、九宮大成譜、納書楹曲譜等書，題為回回迎僧。一仙呂套，見萬壑清音及納書楹曲譜，題為諸侯餞別或北饒。)

高文秀

好酒趙元遇上皇

元刊本

*辰望館鈔本

黑旋風雙獻功

元曲選本

(錄鬼簿「功」作「頭」)

*辰望館鈔本

須賈諍范叔

元曲選本

(錄鬼簿「叔」作「睢」)

*元人雜劇選本

*保成公徑赴澠池會

辰望館鈔本

(錄鬼簿正音譜作「廉頗負荊」)

*劉玄德獨赴襄陽會

辰望館鈔本

周瑜謁魯肅

(南呂一套即第二折)

雍熙樂府卷九誤題爲王祭之一套，即此其中蝦蟇序一隻與正音譜所載之「草池春」即園蝦蟇高文秀謁魯肅第二折。一隻同文，而其他曲辭中更有周公瑾（周瑜之字）魯子敬（魯肅之字）之名，故其爲此劇，無容疑矣。

張壽卿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元曲選本
柳枝集本

元明雜劇本

明刊紅梨記（董氏影印）附錄本

*顧曲齋本

武漢臣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元刊本

元曲選本

*醉江集本

?李素蘭風月玉壺春

元曲選本

元人雜劇選本

元曲選署武漢臣撰，惟錄鬼簿與正音譜俱未著錄。元人雜劇選中亦作無名氏。蓋錄鬼簿著錄

之武漢臣作鄧瓊娥梅雪玉堂春。正音譜中略稱為玉堂春。或與此混同，亦未可知。且此劇與武漢臣老生兒相較，則老生兒曲辭俚質，此劇文采典麗，作風全然相反，不能認為出於一人之手也。（校者案：錄鬼簿續編賈仲明名下有此目。）

？包待制智勘生金閣

元曲選本

*脈望館校元人雜劇選本（「勘」作「賤」）

此劇亦於元曲選中為武漢臣作，而錄鬼簿正音譜無著錄，可怪者也。（校者案：元人雜劇選作無名氏撰。錄鬼簿續編失載名氏項下有此目。）

岳伯川

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

元刊本

元曲選本

（錄鬼簿元曲選題「呂洞賓度鐵拐李岳」）

*醉江

羅光遠夢斷楊貴妃

（正宮一套）

雍熙樂府卷二題為馬踐楊妃之一套是也。其中說「布衫貨郎兒二隻，北詞廣正譜亦載之，署為岳伯川撰楊貴妃。」

康進之

梁山泊李逵負荆

元曲選本

（錄鬼簿中「李逵」作「黑旋風」）

*醉江集本

孟漢卿

張鼎智勘麗合羅

元刊本 元曲選本
本 附江集本

(元曲選中「張鼎」作「張孔目」)

*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

(附)作者有兩人難定為誰者二種

石君寶戴善甫皆初期

諸宮調風月紫雲庭

元刊本

據錄鬼簿則石君寶有諸宮調風月紫雲亭。戴善甫有宮調風月紫雲亭。(校者案：明鈔本錄鬼簿，戴善甫名下無著錄。是此劇當為石君寶作。)

孔文卿金仁傑孔初期金中期

東窗事犯

元刊本

* 世界文庫本

據錄鬼簿兩人均有秦太師東窗事犯。(校者案：明鈔本錄鬼簿，著錄於孔文卿下者，有附注十六字，同元刊本正名。著錄於金仁傑下者，注「次本」兩字。是今所傳之一本，實為孔文卿作。)

(二) 中期 全本十三種 逸套二種 (校者案今又增全本五種)

宮天挺

死生交范張雞黍

元刊本

元曲選本

* 脈望館校元人雜劇選本

* 醉江集本

喬吉

玉簫女兩世姻緣

*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 元人雜劇選本

* 顧曲齋本

* 柳枝集本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 柳枝集本

* 改定元賢傳奇本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

*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錄鬼簿題「唐明皇御斷金錢記」)

* 顧曲齋本

鄭光祖

輔成王周公攝政

元刊本

傷梅香騙翰林風月

* 元曲選本

* 脈望館校元人雜劇選本

* 顧曲齋本(題作「白敏中傷梅香」)

迷青瑣倩女離魂

元曲選本

* 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 顧曲齋本

* 柳枝集本

醉思鄉王粲登樓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 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 醉江集本

* 立成湯伊尹耕莘

脈望館鈔本

(錄鬼簿作「放太甲伊尹扶湯」明鈔本錄鬼簿作「耕莘野伊尹扶湯」)

* 鍾離春智勇定齊

辰望館鈔本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不著錄)

* 虎牢關三戰呂布

辰望館鈔本

* 程咬金斧劈老君堂

辰望館鈔本

(錄鬼簿作「醜齊后無鹽破連環陣」正音譜作「無鹽破環」)

范 康

陳季卿悟道竹葉舟

元刊本 元曲選本

金仁傑

蕭何追韓信

元刊本 (錄鬼簿題爲「蕭何夜月追韓信」)

鮑天祐

王妙妙死哭秦少游

(雙調一套) * (正宮一套)

雍熙樂府卷十一題「王妙妙死哭秦少遊」之一套是也。(校者案：鄭振鐸君復從雍熙樂府及詞林摘豔中檢出正宮一套。詳後一九〇頁。)

* 陳以仁

雁門關存孝打虎

辰望館鈔本兩種一本題作「殺虎峪存孝打虎」

周文質

持漢節蘇武還鄉

(中呂宮雙調二套)

此劇實即錄鬼簿著錄之陳以仁撰十八騎誤入長安，(也是園書目作李存孝誤入長安)
因太和正音譜及北詞廣正譜所引誤入長安越調二首，正在此劇內也。

雍熙樂府卷六之蘇武牧羊，卷十一之蘇武還鄉二套，蓋皆其逸文也。且正音譜載周仲彬蘇武還鄉第二折之越調，雪裏梅一隻。其第二折若為越調，則此中呂一套為第三折雙調，一套為第四折歇。

楊梓

霍光鬼諫

元刊本

忠義士豫讓吞炭

元明雜劇本

*脈望館鈔本

敬德不伏老

明富春堂刊金貂記附錄本(未見馬廉氏云)

*世界文庫本

*脈望館鈔本

右三種錄鬼簿不著錄，正音譜皆列為無名氏。唯元姚桐壽樂郊私語云是楊梓匿名之作。王國維曾據此而將作者考定。(校者案：錄鬼簿續編均著錄於楊梓名下。)

(三) 末期及明初 全本十六種 逸套一種 (校者案今又增全本七種逸套一種)

蕭德祥

楊氏女殺狗勸夫

元曲選本 (錄鬼簿題為「王脩斷——」)

* 辰望館鈔本 * 世界文庫本

元曲選為無名氏作，正音譜亦列入無名氏，但錄鬼簿中為蕭德祥作。名目雖有王脩與楊氏女之異，然據劇中事蹟，則兩名均是，並不足怪。(校者案：明鈔本錄鬼簿不著錄。)

王 暉

桃花女破法嫁周公

元曲選本 * 辰望館鈔本 (題作講陰陽八卦桃花女)

元曲選為無名氏作。錄鬼簿著錄有王暉之破陰陽八卦桃花女。王國維認為兩者同為一本。姑從此說。(校者案：明鈔本錄鬼簿不著錄，錄鬼簿續編著錄於失載名字項下。)

陸登善

河南府張鼎勘頭巾

元曲選本 (錄鬼簿及正音譜無「河南府」三字)

*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錄鬼簿為陸登善作，(校者案：明鈔本不著錄。)正音譜為無名氏作，元曲選為孫仲章作。陸登善與錄鬼簿編者在「相知者」之列，今從其說。

秦簡夫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元曲選本 * 辰望館校元人雜劇選本 * 麗江集本

宜秋山趙禮讓肥

元曲選本 (錄鬼簿題爲「義士死」) * 辰望館校元人雜劇選本
又鈔本 (均題作孝義十趙禮讓肥)

* 陶母剪髮待賓

辰望館鈔本

朱凱

昊天塔孟良盜骨

元曲選本 (錄鬼簿題爲「孟良盜骨殖」)

正音譜元曲選並爲無名氏作，錄鬼簿爲朱凱作。朱凱曾撰錄鬼簿後序，與錄鬼簿編者有如此交誼，故以尊重其記錄爲佳。(校者案：明鈔本不著錄，續編著錄於失載名氏項下。)

* 劉玄德醉走黃鶴樓 辰望館鈔本

正音譜爲無名氏作，錄鬼簿爲朱凱作，明鈔本不著錄。

羅本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元明雜劇本 (錄鬼簿不著錄，正音譜著錄) *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元人雜劇選本 * 陽春奏本 * 顧曲齋本 * 麗江集本

正音譜中列為無名氏，但元明雜劇本題羅貫中撰。姑從後說。（校者案：錄鬼簿續編著錄於羅貫中名下。）

朱經

鴛鴦塚（黃鐘宮一套）

雍熙樂府卷一題為春思之一套是也。趙景深君據詞林摘豔定為鴛鴦塚第二折。顧隨氏更將同書卷八以「柳拖煙翡翠柔」句為始之無題南呂宮一套，為此劇之逸文而補之。然其哭皇天烏夜啼二隻，與北詞廣正譜所載「無名氏撰鴛鴦塚」一致（但哭皇天廣正譜中作玄鶴鳴）按黃鐘一套，廣正譜以為「朱仲誼撰鴛鴦塚」（仲誼為朱經之字）而載其古寨兒令一隻，至於南呂宮之曲，則以之為無名氏作，故或為別一本也。

李致遠

？都孔目風雨還牢末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元明本題，大婦小妻——） 辰室館鈔本
（題名同元明本）

元曲選作李致遠撰，但正音譜列於無名氏。且正音譜評李致遠之詞，而一本亦未著錄其雜劇。蓋彼為散曲家，無雜劇之作耶。元曲選之說可疑。元明雜劇以之為馬致遠撰，固不足信。

*史九敬先

老莊周一枕蝴蝶夢

辰望館鈔本

*劉唐卿

? 降桑椹蔡順奉母

辰望館鈔本

正音譜及錄鬼簿續編均有蔡順分椹一目，列入無名氏內，而錄鬼簿劉唐卿名下則有蔡順摘椹養母一目，（明鈔本無）疑即此種。

王子一

以下明初人

劉晨阮肇誤入桃源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正音譜著錄） *辰望館校元人雜劇選本 *切
枝集本 *改定元賢傳奇本

劉東生

嬌紅記

明刊單行本 通行影印本（正音譜著錄） *世界文庫本

*月下老定世間配偶

（仙呂宮正宮黃鍾宮雙調四套）

鄭振鐸君從雍熙樂府及詞林摘齣檢出仙呂宮、正宮、雙調三套，顧隨君又檢出黃鍾宮一套。已全。正音譜著錄。

谷子敬

呂洞賓三度城南柳

元曲選本（正音譜著錄） *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 元人雜劇選本
* 柳枝集本（校者案錄鬼簿續編著錄）

賈仲名

鐵拐李度金童玉女

元曲選本（正音譜著錄） *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荆楚臣重對玉梳記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 顧曲齋本 * 柳枝集本
（校者案錄鬼簿續編著錄）

蕭淑蘭情寄菩薩蠻

元曲選本 *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 顧曲齋本 * 柳枝集本
（校者案錄鬼簿續編著錄）

* 呂洞賓桃柳昇仙夢

辰望館言名家雜劇本

楊文奎

翠紅鄉兒女兩團圓

元曲選本（正音譜著錄） * 辰望館校元人雜劇選本

楊景賢

? 馬丹陽度脫劉行首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元曲選元明雜劇並為元楊景賢撰。正音譜列入無名氏。

* ? 西遊記

見前吳昌齡條

*丹丘先生

沖漠子獨步大羅天

*辰望館鈔本 (正音譜著錄)

卓文君私奔相如

*辰望館鈔本 (正音譜著錄)

(四)無名氏

全本三十五種

逸套三種

(校者案今又增全本十三種逸套三種減逸套一種)

元人無名氏

元刊本之外，以著錄於正音譜無名氏中者定為元人之作。(說請參照第六章無名氏傑作條)

嚴子陵垂釣七里灘

元刊本

王國維云：「各家均未著錄，唯錄鬼簿宮天挺條下有嚴子陵釣魚臺，此劇氣骨亦與宮氏范張

雜黍相似，疑或即此本。」(校者案：明抄本錄鬼簿張國賓條下有此目。)

諸葛亮博望燒屯

元刊本

*辰望館鈔本

張千替殺妻

元刊本

小張屠焚兒救母

元刊本

玉清庵錯送鴛鴦被

元曲選本

* 脈望館鈔本

* 元人雜劇選本

金水橋陳琳抱妝匣

元曲選本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

元曲選本

* 脈望館鈔本

凍蘇秦衣錦還鄉

元曲選本

正音譜無名氏中有蘇秦還鄉及張儀凍蘇秦兩本。疑此為其中之一。

神奴兒大鬧開封府

元曲選本

龐涓夜走馬陵道

元曲選本

* 脈望館鈔本

孟德耀舉案齊眉

元曲選本

* 脈望館鈔本（題作「孟光女舉案齊眉」）

玎玎璫璫盆兒鬼

元曲選本

* 脈望館鈔本

風雨像生貨郎旦

元曲選本

* 脈望館鈔本

隨何賺風魔蒯通

元曲選本

正音譜中有智賺荆文通，以之為歷史上的人物，則荆通正確，唯元曲選本文中有一姓荆，名徹，字文通，與正音譜所著錄之名目亦一致。疑元曲選本之名目，乃後人改題為與史實相合者。

錦雲堂暗定連環計

元曲選本

元人雜劇選本

* 辰望館校元人雜劇選本

正音譜中有王允連環計，元人雜劇選本題為錦雲堂美女連環計，實與元曲選為同書。疑皆將古本改稱者。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

元曲選本

* 辰望館校元人雜劇選本

元曲選中為會瑞卿（名瑞）撰。王國維亦以之為錄鬼簿會瑞卿所作佳人才子誤元宵之改題，余則認為無名氏作。正音譜會瑞卿條有才子佳人誤元宵，無名氏條有留鞋記。二者明係兩書。

蘇子瞻醉寫赤壁賦

元明雜劇本

*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 施仁義劉弘嫁婢

辰望館鈔本

* 關雲長千里獨行俠

辰望館鈔本

* 狄青復奪衣襖車

辰望館鈔本

* 摩利支飛刀對箭

辰望館鈔本

劉千病打獨角牛

脈望館鈔本

像生番語罌罌旦

(中呂宮一套即第三折)

雍熙樂府卷六題爲遠行之一套是也。其中窈河西一隻與載於正音譜題爲「無名氏罌罌旦第三折」者，文字雖多異同，但可認爲同一曲文。且廣正譜所載罌罌旦之窈河西播海令古竹馬三隻，與此套內之曲文一致。此套係願隨檢出。正名乃據永樂大典目錄中之雜劇名。

鄭月蓮秋夜雲窗夢

(仙呂宮中呂宮雙調三套)

*脈望館鈔本

趙景深君舉出詞林摘豔卷四卷三所收此本第一折仙呂宮一套，第三折中呂宮一套，更將雍熙樂府卷十一題爲雲窗秋夢之雙調一套，考定爲第四折之逸文。正音譜無名氏條下，著錄秋夜雲窗夢。(校者案：近已得全本，知趙輯第四折並非本劇的逸文。)

夜月杜鵑啼

(仙呂宮一套即第一折)

趙景深君自詞林摘豔卷四檢出此一套曲。正音譜無名氏之條下，著錄月夜杜鵑啼。

*刀劈史鴉霞

(商調一套)

願隨君自雍熙樂府卷十四及詞林摘豔中檢出，斷爲卽本劇逸文。正音譜無名氏條下著錄。

*望思臺 (商詞一套)

願隨君自雍熙樂府卷十四(題作忠臣輔國)及詞林摘豔中檢出,斷為即本劇之逸文。正音譜無名氏條下著錄。

元明間無名氏

朱太守風雪漁樵記

元曲選本 元人雜劇選本 (雜劇選本題為「一王鼎臣」)

永樂大典目錄中,雜劇內有風雪漁樵記,故此劇至少確為明永樂以前之作。

崔府君斷冤家債主

元曲選本 * 脈望館鈔本

元曲選中為無名氏撰,王國維據清初也是園書目定為鄭廷玉作。王說今雖盛行,然實屬錯誤。此劇錄鬼簿亦不見,正音譜鄭廷玉條雖著錄冤家債主,然此必為看錢奴買冤家債主之略稱。也是園書目殆誤認之為崔府君斷冤家債主賦?

陳州糶米

元曲選本

爭報恩三虎下山

元曲選本

龐居士誤放來生債

元曲選本

(校者案：錄鬼簿續編著錄爲劉君錫作)

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 元曲選本 *元人雜劇選本(元曲選「包待制」作「包龍圖」)

小尉遲將鬪將認父歸朝 元曲選本 *辰望館鈔本(作「小尉遲將鬪將將鬪認父」)

謝金吾詐拆清風府 元曲選本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 元曲選本 元明雜劇本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願曲齋本(鹽谷溫藏)

(校者案：錄鬼簿續編著錄爲李唐賓作)

兩軍師隔江鬪智 元曲選本 *醉江集本

逞風流王煥百花亭 元曲選本 *辰望館鈔本

薩真人夜斷碧桃花 元曲選本 *元人雜劇選本

馮玉蘭夜月泣江舟 元曲選本

張公藝九世同居 元人雜劇選本 *辰望館校元人雜劇選本

趙匡義智娶符金錠 元人雜劇選本 *辰望館校元人雜劇選本 *世界文庫本

龍濟山野猿聽經 元明雜劇本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漢鍾離度脫藍彩和

元明雜劇本

*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 二郎神醉射瑣魔鏡

新續古名家雜劇本 (未見據云存於北平圖書館所藏殘本中)

* 辰望館

* 閻閱舞射柳蕤丸記

辰望館鈔本

* 月明和尚度柳翠

辰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鄭振鐸君跋辰望館古今雜劇「案此劇與元曲選本全殊。如臧本為李壽卿作，則此劇當是另

一人所著。」故列入無名氏內。

* 瀉李岳詩酒翫江亭

辰望館鈔本

* 海門張仲村樂堂

辰望館鈔本

* 漢公卿衣錦還鄉

辰望館鈔本

* 十探子大鬧延安府

辰望館鈔本

* 魯智深喜賞黃花峪

辰望館鈔本

? 女學士三潮後姚婆

(越調一套)

願隨君自雅熙樂府卷十三檢出，疑即本劇之逸文，但「本事不詳，旁證復闕，收錄待考。」續錄

鬼簿失載名氏項下著錄。

右劇十八種，自其作風推之，可認為非明代中葉以後之曲本，其中蓋多有元人之作。（校者案：今又增八種。）

以上共計全本一百三十二種，逸套十九種，乃現存元人作品及準元人作品之確可知者之總數。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第十章元劇之存亡所著錄之總數，全本為一百十六種（王氏不取明初人六種，今為兩相比較而增入之，則為一百二十二種），逸套為六種，以本書所列者與之相比，則全本增十種，逸套增十三種。唯自王氏刊行戲曲史至今已逾二十年，而資料比較並未增加若干也。（校者案：今實存全本一百七十種，逸套二十一種。）

（補遺）校對將終之頃，鄭振鐸君以其新著詞林摘豔裏的劇本及散曲作者考（暨南學報第二卷第二號抽印本）相贈。據此得知詞林摘豔所載雜劇逸文尚有四折，茲列如左：

元之中期

鮑天祐撰王妙妙死哭秦少游正宮一套

其雙調一套已著錄

明之初期

劉東生撰月下老問世間配偶仙呂宮正宮雙調三套

——昭和十二年七月末附記——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簡編
中國文學史新編
中國文學史大綱
中國文學概論講話
中國文學概說
中國文學論集
中國婦女文學史綱
建安文學概論
宋詞通論
元人雜劇序說

劉大白著
陸侃如著
馮沅君著
張長弓著
容肇祖著
鹽谷溫著
孫俛工譯
青木正兒著
隋樹森譯
鄭振鐸著
梁乙真著
沈達材著
薛礪若著
青木正兒著
隋樹森譯
徐調季校補

一元二角
九角
九角
九角
三元
六角
三元
一元四角
五角
一元
七角

開明書店印行

卅810.9

售發法辦成加業同照均書各列上

民國三十年七月初版發行

定價國幣七角

(外埠另加運費)

“元人雜劇序說”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青木正兒

譯者 隋樹森

發行者 章錫琛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五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武成路 貴陽獨樹子
重慶西三街 衡陽司前街
成都陝西街 曲江河西段
桂林環湖北路 金華文昌巷

開明書店分店

#.82

502241

